

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二

从未名湖

到生命泉



普世佳音 ● 出版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二）

策划协调：陈祖幸 郭易君 王新生 陈和平

徐建红 游永上 张跃江 安平

编辑校对：雅博 佳丽 安力 郑燕珂

美术设计：柏拉图 春花

游子新歌丛书之 6

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

版权与作者共有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所有圣经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和合本圣经。

Peking University Testimonies II

Planner: Jerry An, et al.

Editor: Yobo, Rebekah, et al.

Cover: Plato Design, Chunhua Liu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 2020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700 28th Street SE, Grand Rapids, MI, 49508 USA

G. P. 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backtogod.net

ISBN 978-1-7327390-7-9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读者反馈与评论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一册于2020年8月正式出版，同时也陆续于“今日佳音”（ID：wxibible）微信公众号发布。来自各地的读者踊跃留言、发表评论，分享他们的读后感和心得。以下是部分读者的留言精选。

@郑燕航：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见证集，没有之一。每一篇都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真诚的神人互动，闪耀着智慧之光和思辨之美。

@田新：人作为万物之灵，绝不是万能的，面对着生老病死，世事无常，该怎样直面生活的苦难与烦恼？除了积极面对，是否还有能引领我们走出困境的精神力量？也许真的有一位神灵，祂是大德大能的，祂创造了万物，在祂的引导下可以达到平安及内心的宁静喜悦，这不是很好么？神的好多预示的应验在经典文献中都有记载，是很好的说明，让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祂的存在。

@舒舒：读完这本见证集，我看到许多见证都提到“打碎骄傲”的痛苦过程，对北大的这些天之骄子来说这一点特别不容易。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中，这点从来没有成为障碍。当然，也不是说就没有骄傲的问题了，一些隐藏的骄傲也是信主后才有关敏锐的察觉。

其次，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些作者都非常诚恳，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生命中的种种不堪或落魄。你大概很少会从非基督徒

的北大毕业生口里听到这些，但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他们“走下神坛”后的凡人生活。若不是为着一个更加崇高的目的，有谁愿意掀开自己华美的生命之袍，让人看到里面四处乱爬的虱子？

.....

无论你是一位执着于名牌大学梦想的少年，或是想让孩子完成你未曾实现的梦想的家长……我都希望你能用一颗敞开的心阅读本书，听一听这些“北大过来人”掏心掏肺的分享。清华北大可以是人生的攀登目标之一，但绝不应该成为最终的目标，因为它无法给你真正的终极的喜乐、平安和盼望。

@赵老师：此时此刻，我正坐在贵港火车站候车大厅，准备回来宾。我本来是从柳州出发去来宾的，可是我坐过了站。我为什么坐过站了呢？因为我在动车上读一本书，书名叫《从未名湖到生命泉》。我读得入迷，忘了下车。

从贵港到来宾的动车还有一个半小时才开，那么，我继续读这本书吧！

有一个作者在开篇写道：“我1966年出生于关中农村。”哈！他是我老乡！

他的考大学的经历和我好像啊！只不过他考取了北大，哈哈。他引用经上的话：“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53:6）

我不禁抬起头，环视了我所身处的候车厅。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这世界上有无数的车站机场，人们在此短暂停留，背着行囊奔向四面八方。人们都知道自己乘坐交通工具要去的终点站。

可是啊！我们生命的终点站在哪里？！

他说他曾经很不理解保罗为何让我们轻看这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向世界来说已经死了。后来，神的话临到他：“天地要废去”。（《马太福音》24:35）

是啊！天地有一天都要废去，在这地上坐过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

重点是，和我一样，这些北大学子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生命的终点站。

@乐乐：读了这本见证集的部分文章，感到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并没有那么大。世界对宗教的需要，是一种对一切现象进行终极解释的需要。科学没有解释的东西，宗教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科学从来没有要去证伪，从来都是要去证实，所以因为相信科学而否定宗教的，或反之，都是很肤浅的。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和科学应相辅相成，宗教提供稳定，科学提供力量。

@金梅：人一生都在寻求道路——人道、王道、立足之道、成功之道……然而世界原本短暂，唯有真理的道路通向永恒。感谢你们所分享的天路经历，使我们从中看到祂完全的主权、奇妙的大能大爱和赐福的美意！愿这些美好的见证以膏油的馨香之气，激励更多人走上真正的蒙福之道、永生之道！

@喜乐的心：看到陈弟兄的信仰见证《幸福，在叩门之后》充满神的恩典。我先生是北大物理系85级的，尚未信主。我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教会，祝福陈弟兄一家。神也给我数算不尽的恩典，让我经历疾病与苦难的试炼。感谢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常永静：读完《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

又是一位让我边看她的见证边流泪的姐妹，现在神让她长出了漂亮的头发，每次见到她都被她清脆的笑声感染。她的先生与我先生一起在上神学院，彼此的劝勉和鼓励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加油新生姐妹！

@小爱：《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一文，作者写道“40岁出头就被诊断出癌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但此刻的我内心却充满了平安。”——正是我现在所想。得病之前，虽然我在世人眼中过着很棒的生活，但是内心却常常惶惑；得病之后，虽然我在世人眼中如此不幸，反而我内心喜乐更胜从前。

@va若望：读了《深入我灵魂的北大情、基督恩》，很喜欢这种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见证。

@庄庄：读《从印度教修习者，到坚定的传道人》，其中写道“有幸被主拣选，时常跌倒、时常软弱，时常信心倍增……”感谢主，读到此立即惊醒。上帝就是这样的伟大奇妙！阿们！

@Jenny：读《我抑郁，爸爸白血病，妈妈癌症！平安何处寻？》感动落泪，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感谢分享这样的心路历程，给更多在艰难困苦逆境中的弟兄姐妹带去更多的信心和盼望！

@Jesus 耶稣的爱：真的是太好了！一篇篇的见证，有学识，有学问的见证。做盐，带来充满光的力量。

@Liguo：《青年经济学家的信仰人生》一文太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一位从民间刻苦学习的学霸成长为体制内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公务员、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在毫无外力的压力和影响下，自发地通过研究《圣经》相信了上帝的存在，相信《圣经》和基督教信仰与科学并不相悖，是极具说服力的

个人转变信仰的实例，值得转发供每个人思考。

@不再是我：看了这篇平淡的叙述《曾经如幻泡影的愿望，如今悄然而至》，内心充满了感激和喜乐。虽然远隔万水千山，愿主的爱与我亲爱的姐妹同在，时时激励着我们一同奔跑十架路程。因为主的作为，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愿意这篇见证，激励每一个需要的人。

@茂林贤达：感谢主，感谢作者，拜读《告别了！曾经的“猪栏的理想”》受益匪浅！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诚信仁爱、正义文明等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社会生态、道德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等都发生了变化。如何处理好信仰、思想、道德、伦理、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关系至关重要！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深刻反省和反思！

在第二集中，继续与您分享三十余位北大学子的生命故事。他们，有的在求学之旅中经历迷惘和追寻，有的在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中遭遇危机和转机，有的在蒙召成为牧师后经历挑战与突破……他们真诚袒露各自的心路历程，让这些精彩的生命轨迹，映照出上帝那超越时空的爱与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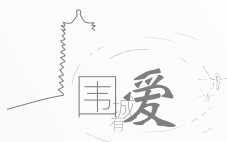
敬请扫描二维码
阅读 / 收听第一册精彩内容



目录



- 3 冲突和试探中，领受从天而来的双重呼召 / 徐志秋
- 12 “信三代”的挣扎：上帝，你是真实存在的吗？！ / 吴秋雨
- 19 一句话，改变我的一生 / 雅楠
- 24 漫漫求学路，浩浩救主恩 / 萨林娜
- 38 从此，有信、有望、有爱 / 郭易君
- 47 一名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华丽转身 / 楼春临
- 57 三十年，我终于找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 刘熠元
- 65 考古学专业的他，对“修身齐家”有了新的诠释 / 恩瀚
- 74 在燕园，遇见主耶稣 / 刘丽红
- 84 从神秘中走向奇妙的神 / 谢志东



- 97 遭遇离婚的创伤，神这样亲自为我缠裹 / 武云海
- 104 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唱出心底的歌 / 卞薇
- 111 生活充满挑战，祂使我一天新似一天 / 唐雪丽
- 117 那些年，在家庭的冲突中经历熬炼与和解 / 庞海英
- 124 一心留学读博成才，上帝竟然让我当全职妈妈！ / 黄珊
- 132 上帝赐我“特殊儿” / 陈明利
- 145 见过很多天才，却选择依靠神 / 唐维平、王君
- 157 神是我人生的编剧 / 冯裕果、向京宜

- 172 与其对外质疑，不如对付自己 / 张锦峰 赵婷婷
- 183 三年多不再踏入教会，如今人生迎来第二春 / 何宁
- 190 当婚姻成为“离地狱最近的地方” / 萨林娜 口述



- 205 经历原生家庭的伤，走上命定的道路 / 赵亚亮
- 220 被无神论洗脑的我，如何成为一名牧师 / 李提摩太
- 231 从寻找到归回，我为何会选择基督教出版？ / 游冠辉
- 241 走出理性的迷雾，经历生命的改变 / 袁岱青
- 251 乘风破浪，道出锡安 / 金明日

262 校友见证短篇合集

闫志成 / 老杨 / 任军 / 江天 / 关迎辉 / 葛浩雷 / 刘帅仁

282 附录 1：司徒雷登二三事 / 游永上

294 附录 2：出版花絮

从书名到友谊，你不知道的故事 / 王新生

最深的体会：祂的爱长阔高深 / 郑燕珂





我在神面前哭泣祷告说：“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我身边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我该怎么办？”那时一句话进入我心：“我把你放在最黑暗的地方作光作盐。”

——萨林娜《漫漫求学路，浩浩救主恩》

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已经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虽然仍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对基督信仰开始有所了解而且很有好感。

——楼春临《一名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华丽转身》

由于大量接触古代文献，耳濡目染，立志修身齐家，甚至治国平天下，这是我通过探索而形成的朴素的人生观。可是因为对终极真理没有认识，常常处在灵与肉的交战中，没有平安。

——恩翰《考古学专业的他，对“修身齐家”有了新的诠释》

当身体的状态、学习的轨迹、生活的节奏都经历巨大的挑战时，我开始看到生活中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迷茫中，我开始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位我所认识的耶稣，了解这一位主在怎样的处境下能够给我前进的力量和方向。

——刘焰元《三十年，我终于找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冲突和试探中，领受从天而降的双重呼召

/ 徐志秋（93级法律系）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幼年的记忆中满是“文革”的痕迹，“上帝”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遥远而又略带禁忌的概念。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与“上帝”这一概念相连的，不是正义与慈爱，而是荒谬与愚昧。我至今还记得中学《人类社会发展简史》课本上的一张插图，把“上帝”描绘为一个正在作坊里抻泥作人、头上长角的怪物。

我的家庭背景也与基督信仰相隔甚远。父母都是保守的中国农民，接受传统民间信仰，即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他们仍然冒着被人告发的危险偷偷地祭祀祖先。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殷切盼望儿女长大成才。为了帮助我学习英文，他们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台中短波收音机。

正是这台收音机，藉着空中的电波给我带来了天国的福音。

天降纶音

大约是198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短波频道寻找英语节目，不期然碰到了——一个福音电台。我很惊讶，“科学昌明”



的时代，竟有人利用收音机这一科技产物来宣讲天国与上帝！其实，那时，全能的上帝已经开始在我心里动工。每当夜深人静，我离开书桌，步入阳台，沉沉的黑夜与满天的星斗，不禁激起我心灵深处的敬畏与赞叹。我总觉得茫茫夜空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慈祥地透视我的身心。我不由屏气凝神，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方向。

渐渐地，我尝试着仔细收听福音电台的节目。当时我想，倘若不知道某种信仰的内涵就盲目加以反对，并不是理性的做法。

我初闻福音约在 17 岁的时候，那时年少气盛，播音员每讲一句，我内心可以涌出十句来反驳。可是，一段时间以后，神的话语逐渐在我心灵的土壤上扎根，一股莫大的能力与安慰在内心弥漫。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原来宇宙间真有一双时刻鉴察的上帝之眼。我往哪里去，可以躲避这位无所不在的神？我感觉内心的隐秘和过去所有的心思意念完全曝露在这强光之下。

有天晚上，环球广播电台播出一个节目《抉择时间》，葛培理牧师以庄严激昂的语调，邀请凡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个人救主的人随他一起祷告。我不由得闭上眼睛，跪在收音机旁边，跟着牧师一起祷告，邀请耶稣进到我心里来作我生命的主宰。

从此以后，收听福音电台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无论功课有多么忙，我总是先戴上耳机，打开无线电，一边听福音节目，一边做作业。每当听到触动心弦的地方，我就记录下来，渐渐积累了许多灵修笔记。每天清晨一起床，我

默念和背诵这些警句格言，然后在上学的路上反复思考咀嚼。
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何等甘甜！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和生活便与这位救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圣灵的光照下，我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与罪污，也逐渐认识到救主的伟大。刚开始时，我是坐着祷告，渐渐觉得像我这样的罪人怎能在全能者面前坐着与祂说话呢？于是我就站起来祷告；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站着不足以表达对上帝的敬意，但又不愿完全跪下，所以就单腿下跪；又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单腿下跪亦不足以表达对上帝的敬意，就开始完全降服，双膝下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后来我认识上帝更深，觉得自己那么渺小，即使五体投地伏在上帝面前也都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和怜恤。在刚信主的时日里，我身边找不到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也没有《圣经》可以阅读。属灵生命就像旷野中的一朵小花，靠着空中的电波，领受从上面来的供应；天降纶音，滋养着刚刚发芽的幼小生命。

亲情的冲突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过：“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福音》5:15）最先觉察我内在变化的是我的家人，生命的最初试炼也从他们而来。触发这场试炼的，是一枚小小的十字架。

那天，我从街头小摊上买了一枚小十字架挂在胸前。母亲看见后惊奇地询问我为什么对十字架感兴趣，莫非是信了基督



教？我向她承认自己已经信主。刹那间，一向柔和慈爱的母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厉。她告诫我说，我们那个地方是片佛地，如果家中有人信耶稣，其他家人就都会失去神明护佑而遭灾殃；如果我坚持信仰，他们就不能认我这个儿子了。

亲情和信仰起了冲突，令我左右为难。我从小敬重父母，从不敢做违逆他们心意的事情，可如今该怎么办呢？这时，《圣经》上的话语突然在我耳畔回荡：“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马太福音》13:5-6）。我心灵的土壤，到底是土浅石头地还是好土地？就要看这株生命的幼苗是否经得住这次风吹日晒了。我向父母和兄长们解释，福音只会带来恩典，不会带来灾祸。在家人的催问之下，我除了承认自己的信仰之外一言不发。

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家人渐渐接纳我成为基督徒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我二哥还特别有兴趣，希望我告诉他更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就传福音给他，他和他一家就都信了主（我二哥比我大八岁，那时他已结婚成家）。我们几个成为村里最早的基督徒。

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父亲病重去世。家父幼年丧母，十来岁就辍学耕田，一生辛苦操劳。晚年生活稍有好转，不幸患乳腺癌，发现时已经转移，未到60岁就离我们而去，令我们异常伤痛！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在他老人家过世前的两个月，我正好放假在家，得以陪伴左右，尽了一点孝心。看到他病痛折磨得日渐消瘦，我不停地为他祷告，甚愿替父亲承受这份

痛苦。我是基督徒，不惧怕死亡，知道离世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而父亲尚未信主，除了承受病痛的折磨之外，还要面对死亡的恐惧。虽然家父后来让我为他按手祷告，我却无法确认他最终是否清楚得救。

在家父的丧礼上，我和二哥一家因信仰遭到亲友排斥，信仰冲突在丧礼上表现得最淋漓透彻。面对许多亲友、邻居，我们被彻底地孤立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指责我们不孝。甚至有些亲友威胁要和我们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主的话语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这些话语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先爱了我们，用祂的恩典支撑着我们。我们的主并非不晓得我们的软弱和处境，祂也曾经被人弃绝，祂的恩典够我们用！经历这一次风雨，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虽然软弱，但神坚立我们，成为旌旗，为要传扬祂的名。

名利的试探

我 1989 年参加高考，从苏南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大二那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一间三自教会准备受洗。照理来说，信主多年，受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的内心仍然有些犹豫。我当时觉得，受洗之前，我和主的关系就像一般朋友；受洗之后，我和主的关系就如臂上的戳记、心灵的印记，主的爱将会伴随我的整个人生；可是以后填写档案，在“信仰”一



栏必须清楚标注，这在无神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会给前途蒙上一层阴影。因此在决定受洗的那一刻，内心不无挣扎。

从我所住的地方到教会，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自己，是否有必要动真格地去受洗？不受洗不也可以当基督徒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将来的事业和前途设置障碍？如果我不受洗，将来前途光明，有所作为，岂不更能荣耀主的名吗？我为自己编织千百种理由，每一次红灯停车都会踟蹰犹豫。上帝不愿意我们仓促草率地顺从祂，祂让我们深思熟虑，直等到我们自己情愿，成为活祭，甘心乐意献上自己。我觉得自己如同那个少年财主，抓着这个世界不肯放手。但我怎能拒绝圣灵的引导、违背良心的声音？倘若丧失良心、违逆圣灵，即使前程远大、赚取整个世界，又于我何益呢？

洗礼是在官方教会举行的，所有受洗的人都登记在案，不少兄弟姐妹因此受到压力，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借故开除公职、学籍。而我自己，在毕业找工作时也处处碰壁。但谁能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呢？祂关了其他的门，只留下一条窄路，让我们在祷告与信靠中更加明白祂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信靠上帝的人也许不会有太多的道路可供选择，但也绝不会走投无路。我们有可能因信仰失去整个世界，但我们将会因创造世界的主的救赎而拥有新生命。

蒙福的路

人大本科毕业之后，我考入北大法学院攻读硕士。读硕士期间，我在北京的守望教会聚会。金天明牧师单纯而又火热，

他大学刚一毕业，就毅然投入全职侍奉，成为我们这批学生信徒的榜样。牧师夫妇待我们这些学生非常好，每次去聚会，就好像回到家一样。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让我们这些食量很大的学生吃饱。其实他们当时的生活也很艰难，有时我们吃的是他家里最后一包挂面、最后一袋土豆。他们的爱心，滋养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他们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全心奉献、服事主，是走得通的，而且是一条蒙福、喜乐的道路。

在1994年的一个主日早晨，我走上讲台，分享自己从主所领受的呼召。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安排我前面的道路。从此，我不再为自己谋划筹算，乃愿倾毕生精力、时间，荣耀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建造主的教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所领受的是牧会和神学教育的双重呼召。回顾以往，这正是上帝一路引领所留下的生命轨迹。

北大硕士毕业那年，我遇到了赵天恩牧师。赵牧师是个有异象的人。他游离在学者和牧者之间，既能在大学讲堂上开讲座，也能融入农村去培训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赵牧师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神州大地上开设福音派神学院，既培养基督徒学者，又为教会培养牧者。赵牧师把我作为未来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介绍我去他自己曾经就读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

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求学期间，我受到了生平最密集的强化训练，那是痛苦挣扎的一段时间，也是奠定根基、搭起框架的时期。神学院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倒不是近乎受虐的强化训练，而是神学院老师对学生的生命模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



位叫哈维·康 (Harvey M.Conn) 的老教授，他在韩国宣教多年，精通韩文，他的韩文名字是简河培。我遇到他时，他已是暮年时分，他讲授教会论、宣教学及本色处境神学。我那时刚进神学院，英文不好，对他的讲课一知半解。但从他身上看到神仆人的风采，他能毫不费力地与学生沟通，即使和我这种当时几乎用英文说不全句子的人沟通，也毫不费力。神学院教授的工资其实不高，但他请我们外国学生吃饭，专注倾听我们的信仰见证。他内心充满喜乐，时常纵声开怀大笑，即便后来身患绝症，饱受化疗折磨，依然如是。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又前往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在麻州中部的吾思德 (Worcester) 华人教会担任牧职约 13 年。2014 年我博士毕业后，来到南卡的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在神学院担任系统神学教授，同时负责本校的中文神学项目。回顾以往的经历，我深深感受到牧会实践和神学教育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教会工人需要在神学上不断地接受装备，才能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喂养羊群、护卫真道、抵挡异端；另一方面，从事神学教育的人也必须要有牧会的经验，有生命的见证，乐意为羊舍命，这样才能为教会培养合格的工人。神学老师若一味在象牙塔里作学问，只关心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虚名，体验不到神国的权柄和能力，也可能把有心追求的人引入歧途。

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受到周围许多生命的滋养，才能健康生长。真正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持久、深远影响的人，往往是那些有基督生命形象、样式的人。他们是符号、是象征，指向一个

荣美的实体本身，那就是耶稣基督。

尾声

一路走来，我内心的目光越来越被基督的荣光所吸引。主耶稣的生命结构，祂完全倾倒的爱，祂里面神性的荣美、良善、真实，都不断激发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唯有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为我们迷失的人生、失序的社会带来真理、带来光明、带来希望。我们跟随祂，是因为我们被祂吸引；我们爱慕祂，是因为祂的美丽；我们服事祂，是因为祂先服事了我们；我们愿意当作活祭奉献在祭坛上，是因为祂先为我们倾倒、舍命。

作者简介：

徐志秋，笔名吕居，出生于江苏。1993-1996年，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1987年因听福音电台而信主，1992年北京红瓦市教堂受洗。目前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最喜爱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



“信三代”的挣扎：上帝，你是真实存在的吗？！

/ 吴秋雨（07级生命科学）

开始抵触信仰

我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上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初中的时候，强烈的自我意识让我开始逐渐抵触父母的信仰，忙碌的学习生活更是让我觉得去教会不过是浪费时间。

若有人在教会里和我探讨信仰问题，我就会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甚至还会得意地用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圣经知识，去问一些刁钻的问题，好让对方下不来台。

成绩优异、在各类比赛活动中频频获奖……生活中的种种成功都让我在面对信仰时，越发地骄傲起来，认为上帝并不存在。

追寻中被寻回

就这样，我迎来了高中生活，一切仿佛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上帝开始伸手搅动我的思绪。

我上学需要经过一条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有一天，我骑

车在繁忙的马路上穿梭，突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不小心被车撞死，跟我以后寿终正寝的死，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大脑，我平静又充实的生活好似被投进一颗石子，漾出圈圈波纹。

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老师探讨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你多活几十年，你所孕育的后代会成为这个世界中你生命的延续；有的人说，人活着要像一颗流星一样，闪耀着划破天空，让看到的人都能铭记你。

这些答案很好，可并不能真正解答我的疑惑，因为如果我的后代死了，记住我的人也死了呢？如果无论我做什么努力，我的生命都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而等待我的永远是抹去和消亡，那我该如何提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日子？我找不到答案。我的心，越发地空洞起来。

我也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希望能在书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在摸索中，我渐渐地有了一些突破。

首先，我意识到智能设计论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宏观进化论在统计学上的漏洞。这些理论让我开始认识到，基督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信仰，而我从前对《圣经》的那些质疑在这些理论面前显得有些可笑。

其次，我开始祷告，为了直面上帝寻求答案。某个初春的下午，放学后我照常开始享受独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我骑车来到什刹海，在水边坐下。看着眼前的美景，心中困扰我的问



题突然让我有一瞬间的疲惫，我不禁在心里对神说：“你真的存在吗？眼前的世界真的是你手所造的吗？若你真的存在，我想要去认识你。”

最后，我开始重拾基督徒身份，重新回归信仰。我如同一个殷勤的传教士，见缝插针地向身边的同学老师分享基督信仰，和他们讨论我从书中学来的理论，暗自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强有力的反驳，好让我从这个信仰中清醒过来。

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出认同我的言论，甚至有老师告诉我如果他不做老师肯定就信了。这样的反馈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原来没有人能真正轻易否定基督信仰！

奇妙的是，在这样追寻的过程中，我的信心也真正成长起来了。很多年后回顾这一切，我看到的是神怜悯一个孩子的迷失，也保守一个孩子对祂的寻求。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诚如《圣经》中所说。神是信实的，祂在一个孩子茫然无助的时候亲自向她启示了祂自己，寻回了在旷野中走迷的这只羊。

而我最初的疑问也找到了答案：若我今天死了，跟寿终正寝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今天，我向你们做了这见证，荣耀了神，也祝福了你们——这在基督永恒的国度里留下了永远的意义。

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高中时，有一个同性朋友追求我，我们大概暧昧地“交往”了一年半时间。

虽然我对她没有超出朋友以外的感情，但我不可抑止地对她的世界产生了好奇。于是我一边装傻，一边偷偷查阅她所提到的“日本耽美文化”。渐渐地，这些近乎色情的作品使我上瘾，甚至当我进入北大学习，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后，我找了更多的相关资料来看。

突然有一天，她约我见面，告诉我她已经和别的女生交往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捅破彼此之间的窗户纸。我记得自己当时愣了几十秒，然后弱弱地说出了属于基督徒该有的看法。

回到宿舍后，我顿时崩溃了。我想起《圣经》中反对同性恋之间性行为的教导（参《罗马书》1:26-27），认为同性的性关系是罪；我也相信教会中普遍流行的说法，神爱罪人，但恨恶罪。我第一次直面“罪”对人的侵蚀。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自欺欺人。我说服自己是为了了解并且帮助朋友，但最终不仅谁也没有帮助到，反而是自甘堕落，在伪善与分裂中扭曲地挣扎着。我越是感觉到罪对人的捆绑，就越发认识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时，我开始在教会里服事青少年，也参与带领敬拜。有一次在准备教会活动的空闲时间，我又不自觉地打开那些网站，去浏览一些我不该看的信息；等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时，一瞬间我仿佛从天堂跌到了地狱，强烈的罪疚感挤压得我无法自处。

那晚我翘了课，背起吉他穿过夜色中的校园，来到未名湖畔。我在临湖轩跪下来祷告，我没办法处理自己汹涌的情绪，也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我知道如果我持续沉浸在自我的不



接纳中，就等于说自己的罪要大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但同时我又无法想象自己该如何面对今后的服事。

“主啊，我如何在罪中服事你呢？你不是能兴起石头来赞美你吗？那你也可以用石头来侍奉你，又何必来折磨我这个罪人呢？”我痛苦地祷告着。

那天晚上，我弹着吉他唱了很久的赞美诗，正打算凄凄惨惨地回去，突然听到一阵掌声。原来有一群人聚集在湖边栅栏的另一侧，听我唱歌。当人群散去，有一对情侣过来与我搭话，我又拿起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耶稣爱你》，一曲唱罢，那男生竟然眼中含泪。

被祂的恩典驱动

后来我也约了他的基督徒朋友一起向他传福音，这都是后话。当晚回到宿舍后，回想刚才的经历，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于是重振旗鼓，继续投入到学习和服事中。

有一天，我在实验室忙到半夜两三点，去宿舍公共洗漱间的时候，看到一位同学因为对实验动物过敏，在洗漱间吐得一塌糊涂。当时内心有个念头闪过，吓了我一跳，“神爱她，也能医治她，但她必须要知道是谁医治了她。”

我实在放不下理科生的偶像包袱，犹豫再三，踟蹰着挪着脚步走到她面前说：“我能为你做一个祷告吗？”她答应了。祷告完后我尴尬地走了。

后来那位同学也信主了。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她提起那

晚我的祷告，并告诉我，当晚她其实就好了，只是小信的我不敢问她后来怎么样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化完。神使用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让我尝到服事的甘甜和恩典，并用此来吸引我不断地被祂的恩典所驱动。

祂在我最软弱不堪的时候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看到自己的本相。

曾经因骄傲而瞧不起基督徒的我，在祂如大海和星空般浩瀚的爱中是何等的渺小呢！

曾经自以为是的我，多么像在主背十字架走向骷髅地的道路两旁那些嘲弄祂的人！

于是我祷告对主说：“从今以后，我可以站在你那一边吗？若说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那我愿意为你成为愚拙的人，哪怕被世人嘲弄。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你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有一次我在教会摆椅子的时候，突然心中充满了莫名的喜乐，胜过以往一切成就带给我的喜乐。从理性上讲，这种情绪也许很难令人理解，但我知道并确信，我可以一辈子都为祂做这样的小事。

毕业后，我毅然在教会开始全职服事，之后也去美国读了神学。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在引我为傲、期望我在生物科学界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来看是很不靠谱的，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尾声

此后的服事并非一路坦途，但感恩的是，前面的这些经历成了我生命和事工的基调——上帝把祂福音的故事写在我的故事里面，正如祂也如此在历史中、在历代圣徒的生命里工作。如今我有幸参与其中，真是再刺激不过的事情！现在我服事神学教育的领域，会遇到各样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也看到人被引向神的路途各异，但救恩的主题是如此完美又和谐地统一。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因着认识并经历这一位活着的主而生命发生翻转、改变。

本文原刊于“听思行传”微信公众号，收录本书时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吴秋雨，出生于北京。2007-2011年在校，获得生命科学学院本科、心理系本科双学位。现居北京。“信3.5代”。2007年受洗。2011-2014年服事北京NL教会；2014-2016就读于Gordon Conwell神学院。现服事锡安圣经学院（ZBI），锡安教会传道人。最喜爱经文：“耶和華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86:11）



一句话，改变我的一生

/ 雅楠（07 级物理）

在心中勾勒神的形象

2005 年，我中考考了全区第一名，被一所重点高中以“利诱”招了过去。到了那所学校发现高手云集，第一学期前八十的才能留在英才班。我当时好胜心很强，就为着留下来而拼命学习。期中时，我考了年级第 81 名，这意味着期末必须进前 80 我才能留下来。下半学期我拿出了拼高考的态势来学习。

期末考试后，学校花了 22 天排名次，但是第二天就讲卷子。对完答案我发现考砸了，犯了太多的低级错误。我仿佛置身冰窖般充满绝望。

在等成绩出来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哭。因为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果了。就在一天中午我照常躺下，准备要哭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句话，一句改变我一生的话：

“希望上帝让我进年级前 40。”

这句话对我来说很奇怪。

首先，我不认识上帝，只知道他是基督教中的神，其他的一无所知。我没去过教会，没接触过基督徒，也没看过《圣经》。

其次，分班的标准是前 80 名留下，为什么要进前 40？而



且这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成绩出来之前的那几天，我一想到这次考试，这句话就会冒出来。我想：反正我没有任何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万一真有上帝，希望祂能帮助我。我就开始默念这句话：“希望上帝让我进年级前 40。”等成绩的那几天也没那么难过了。期末考完试后第 23 天出的成绩。就在我看到成绩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世界上有可能是有神。

最终，我考了年级第 40 名。

我当时站在讲台上，仿佛被雷劈中了，当时的感受并不是兴奋和惊喜，而是惊悚。因为我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和认知范围了。我无法说这是偶然，因为没有偶然会是事先有预告，心里有对话的。我坚定的无神论想法开始动摇：我无法证明世界上是没有神的，但是也不能通过一件事就相信世界上有神。

从那以后，当我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后来知道了这是祷告），看祂是否帮助我。于是东西找不到了也跟祂说，等车等不到也跟祂说，心情不好也跟祂说，考试要出成绩了更加迫切地跟上帝说。于是经历了很多很神奇的事。

在跟上帝的互动中，我在心中慢慢勾勒神的形象，发现这位上帝爱我，愿意帮助我，祂在乎我的心情，而且心思细腻。

坚信世界上有神

让我完全相信神，始于我高三抑郁绝望时神对我的拯救。

一上高三压力就升级了。来自农村的我特别看重别人的看

法，觉得一定要考到清华北大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我无法接受高考失败，甚至觉得如果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没办法活下去。后来压力太大甚至不想读了，每天哭着求上帝救我，因为我太痛苦了。

高考前三个月，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将我从考清北的执念中释放了出来。我仿佛一下子“想开了”，不再觉得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活不下去了，而是觉得我已经尽力了，高考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从3月份到5月份，神用两个月的时间，让我的各科成绩如坐了火箭一般直线上升。正印证了那句话：“做好自己当作的工，把结果交托给神。”

在神的帮助下，我成功地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高考之后我坚信世界上有上帝，并且愿意相信祂，于是我开始找教会和《圣经》。那个暑假，我第一次拿到《圣经》，但是看不懂。上大学以后，神奇妙地带领我到了海淀教堂。我开始听讲道，学习神的话语之后，发现高中时向我显现的那一位上帝，和《圣经》里记载的毫无偏差，让我确信了当时确实是上帝在带领我。但《圣经》里神的形象更加圣洁而伟大。

不再为成绩患得患失

高中生活使我的性格造成了一定的缺陷：只要面对考试和竞争，无论是否重要，我都会异常重视。但号称北大四大“疯人院”之一的物理学院，大部分课程对我来说都非常难。于是从大一开始，我每天不是上课就是自习，但仍然学得不好。我



被打击得非常绝望。

在大二时，神彻底把我从成绩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那时有一门课我完全学不懂，期末我感覺自己要挂科了，于是疯狂地开始复习。但考试前的一天，当我发现课本一半以上的内容我都不会时，就开始手脚发冷，大脑一片空白。我不停地祷告，求神帮助我通过考试。

第二天的考试考了两个小时。进行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只答完了卷子的一半，而这一半中还有一半答案我不确定对不对。我当时害怕极了，想着：完了，要挂科了。我坐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的靠窗座位，抬起头，我看到了湛蓝的天空飘着洁白的云，非常宁静，焦虑的心突然平静了下来。这时神问我：“你选择看重天上的事，还是地上的事？”我说：“神啊，我选择看重天上的事。”

就在这时，监考老师突然说：“你们做完再交卷吧，不着急。”我当时惊喜地祷告感谢神，并努力地计算、检查。原本两个小时的考试，我答了四个半小时，两百多人的考试最后就剩下三个人了，我将所有会的都写到卷子上了，于是交了卷。最后我通过了那个考试。

从那以后，我不再为考试成绩患得患失，而是更多地追求神，在基督里成长，并热心传福音。

后记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学物理，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到



物理学院。但是我后来明白了：在这个院系，我能够亲身体验学生们的压力和困难，就可以理解他们，更好地服务他们，更有力量安慰他们。正应了北大前身——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作者简介：

黄雅楠，出生于黑龙江省，2011年大气物理学学士学位。现居北京清华园。2008年决志，2009年5月17日于北京中关村教会受洗，目前在北京喜乐教会带职服事。最喜爱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



漫漫求学路，浩浩救主恩

/ 萨林娜（06级艺术学院）

初入校园

2000年，17岁正读高一的我接受了主耶稣。2002年9月，我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虽然分数在我就读的高中是文科第一名，可是在中青院这样提前录取的学校，加上民族分，刚好是内蒙古的最低分。我很清楚我能上这个大学完全是神的旨意，因为凭我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绝对考不了这么高分数的。

那时，我长期失眠，几次想退学，老师们都鼓励我好好学习，说不定能考上本科，结果我却考了第一名。老师们都很惊奇，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我读高中时一直和神较劲儿，不愿顺从祂的带领。高考前我连续三天失眠，吃三片安定都没有用。在第三天深夜，我痛苦极了，终于俯伏在神的面前痛哭起来。我向祂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那时我终于对神说：“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我愿意改变，我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你看着办吧！”

做完这个祷告，我竟然立刻就沉睡了。

第二天上考场，我丝毫不觉得困倦，反而像个得到新生的人，内心充满喜悦和安宁。能否考上大学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

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耶稣在我的身边，祂会陪我走完一生的路途。每次考试前，我都默默地祷告，不是求祂让我考好，而是求祂带领我，使我走在祂为我预备的路上。考试结束后，我已经做好了补习一年的准备，不管结局怎样，有耶稣在我身旁我一点都不害怕。

成绩出来了，高得惊人！我的心立刻充满敬畏，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我跪在地板上，向祂献上感恩的祷告。当别人来恭喜我、夸奖我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因为知道自己不配得。

但是当我来到中青院时，我却很沮丧。我生性自由散漫，对政治之类的宏大叙事有天生的抵触情绪。我发现这所学校政治氛围浓厚，周围的人几乎全部是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而且，我身边没有一个基督徒。那时妈妈千叮咛万嘱咐：“等上了中青院可千万别再提主的事儿了，抓紧入党吧。”我觉得压抑，只有在神面前哭泣祷告说：“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我身边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我该怎么办？”那时一句话进入我心：“我把你放在最黑暗的地方作光作盐。”

我说：“主啊，我只是个土里土气的小姑娘，入学成绩全班倒数，又是内蒙古来的，谁会听我呢？”

主又对我说：“放心，我与你同在。”

四年来，这句话给我力量和勇气，在中青院广传福音的使命也从此交付给我。

刚一开学，我并不知道该如何传福音。但我确定一点，我不能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那时，大一新生有一门课叫“大



学生发展辅导”。老师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先报名再说游戏规则。”那天我和一个男生报了名。老师说：“你站在讲台上，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就开始了计时。我愣了一秒钟，开始用稍稍颤抖的声音说：“你们听说过耶稣吗？你们认识耶稣吗？我真想让大家都能来认识耶稣。我认识耶稣，祂是我的主。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祂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计时结束时，我基本把福音讲完整了。全班很安静。老师说下一个环节是请同学们针对我刚才的讲话表达想法。有的同学说：“我觉得很宁静，仿佛在教堂了。”有的说：“我觉得她是个很真诚的人。”也有的人觉得反感，一个男生说：“我觉得她像个老修女。”还有一个男生说：“我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不得在公共场合宣扬宗教思想，所以她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通过这个游戏，我也大概了解了同学们对福音的基本想法，于是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祷告。

大一那年，圣诞节前一个多月，彼得老师告诉我，教会正在准备一个福音性的圣诞晚会，每个基督徒可以带两三个朋友来参加。我很兴奋，问他可不可以多带些。他说可以。结果我带了三十多个人。在这之前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跪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能认识耶稣。可是那天的结果很让人沮丧：一半的人没听完就走了，其余的很多人显出明显的反感和不耐烦，有一个女生还在结束后把教会送给她的礼物都扔给了我，说她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活动了。只有一个女生站

了起来，表示愿意接受耶稣。但也只是因为当时感受到了人的爱，后来就不再愿意聚会了。

那天晚上我几乎彻夜不眠。我质问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难道我为他们祷告得不多吗？难道我对他们的爱不够吗？难道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以后的几天，我都处在一种非常沮丧的挫败感之中。

然而神很快让我看到自己传福音中的问题：把他人是否得救完全看成自己的事情，甚至为他人祷告都是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感动神”；却不知这一切都掌管在神手中，我只是神的仆人，是祂手中的器皿。

我很快从那次挫败感中恢复过来。在大一的第一学期，神通过彼得老师，将各样福音的真理教导我。他所宣讲的道纯正而甘甜，带着改变生命、建造生命的大能，在四年的时间里，使我的生命渐渐强壮起来。那深刻而美好的道唤醒我的灵魂，使我心充满欣喜。他曾教导过我们，要持守真道，要与道共存亡。因着他这样战战兢兢地宣讲神的道，服事每一个灵魂，我的信心开始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不再随从感觉，不再追求神迹。

回想我刚信主时，只是把基督信仰当成一种独善其身的工具和心灵安慰；然而在彼得老师带领我的四年里，神的道彻底地更新了我，他对失丧灵魂那舍己的爱唤醒了我。从此，神的道成了我生命的根基，福音成为我生命的核心。

从大一起，我每学期都会把班里同学的名字列一个名单，



一个个地为他们祷告。每周尽可能邀请人去教会。然而到了周日早晨，我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去宿舍敲门，绝大多数的人因各种原因都不去了。所以通常是我灰溜溜地从一个宿舍出来又到另一个宿舍，碰一鼻子灰，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怏怏地去教会。

这与中青院的大环境有关。第一，学校的政治氛围比较浓；大多数学生都想入党，所以对“宗教活动”心生排斥，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前途。第二，由于是提前录取学校，生源素质很高，大多数学生都是各个省的尖子生，人心比较骄傲、刚硬。第三，世俗化程度较高；学生很早就开始追求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参加各种实践，而忽略灵魂的需求。

诚然，以上三点只是不完整的概括，并不能否认中青院仍有很多非常追求真理的学生。

我买了很多《圣经》送给班里的同学，上课时也给他们写福音性的纸条，经常唱赞美诗给他们听。在课上，老师讲到基督教问题时我会用《圣经》里的话回应他。虽然没有果效，心里却没什么抱怨。

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名人”，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 02 级新闻三班有个基督徒。

福音的果子

2004 年，教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宣教的通宵祷告会和环城祷告会。那天晚上，圣风老师讲得很激动，我却睡着了。第二天

清晨的环城祷告我又一直在车上睡觉，现在回想起来，圣风老师一定很失望。可是那天一节经文却改变了我，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脚掌所踏之地和眼目所及之地都要赐给他为业。我知道这应许也同样给了我。那天，神也把“北京要复兴”的异象第一次放在我的心中。

回到中青院，我开始围绕着中青院为它做祝福的祷告。虽然正好腹痛，又极其疲惫，神还是给我足够的力量，使我用脚掌走遍中青院每一寸土地。我走遍女生宿舍楼的每一层，祈求神从这些宿舍中拣选更多的人；又走遍教学楼和办公楼的每一层，祈求神从中青院的每一个系、每一个年级都兴起祂的仆人，使每一个试图认识主的人都能从本系本年级找到基督徒；又走遍每栋家属楼、地下室和民工住宿区，很多人以我为怪，和我说话我也不回答，只是祷告主拣选他们；还踏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指着一处处长廊、凉亭和草地说：“将来必有弟兄姐妹一起在此查经敬拜神。”

就这样，我用了近三个小时走完中青院。当我拖着体力透支的身体回到宿舍时，我心里得到了确据：神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中青院已经蒙了神的眷顾和悦纳；并且，祂会从这所学校兴起许多人。

入学两年后，神赐给我第一个得救的灵魂，就是阿飞。从入学起我就感觉到他是主所拣选的人，虽然那时他是班长，又是入党积极分子，对福音也很反感，主却感动我一直为他祷告，每周邀请他去聚会。一开始他还推托，后来直接对我说：“萨萨，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也别再和我说这些事了。”我有点



伤心，却不致失望。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看了《十字架》的光碟。就在那个周六晚上十一点多，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第二天是否可以带他去聚会。我拿着电话愣在那里，又赶快说好。第二天带他去聚会，他听到彼得老师坐在他旁边为他祷告，心里非常感动。那天他就做了决志祷告。

阿飞信主后，信心成长得又快又坚定。他放弃了入党的名额，这事引起很大的风波，他却没有动摇。

很快，阿飞认识了飞雪，第一次带他去教会，飞雪就做了决志祷告，虽然当时还不明白，做完之后还问光涛：“刚才都是你编的吗？”主却亲自带领飞雪。虽然我和阿飞对他有很多亏欠，主却不亏欠他，给他明白《圣经》的恩赐，他的信心虽经历很多波折，却终究扎根牢固，成为神宝贵的器皿。

接下来，婷婷与玲也都接受了主。婷婷是阿飞传的福音，一传就信了。那天我们为她祝福，愿神使她成为像天使一样给别人带来祝福和安慰的人。如今看来，神的确如此使用她。玲也是我同班同学，我从一入学就开始给她传福音，在大一圣诞节聚会中站起来的就是她。她是个好姑娘，心地单纯、善良、柔软、美好，一切女子的美德都集中在她身上，可是三年以来，每次邀请她去教会她都说不敢，觉得自己不配。终于大三的一个主日，她去了，当天她在《有一件礼物》的歌声中流着泪接受了耶稣，我也哭了。那天和她一起接受主的还有武浩，如今也成了神大能的仆人。

随后，福音在中青院开始遍地开花：阿飞领来了馨，她在抵挡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流泪接受了主；我又带来了另一个同

学，也是我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雨。她经过三年的抵挡与对教会的偏见，终于归向了神。雨归向主实在是神迹！她的心曾经多么刚硬而悖逆啊。我很多次给她传福音都又气又伤心得快哭了，可主的怜悯与大能却最终得着了她——如此忠心、单纯、仁义、聪慧、勇敢的使女。

易君虽然不是在城市复兴教会信主受洗，但后来在此期间也委身在我们的教会中，渐渐成长为领袖。我们两个开始在教会中同心服事。再后来，好多学生相继接受了耶稣，有些我都记不清了。当我毕业时，几乎所有系所有年级里都有了基督徒，我们也果真在长廊、凉亭、草地上唱歌、查经、传福音。巍巍就是在凉亭里做了决志祷告。

不仅如此，中青院已经形成了基督教的氛围，学生们开始关注信仰，开始产生兴趣，开始公开谈论，开始试着了解……我曾问过每周在校园里卖书的书贩子，他说每天都能卖出去好几本《圣经》。

主的葡萄园

随着信主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们从伊甸之门聚会点分了出来，单独成立了学生聚会点，当时还没有名字，只叫“城市复兴教会学生点”。除了中青院的学生，还有地大、体大、外经贸等大学的学生，加起来不到二十个人。先在西郊宾馆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后来转移到“长远天地”，就在那时，我们一起为这学生团契起名叫“葡萄园”。再后来又搬到东升园，我和小鹰一起把不大的房间布置得好漂亮。在东升园稳定了一段



时间，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房间坐不下就坐两个房间。然而就在这时，一件让整个葡萄园伤痛的事发生了：彼得老师不再继续牧养我们了！

彼得老师走后，葡萄园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波折。聚会的人数开始减少，有时甚至坐不满一间屋子。所有的同工不约而同地软弱，同工之间不同心，彼此指责。很多人不太接纳新来的约翰老师，信心渐入低谷。很多新朋友不再来聚会了。眼看着葡萄园要荒凉了，我们的心极其痛苦。

直到一个主日，我们十几位同工在聚会后开同工会，开着开着就变成了诉苦会，之后又变成了指责会。直到易君说：“我们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互相指责了，我们拉起手跪下来一起祷告吧！”当我们跪在主的面前开始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失声痛哭。我们一起伏在地上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又为葡萄园竭力哀求。所有人都痛哭，放声祷告呼求，求主怜悯我们，复兴我们。从那时起，神把合一的灵放在我们当中，也开始重新复兴我们的葡萄园。

自那以后，葡萄园由比较散漫的牧者中心的团契，逐渐转变为管理规范、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同工中心团契；由以周日听讲道为主要成长动力的模式转变为以个人灵修、小组查经、高校循环祷告会为成长动力的模式。随着团契的健全，聚会人数更加多起来，又分成上下午两个聚会点，就是葡一和葡二。后来葡二的人数又多到坐不下，又分成了葡二和葡三。虽然每次分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和玲、郝雨、飞雪、阿飞分开，同工们都觉得非常痛苦，但因盼望摆在前面的喜乐

和更大的禾场，就暂时抑制个人的情感，投入到新的服事中。

考研之路

2005年9月，我开始准备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主要原因是想和易君在一个学校（那时我们已经在主里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也有一个心志，愿意在北大继续传福音，带领人归向主。

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我才开始正式准备，在别人看来考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在整个考研期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整个周日只侍奉主，直到考研前一周仍是这样。教会里各样服事也没有停止，正好赶上圣诞节期，很多服事也没有推托。另外每天来到自习室，第一件事就是读一个小时的《圣经》。我大量的心思仍放在传福音上。那时与我一起考研的人以为我疯了，变成了宗教狂热分子。可我心里知道，不管眼前的事多么重要，在生命的优先次序中，神始终是第一位。

有一天，一个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若能考上北大就真是奇怪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些沮丧。那天回到自习室，按照读经顺序正好读到《尼希米记》，读到以色列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邦人却嘲笑他们说：“这些软弱的人要干什么呢？你们要一日完工吗？这么短的时间怎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呢？你们所修的石墙就是狐狸跳上去这墙也要倒塌。”然而百姓依靠神专心做工，52天就完成了整个工程。我急忙拿出日历，算了一下，从那天到考研，除去每个主日，正好是52天。



这事给我很大的鼓励。随后，我又翻到《撒迦利亚书》，又看到一句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的心立刻被感恩与喜乐充满，我知道我只要专心复习，结果交给神便是了。

在考研的当天，临出发前，我翻开《圣经》看了一眼，《以赛亚书》33章的一节经文跃然纸上：“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高兴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两天的考研很顺利，尤其是考到电影史那天。在考试前我曾开玩笑地说，若是考伯格曼和中国电影50年就好了。因为伯格曼一直是我本科研究的题目，就是闭着眼睛都能答满分，而中国电影前五十年又是我最有感情也准备最充分的部分。试卷发下来我惊呆了——正好考这两个题目！结果，我这一门课就打了136分，遥遥领先。考试成绩出来后，我是专业第二名。

本以为招生名额一共有四个，去交复试资料时才知道那年只招两个。我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我的初试成绩和第三名只差一分，几乎不占优势，而最终录取是从前三名中选两个，所以我被淘汰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时我妈妈心急如焚，说要来北京帮我找人、送礼，我的心里也很慌乱。但就在那天，神再次通过我随手翻开的经文安慰我：“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诗篇》118:8-9）这句话立刻让我既羞愧又感恩。我跪在地上祷告说：“主啊，万事不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吗？有你帮助我，我还需要寻求人的帮助吗？”祷告之后，我的心里满有安宁。

复试进行得很顺利，由于艺术学有一个空名额，就分给了电影学，所以我们三个都上了。当我接到被录取的通知时，我心里极其欢喜。不是因为自己成了北大的研究生，而是因为看到神如此宠爱我，抬举我，也愿意使用我。我知道，论努力，大家都比我更努力；论聪明，比我聪明的人比比皆是；论能力，比我有能耐的人有好多……然而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却喜爱那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直奔标竿

上北大以来，我和易君继续在同学当中传福音，有时也会和弟兄姐妹去静园草坪和未名湖边传福音。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侍奉，并不断做出调整。

第一，在中青院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努力带人去教会，让他们通过听牧师讲道而信；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多地操练个人布道，和福音对象约一个时间，然后一对一地给对方讲福音。

第二，在中青院的时候更关注福音的广传；但现在神把另一个更强烈的负担放在我心上，就是建造教会，持守真道，使教会在圣经真理上扎根。

第三，我以往的福音事工非常关注人数，但现在我更迫切地寻找忠心的人，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找到一个就投入大量的爱与精力，通过查经小组来训练他 / 她成为主的精兵。



第四，过去在中青院的时候习惯了单打独斗；但如今我们努力建造一个大有能力而合一的同工团队，以彼此相爱的侍奉来建造教会。

第五，过去在中青院的侍奉中时常抛头露面，做带领者；但现在我主要作为易君的帮助者和守望者来服事，从很多人前的服事中退出来，主要做带领查经、接待新朋友、关怀、劝勉等方面的服事。

第六，以前非常努力为主做工，参与各样服事，却忽略了操练自己，预备自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从上学期开始操练做主的门徒，每天 5:20 起床，灵修祷告，背诵经文，亲近主，也操练节制和敬虔。虽然有时仍旧懒惰，却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主如今也更加赐福我们侍奉的果效。我立志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主，服事主，与我的救主同行。祂实在爱我，我也真是爱祂。

回忆这几年求学的路程，一路有主耶稣相伴。或顺或逆，或缺乏或丰足，或忧伤或欢乐，祂从未嫌弃我，祂对我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作者简介：

萨林娜，与丈夫郭易君育有一子一女。本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1 年与丈夫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读书，获教牧辅导方向 MDiv 学位。2000 年重生得救并开始在学生群体中传福音，建立及服事校园团契。2008 年开始《谁是传奇》福音影像事工，在美期间及回国后



协助丈夫植堂建立教会。2016年成立北京思言心理咨询室，从事心理咨询及企业培训等工作。最喜爱经文：“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从此，有信、有望、有爱

/ 郭易君（06 级国政系硕士）

人生的三个核心观念

我祖祖辈辈都是拜偶像的。我是中原人，在中原有 72 位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的父母用“立功、立德、立言”来教导我；我的小学老师曾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私塾老师，他用儒家的“修齐治平”来教导我；上初中后，学校用“思想政治教育”教导我。所以，在我的人生中有三个核心的观念：

第一个是权力。农村的观念就像我的父亲教导我所说的：你要当官，当了官别人才会尊重你，不会欺负你，也只有当了官别人才会看重你，因为你有身份了；如果不当官，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身份的。并且，知识分子所言的“学而优则仕”，也是修齐治平的。所以我从小就想当官，并且是做大官，将来当不了主席也要当个省长，开辆宝马车回家让别人都看得起我。所以我本科读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读的是政治学。

第二个是钱。我从小家里很穷。1978 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开始逐步地富起来，但是一般的农民生活不会太好，家里的余钱很少。记得小时候我跟父亲要五分钱买五个糖豆，我父亲就说：“你伸出手来。”当我伸出手时他一巴掌打了过来。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跟我父亲要钱。所以，我常想自己一定要挣大钱，有钱之后好好享受。在我的成长中，钱也是一直捆绑着我的：自己穷，但是又爱显摆；想挣钱，但是又没有门路。

第三个是名。在我生命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名，就是一定要出名，让别人知道我。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经常在百度上搜我的名字，看我发表的论文被别人发现了没有。我竭尽全力地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也特别喜欢在一个群体当中被称赞说“这个小子你看他多厉害”。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就竞选学生会主席，工作时就争取不断晋级，无论在哪里，都想要做“头”。

三个困扰我的问题

权、钱、名，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觉得它们能够让我活得像个人，其实它们背后是我内心的空虚和迷茫。我心里一直有三个极为困扰我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第一个是死亡，这是我最深的恐惧。我们村有四五千人，在中原不算大村，但死亡总是不断发生，从小我就看见很多人去世。在农村，人死了之后会被塞进棺材里，放五天、七天或者十天，然后挖一个坑埋了。守灵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穿上孝服，然后排队大呼大叫。我跟着吊丧的队伍跑到坟头，看到他们哭着喊着把人埋在土里面，我就想有一天我也会被扔进去，我就特别害怕。

我最切身经历的一次死亡，是我外婆过世。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和她感情特别深。她是特别强壮的一个老人，但她死



的时候像婴儿一样，身体变得特别短，我记不得有多长了，只记得她骨瘦如柴。那么强壮的老人只占了棺材的一半，瘦成那个样子……看着她，我就哭。我问母亲：“妈啊，我外婆死了，你难受不难受？”我母亲说：“孩儿啊，我难受，以前我要是遇见难事可以跟你外婆说，但是现在你外婆死了，我有难事了跟谁说去呀！？”这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想将来我的母亲也要死，她死的时候我这个做儿子的有了难事跟谁说呀？所以死亡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问题，无论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钱，无论曾经多么健康，几十年之后都是一样的结局。正如《圣经·传道书》里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争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传道书》8:8）死亡临到的时候没有谁可以逃脱。

第二个让我伤心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的身上充满了诡诈和谎言。我从小在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父母烧香拜佛，我也跟着拜；他们算命我也跟着算；他们去那些巫婆的家里，我也跟着进，从小看惯了行邪术的女人。我还淫乱。我之前没有看过黄碟，上大学之后我的同窗好友说：“你太土了，连黄碟都没有看过，看看吧，普及一下教育。”我就跟他们一起看，后来就不以为然。据我听闻就是女生宿舍也在看。这是一个人心特别败坏的时代，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也不知道什么是原则。我还说谎。我的导师跟我说过，中国人撒谎跟撒尿一样，随便就来了，撒谎之后耳不红心不跳；所以中国人讲话，真话假话分不清楚。但只有中国人是这样吗？万物都没有人心诡诈，我

发现我身边的人和我不一样诡诈，我在犯罪他们也在犯罪。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特别地震撼我。那时我的母亲开了一个小卖部，一天她去要账，有一家人把她按在那里打了一顿。这个对我刺激特别大，我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坏，凭什么打我母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们为什么打我母亲？我心里面恨得不行，就拿着菜刀过去准备砍他们，路上被人拦下来了。

不管是农民、工人，还是商人、官员，同样都是充满罪恶。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朱镕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把厂里的东西，诸如螺丝、螺丝帽都拿到自己家里。父亲就跟我讲，你看这些人什么都想着自己，偷公家的东西。母亲也常常跟我讲，村子里这人跟那人不和，这人欺负那人……

我特别爱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也敢于揭露这样的罪恶。五千年的传统，五千年的罪恶，传下来的不光是优秀文化，更多的是糟粕。人与人之间不饶恕，彼此勾心斗角，还有内心对生存极深的渴望和恐惧：害怕别人看不起，害怕被饿死，害怕被别人欺负。所以单单生存下来的欲望使人变得极其没有尊严。后来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说人只是两条腿行走会思考的动物，这样将人和动物平级之后，人就更加不要尊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鬼。“鬼”在《圣经》里面也叫“邪灵”。鬼是实实在在的，我从小看着我父母去找那些巫婆，那些人真是有能力的，当时我和母亲看着那些巫婆在庙里下神，一个女人用男人的声音大喊大叫。所以我对灵界从来不陌生，我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我发现鬼辖制人，让人不能得自由，恐吓人，让人害怕，让人死亡，就如《圣经》里说的：“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10:10a）

正准备跳楼时

钱、权和名对我来说是向上的，罪恶、死亡、魔鬼这一直让我不得解释的问题是向下的，把它们连起来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归宿是什么？我是一堆肉？还是只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我去问很多人，但人们对我说：“别问了，饭还吃不饱呢，问这个干什么呀？”还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但无论怎样的答案都不能使我得到满足。

有一天，一个基督徒领我去教会。那时我想这帮人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他们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每次去都会用唯物主义，用儒、释、道的观念和他们辩驳，但每次辩驳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牧师不理我，无论我怎样说，他就跟我念几段经文，就不理我了。我去教会慕道半个月，和牧师吵了半个月。

半年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脑袋跟被撞了一样，突然想：看看《圣经》吧，这帮人一直琢磨这个，如果他们不是神经病的话，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那我就了解一下吧。所以，我以学习西方文化、了解基督徒的心态开始看《圣经》。然而，我信仰上真正的转折是在 2005 年。

那年我考研失利。在此之前我特别自负，常说男子汉肚子后面要长牙，哭什么哭啊，失败了再干一次不就行了吗？我从小没有输给过“失败”，很多人从我这里得力量。可这次失败之后，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盼头，名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

权也没有了，我就想我死了算了。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曾问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奶奶啊，你活了八十三年有什么感受？”她就跟我说：“活着不如死了好。”那时她刚信主，告诉我她信主之前八十三年感受。其实，没有救恩的话，活多少年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正准备跳楼的时候，突然电话响起来了，我不想接，可响了三次。我特别地烦，不得不去接，一接是一个基督徒。她那时是我的师妹，说她做了可乐鸡，想拿给我一些。我说那我就做个饱死鬼，不做饿死鬼，吃完之后再死。吃完之后，我就不想死了。这个当时以可乐鸡救了我一命的基督徒现在是我的妻子。

心里开始笑了

之后，我拿出《圣经》开始读，认真地反省一些问题。《圣经》中的句句话进入我的心里，我发现其中有三样东西开始深深地吸引我：

第一个是“望”。《圣经》说对于得救的人，神要赐给他们盼望。我当时就想什么是盼望呢？我的盼望就是考研、当官、做主席或是省长，再想想我还有别的盼望吗？没有了。我自己的盼望就是功利。那时我读到一段经文，《希伯来书》9章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想这是一个怎样的盼望？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复活了，将来有一天要再来，祂再来的时候要接相信祂、等候祂的人去天



国，这天国和现在所能看见的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是极有荣耀的；这个盼望真是大的。当时我就想，如果这是真的，我这辈子就不为别的活了。

这个盼望开始震撼我，让我开始理解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查明和基督信仰有关的事。我去北大图书馆查了所有有关耶稣基督是否复活的书，不管是反面资料还是正面资料。我发现如果我不是一个傻子，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判断力，我就应该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真的，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将来还要再来也是真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信”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不信祂行吗？我意识到我不信祂不行，那好我信！所以我就开始悔改。圣灵在那段时间非常强烈地在我里面动工，说悔改、悔改、要悔改！我就跪下来祷告。我每次跪下来就流泪，每次跪下来就认罪，从小的时候偷别人的小鸡、水果、蔬菜；跟别人打架；帮老师打水的时候往里面撒尿……到看黄碟、淫乱、不饶恕；骄傲；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坏事一条一条地在神面前认了。神说祂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若认你的罪，祂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我发现我越认罪就越清醒，越认罪我的心里面越干净。

以前我是苦大仇深的人，是恨别人恨得不行的人，一肚子火，看见谁都想跟他干仗。但别人还觉得我是正常的，因为从各方面看我还是挺成功的，也有怜悯之心，看见过街天桥上的乞丐也会给人家点钱，可我内心当中的不安、恐惧、害怕、忐忑，却是真实的，是没有办法回避的。然而，认罪之后，我觉

得自己心里开始笑了。

体会基督的爱

真正让我崩溃，让我不得不承认这位神真的厉害，让我放下所有尊严跪在祂面前的，是基督的爱。我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不是一个传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乃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我的生命中。我发现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同夜间的一更。在耶稣基督被钉的那瞬间，我仿佛就在现场看着祂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个喊“钉死他、钉死他”的人就是我！

我发现我如此败坏、如此恶心、如此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一个人，神竟然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为着我的罪祂被钉死。本来我该死，但是祂说“孩子我替你死，按照圣洁的律法你该死，但是孩子我替你死，所以你不用再死了。我不仅替你死我还要替你活，从而使你有复活的盼望；从此之后你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你虽然是不堪的生命，但是神给你一个完全的生命。”

你虽然是一个卑鄙、污秽、自己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渣滓不应该活在世界上的生命，但是基督说你的生命有正当性。祂说，“我赐你在这世上活着的身份，你是我的孩子，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天的子民，不仅今天我爱你，将来我来的时候你也要与我一同继承产业，所以我要称你为后嗣，而且我要称你为圣洁，不再污秽了，我要称你为圣洁！”



那你说如果我要再次犯罪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基督一次性的赎回就是完全的赎回，就如同一个奴隶，他被买回来之后他的身份就是自由人了。而且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祂爱我们，这爱不是虚假的口号，这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都体会过基督长阔高深的爱。

2006 年到 2007 年那一两年的时间里，每天晚上我被圣灵带着去山上祷告，不管下雨、下雪、刮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祷告往地上一跪圣灵就让我认罪，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同胞，为着我的家族，为着我自己认罪，一年多时间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神将信、将望、将爱，将福音的真理显明给我。

愿耶稣基督拣选今天仍然在流浪的孩子回到祂的家里，愿基督感动你我的心，让我们以福音为珍贵。

本文原刊于《教会》杂志

作者简介：

郭易君，原名郭战伟，出生于河南安阳，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政治学专业，在校时间 2006—2008。2004 年 4 月决志，同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一间家庭教会受洗，现居北京，担任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主任牧师。最喜爱经文是：“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诗篇》118:27）

一名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华丽转身

/ 楼春临（85级宗教系）

另类“唯物主义者”

1985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上大学以前，我跟所有的中国中小学生一样，从小到大接受无神论教育，就像很少有人去怀疑老师教给我们数理化的课程是不是正确，我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无神论有什么问题。我们接受无神论，就跟我们接受 $1+1=2$ 一样地自然。

我当时选择宗教专业完全是出于好奇，因为宗教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非常神秘，我想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当时，北大开设这个宗教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宗教干部人才。这样，他们在地方上跟宗教团体沟通的时候，可以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想法。

虽然我们上的第一门专业课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但是对与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同学们而言，一定记得当时的北大各种思潮大量涌入，尤其是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都是必修课。无论怎样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地会读到各种学说最原初的说法。突然间面对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理论，我们不得不开始自己的独立思考：各种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各自的合理性是什么？哪种学说



对世界的解释最合理？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上北大之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接受的唯一的哲学理论，也被当作唯一的真理。通过学西方哲学史，我知道了马克思的唯物论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强调没有终极真理。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唯物辩证法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终极的真理。

在读宗教专业期间，我们学习了世界上的五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以及中国的一些民间宗教。实习期间我们去了寺庙、道观，还有教堂。我当时去了海淀的那所基督教堂。我们当时去，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想去了解为什么那些人会信宗教。

在所有这些宗教中，我当时对基督教印象最好。去教堂时，常常会感到一种平和愉悦。大三实习时，我选择了基督教。我们当时去福建实习，去了很多村县，跟当地的宗教干部以及基督徒有广泛的接触。福建的村县有很多所谓的“基督村”，就是90%以上的村民都是基督徒。政府对这些基督村倍加赞赏，因为这些人遵纪守法不给政府添任何麻烦；甚至对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地下教会，普通的宗教干部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有特务嫌疑。

我对于中国宗教环境的了解，主要是1988年在福建实习时期的观察（诚然，之后的30年中，中国的宗教政策多有变化，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已经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虽然仍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对基督信仰开始有所了解而且很有好感。

我完全被说服了

后来我去了新加坡，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当中文老师。当时有另外一位中文老师是神学院毕业，她丈夫是一间教堂的牧师。其他同事都是英校毕业的讲英文的老师，所以我们俩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有时，当她丈夫的教会有特别讲员时，她会约我去，我也总是欣然接受。

有一次，讲员是一位在读神学博士的姐妹，我现在忘记她的名字了。记得她是很有名的传道人，在全球巡回作见证。她是东京大学佛学博士毕业，后来改信了基督教。当时正在神学院攻读博士的她讲了很多自己身为佛教徒的经历，又讲了她是如何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转变为一名基督徒的。我虽然不太记得她讲的具体内容，只记得当时我非常震撼。我开始意识到，灵界是真实存在的，属灵的争战是真实的，人的灵魂是一种相对于肉体来说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存在。

接下来没多久，我就到了美国芝加哥。我儿子刚刚3岁多。当时我除了在西北大学修电脑课程，就是带儿子。我也不记得是如何遇见了其他有孩子的妈妈们，她们约我去参加查经班。

每周五晚上，我们先聚餐，每人都带一份自己最拿手的菜跟大家分享，然后查经。这种聚会的好处在于，一来孩子有玩



伴，二来自己也有机会享用美食。说实话，这两点是最吸引我的，第三点才是查经的内容。我当时已经相信有神灵的存在，问题只是想搞清楚无神论错在哪里。还有，相信有神论就是反科学吗？为什么基督教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

当时查经小组的组长夫妇两人都是从大陆来的。这位弟兄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而且参加聚会的也都是大陆过来的，有的在西北大学读书，有的在西北大学做研究。大家都有类似的无神论背景，而且都有很强的科学精神。令我钦佩的是，这个查经班的组长，真的很懂得怎么带领有这样背景的人。在查经过程中，他们把重点放在无神论到底错在哪里；另外，也会分享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文化之间有没有关系。

首先，就人类的起源来说，最流行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神造论。我们很熟悉进化论，但是在接受进化论思想前，我们大多未经理性的思考，不加思索地把它视为真理。在这个查经班里，进化论的思想受到了挑战。进化论的基本理论是自然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细胞到多元细胞，由简单的海洋生物发展到两栖类，然后再发展到陆地上的动物，然后到更复杂的哺乳动物，最后由猿变成了人；所以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物种之间不能有跨越。但是，从猿到人就是一个跨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从猿到人是一个连续性的变化过程，所以进化论仍然只是一种科学假说，不是已被证实的理论。

其次，关于世界的起源。除了神造论，最流行的世界起源说就是大爆炸理论。可是，如果大爆炸的背后没有一个智慧的存在，那么怎么能够解释这世界怎么会如此有序，如此有规律，

如此复杂而完美呢？就从我们凡夫俗子所见所闻，哪怕造一把简单的椅子，都需要有一个设计师，何况如此精妙的宇宙。如果大爆炸背后没有一个智慧的存在，如此精妙的世界是随机碰撞的结果，那不是荒谬至极吗？

所以，为什么不能试试看神造论是否合理呢？如果从世界起源的角度来考虑，只有一位神才可能造出一个不互相矛盾，完全符合逻辑，有完美秩序的世界。正因为一位神造出了一个有完美秩序的世界，才为科学提供了前提及可能性，因为科学就是想要去发现自然规律。如果世界是混沌的，混乱的，无秩序的，那么科学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唯一阻止我信耶稣基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基督徒给出的答案就在《圣经》里。在新约圣经中，除了记录许多见证人的见证，耶稣自己也说祂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你是基督徒，你当然相信《圣经》里说的话都是真的。我还不是个基督徒，凭什么要相信《圣经》里的话都是真的？这时有人问什么样的书，你会相信上面说的话是真的呢？《圣经》是世界上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而且《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已经被无数人考证。这样的一本书，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当时我对于这样的反问感到非常诧异。对呀，为什么我不相信新约圣经上的话是真的呢？于是我开始读新约圣经。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发现里边有很多细节不完全一致的记录。对于这些细节上的不一致，我不仅没有认为这证明了福音书是不正确的，反而恰恰证明了福音书是当事人对发生的事情的真实记



忆。我们在心理学上读到过这样的试验：让一群人观察一样蓝色的东西，然后问他们看见什么颜色。75%的人会说蓝色，但其他 25% 的人会说各种各样的其他颜色。所以说如果是不同的人看到了同样的一件事，然后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细节上是会有差异的。

我接着读《使徒行传》、《罗马书》和使徒书信一直到《启示录》。当我读完之后，我完全地被说服了。很多人信主的障碍是一些《圣经》中记载的神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是处女怀孕。但是神软化我的心，我当时读到童贞女怀孕，我就想既然祂是神，祂当然有能力也有权柄去创造一些“例外”。这个时候，我就决定信主了。

我当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而且我感到神非常地祝福我，我非常地感恩。

信主后的感受与装备

当时这个查经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前面提到的他们知道怎么有效地带领那些大陆背景的人信主。他们从来没有让人感到有被强迫的感觉，他们从来没有劝过我们去教会，他们允许我们完全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渐渐地认识神。他们提供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让我们感受到受欢迎被关心。

我参加了查经班两年多的时间才信主，而且信主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芝加哥。他们真的完全是为了传福音，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在主里所做的，神必纪念。我之所以会特别强

调他们这种完全是在为神的国做工，丝毫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目的，是因为我后来的一些经历。当我在洛杉矶时，我去了一间很大的华人教会，那里有好几位牧师。其中有一位师母居然向我们传授秘诀，说要去找那些有工作有家的作为目标，因为这些人通常会留下来。如果是那些还在校读书的人，就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因为他们过几年多半会去别的地方。

另外在那段查经班时期，我们接触到一套名为《神州》的光碟。那光碟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中国文化中跟《圣经》记载相符的例子。《神州》有四片光碟，其中大多数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悲哀。我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远离神的民族。我因此常常为中国祷告，希望神怜悯中华民族。我也希望中国的基督徒能越来越多，希望当更多的人悔改信主的时候，神能够接纳这个民族，使其能够因着福音成为一个被神拣选、受神祝福的民族。

最后我想再谈谈我为什么去读神学，以及读神学后的一些感受。

我喜欢我的工作，而且不想做一个受别人供养的传道人，所以我想退休后去做给中国人传福音的传教士。有一天我在车里听福音台，听到说中国缺乏受过正规培训的传道人。我就想，如果将来想回国做传道人，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装备呢？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家神学院。

我当时除了想要装备自己，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能够感受到圣灵。因为我一直来信主都是从理性上接受，但是没有过超乎一切理性的感性上的经验。我常常感到自己亏欠了神，



神对我的祝福满满，可是我却几乎没有为神的国做什么工。我希望能够通过神学院的学习，更多地认识神，能够建立起与神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明明确确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圣灵对我的呼召。

神真是大有怜悯恩慈。我晚上经常会半夜醒来，但通常很快就会又睡着。每当我醒来时，我就会祷告，无论什么事情，如果当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会为那事祷告。我在上神学院时，正在想换工作，我已发了简历，参加了面试。然后有一天半夜醒来，我正打算为这个面试结果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确信猛然临到了我。我当时也没有觉得奇怪，就想，既然已经成了，就不用再为这事祷告了。于是我开始为这事成了赞美神。

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奇妙，我当时就确信我拿到这份工作，而这种确信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感到过如此确信，这种确信无法用理性解释，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相信这一定是出于圣灵，这正是我多年来所渴望的那种被圣灵触摸的感受。

在修“传福音展示恩典”这门课的时候，我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因为很多很普通的教义都对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蒙恩得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必再活在罪的重压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而死：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与指引下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祷告是求圣灵帮助最有效的武器，《圣经》说要恒常祷告。祷告不只是求神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要赞美神，时刻谨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赋予人生命也是赋予生命意义的神！

前两天在群里看到弟兄姐妹讨论关于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徒犯罪会不会因此失去神的恩典？我认为基督徒不会因为软弱犯罪就失去神的恩典，但如果犯罪后仍不悔改，有可能会从恩典中坠落。第二个问题，基督徒是不是可以不停地活在罪中？我认为当然不是。一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会祈求圣灵帮助，并靠着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渐渐地活出属灵的生命。

最后谈谈“培植教会”这门课最让我受益的一点，是课程强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只是传，只有圣灵才是改变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有负担，因为我们或许只是播撒种子的人，神会预备其他的人来收割。这样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患得患失，也不会因为看不到果效而气馁，才比较容易坚持下去。

我们要避免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人心，我们或许能够说服一个人在辩论中取胜，但是只有圣灵才能带来人心的转变。

我现在积极参与教会服事，加入了唱诗班，带儿童主日学，并带领每周三晚上的查经。同时，正在学习如何带门徒训练。

作者简介：

楼春临，出生于乌鲁木齐。1985-1989年，哲学系本科。现住美国大华盛顿特区，任全职众议院高级信息系统安全分析师。2001年母亲节在芝加哥华人教会决志并受洗。2016年底获神学学士学位。



位。目前参与教会儿童主日学及成人查经班事工，并在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作志愿者司法大使（Justice Ambassador）。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打算开放家庭举办每周一次的查经班。最喜欢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10）

三十年，我终于找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 刘焰元（04级化学系）

信仰的种子发芽了

考上北大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神迹。虽然我小学、中学都就读于北京的名校，但我高中成绩也曾起起伏伏，并不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不过，高考中“有如神助”的好成绩，让我进入了北大这所几乎所有中国父母普遍向往的学校。

说“有如神助”，不得不提到我们家和基督教的渊源。我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家里的基督徒可以追溯到五代以前。虽然我的父母在我长到20多岁时才真正接受了信仰，但小时候所接触到的祖父母辈的信仰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祷告、读经、去教会，都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信仰的种子早早就种在我的生命中了。

不过在我的中学、大学生活中，学习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信仰并没有真正影响我的生活。可能对绝大多数国内的孩子都是如此，高考是人生中的第一大关卡，也是人生前18年唯一的奋斗目标。特别是高中三年，都在为那最后两天的考试做准备。这个目标，就是我学习的动力。

高考至上的文化，在我进入大学后却成为学习的绊脚石。



因为我学习的目标一直是进入好的大学，然而当我进入大学以后，对于为什么学习我并没有找到答案。所以，大学在化学系四年的时光，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四年。考试、作业，只是为了课程不挂科；学习，只是为了顺利拿到毕业文凭。甚至就连毕业后继续深造，对我来说也是跟着同学们的出国潮，随波逐流地来到了美国。

2008 年临行去美国前，奶奶特意叮嘱我要每周参加聚会。儿时的印象，现时的迷茫，让我决定到了美国一定要去教会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信仰。

当我来到路易斯安那州贝吞鲁这个城市时，很惊喜地发现当地有一家华人教会。在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弟兄姐妹的邀请下，我来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我开始规律地参加聚会和学生团契的查经。而当我有机会在一次布道会中听到福音，听到这爱的源头时，我因着被感动决志信主，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之后两年的时间中，我在教会和团契中继续成长。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仆人般服事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也成为我效法的榜样。

不过，当年的我，仍然只是生命稚嫩的基督徒。虽然在团契中带领查经，但是信仰生活如何能和我的学习生活发生交集，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初信阶段的我来说，信仰好像仍然只存在于周五的查经和周日的聚会中。

低潮思索人生意义

2011年，读到博士项目第三年的时候，从小没经过太多挫折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这段经历，可以说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也帮助我找到了生命中真正的意义。当时，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每天都感到很疲惫，甚至无法支持每天在学校的学习和实验室的工作。另一方面，因着心中对为什么学习的疑惑，我心力交瘁，以致于不得不暂时终止学业，回到北京在家休养。没想到的是，本来计划中三个月的短暂调整，变成了一段长达三年的漫长等待。

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一直都在四处求医，虽然中医西医都去看过，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诊断，也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在我身体状态最为不好的时候，甚至体力不足以支持连续走一百米。因为身体的状态，我的情绪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整天都荒废在网络小说和游戏中。当父母看到我的颓废时，更加焦急，也多次带我去心理科看病。但是医生所开的对付抑郁症的药物，不仅没有缓解我身体的不适，反而让我的状况雪上加霜。三个月里服用的两种药物，一种让我整天昏昏欲睡，一种让我精神亢奋，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身心俱疲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困扰着我。

这段最为低潮的时间，却帮助我开始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当身体的状态、学习的轨迹、生活的节奏都经历巨大的挑战时，我开始看到生活中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很难找到一个支撑我生活的稳固支柱。在迷茫中，我开始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位我所认识的耶稣，了解这一位主在怎样的处境下能够给我



前进的力量和方向。

很感恩的是，在这段最为痛苦迷茫的时期，我开始规律地到北京缸瓦市教堂参与青年聚会。一首首诗歌，一段段经文，慢慢地软化了我的心，也让我更深地看到了那一位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究竟为了爱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着这样爱的激励，我如饥似渴地了解神的话语，每天都要花费十多个小时读经、祷告、读神学相关书籍。这样的生活，让我历到神与我亲密同在的美好。

印象很深刻的是某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我在祷告后久久不能入眠。或许是因为来自圣灵特别的感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萦绕在我的脑海，来自神深沉的爱如潮水一般激荡在我的心中，整个人好像都被爱的海洋所包围。这独特的经历，让我对自己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有了新的理解，让我可以从信仰的核心——十字架来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神感动我写下了一段短短的歌词：

天地之主降世为仆，
受尽咒诅只为救赎，
世人盲目将祂逼上死路，
诸般痛苦独自默默背负。
不遇到痛苦怎能知晓无助，
不经历痛苦怎能行走天路，
不胜过痛苦怎能脱胎换骨，
祂能让痛苦变成别样的祝福。

在福音里经历恩典

与神的亲密相遇，对十字架的爱得更深理解，让我的生命继续发生着改变。来自福音的爱让我开始去面对我生命中的罪，让我在恩典中得到更新。曾经，“罪”对我来说更多是一个神学上的概念，但常常读经亲近神，让我对罪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认识到，对个人来说，认罪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那些我们所做的明知不对的事情，面对那些让我们有羞耻感和罪疚感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想承认和面对的事情。只有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才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些事上真实地被饶恕了。

对我来说，我曾经沉迷于网络色情，甚至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仍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不想承认也不愿面对的，是我最不想被人所知的。但因着十字架的爱，我愿意承认并面对我的罪，相信耶稣的十字架赦免了我的罪。我可以谈起我过往的生活，向别人见证神的爱，也见证在这样的爱中被更新的生命。在我的疾病，我的过犯，我所有的软弱中，我看到了神的恩典。

在回国休养期间，我也领受了从神而来额外的恩典。我和妻子在北京的教会相识，在教会服事中彼此了解。在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虽然我对她有好感，但是仍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候，我为此寻求神的心意。

在这段等候的过程中，我恰好看到了利百加和以撒相遇的经文。在个人的默想中，我也深刻体会到等候神所预备的婚姻的神圣与美好。非常奇妙的是，当我把默想中所写下的歌词分



享给当时还仅仅是好朋友的她时，她给这首诗配上了曲。而这个很神奇的经历，也使我们进一步从相识，到相知、相爱。

当我们步入婚礼的殿堂时，我们用这首歌和来宾们分享，见证神对我们婚姻的带领和祝福。虽然结婚五年后仍有许多磨合，但每逢想起这首歌，都会让我感恩神让我所经历的婚姻中的操练，让我和我太太可以通过婚姻更深地认识福音。

神学学习与服事

在同一段时间，我也感受到神特别的感动和带领，带领我慢慢走向全职服事的道路。在教会的义工培训班中，我第一次有机会比较系统地进行基础性神学学习。在教会服事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想和人们分享福音的渴望。经过多次祷告，我渐渐明确这是来自神的呼召，便萌生了去读神学的想法。不过，当我跟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父母表达这样的想法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父母非常期待我能回到美国继续完成学业，也不负多年学习的付出。经历了多次争执后，或许因为读神学的时机还不成熟，我 2014 年决定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回到美国继续学习期间，虽然我可以在教会中继续成长和服事，但是之前几年的经历已经让我人生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我更加明确化学并不是我真正想从事的职业，而我最想做的是有机会能和别人分享来自神的好消息。当我 2015 年底第二次和父母表达读神学的想法时，他们的态度已经变为了支持。因为我妻子也领受到来自神的呼召，我们在 2016 年一起申请了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成为神学院的同学。

在神学院度过的三年半中，我们接触到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敬虔的基督徒老师和同学，学习在文化的碰撞中思考信仰对我们生活的意义。经历了三十年的人生，我终于找到了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对我来说，那个在高考时已经死去的学习的意义，终于获得了复活的生命。学习不再是为了一个短期目标，而是为了更多认识和服务这位永恒的神。这样的目标，让我不只在神学院，也在现在的教会和团契，更加有动力地去学习、服事、成长。在学习中我可以更多地认识到福音的宝贵和丰富，感叹神恩典的奇妙，这样的学习让我很享受。

如今，我在神学院的学习已经步入最后一个学期，我也即将毕业，迎接神为我人生所开启的下一个篇章。我相信神的慈爱和祝福会一直与我同在，我也愿意继续等候神的带领，跟从耶稣的脚步。婚礼时所唱的那首诗歌的副歌，会继续成为我生命中跟随主的力量。

独自前往，应许之乡，
心中有时会彷徨，
但知我神，伴我身旁，
他引我去我愿往。
独自守望，神旨明朗，
心中有时会彷徨，
但知我神，伴我身旁，
一切思虑随风葬。

作者简介：

刘焰元，出生于北京。2004-2008年，化学系本科。现居美国



伊利诺伊州。2008年10月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决志,2009年7月于同教会受洗,现在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就读。
最喜爱经文:“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4)

考古学专业的他，对“修身齐家”有了新的 诠释

/ 恩瀚（84级考古学）

“鲤鱼跳龙门”

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我出生在豫西（河南省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童年是在贫穷与惶恐中度过的。一年种田所收的粮食，大约能够维持十个月左右，其他两三个月就要靠红薯与野菜度日。

最可怕的还不是饥饿，而是令人恐惧的社会环境，说话口无遮拦，轻则挨批挨斗，重则身陷囹圄。长辈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祸从口出，恨不得把小孩子的口给缝上。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漫漫长夜过去了，神州大地终于迎来了黎明。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相信一个毫无希望、没有未来的农村少年，竟然可以通过努力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早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父母，坚决不让我重复他们的生活，想尽一切办法供我读书。于是我发奋学习，希望走过高考这道独木桥，完成鲤鱼跳龙门的飞跃。可是我身处偏远乡村，连教师都很缺，我功课当然学不好。

1981年我考高中，英文考试一窍不通，只好在选择题中，



胡乱猜了几道题，总算没交白卷。那年秋天，我步行四十华里到县城读高中。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英文，我被编在最差的班中，被同学们戏称为“渣滓班”。

三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训练，感谢各位恩师，把我领进了学术的殿堂之中。感谢母校在学术和人格上对我的养育之恩，红楼飞雪，是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湖心岛上，我们欢声笑语，畅谈美好愿景，不知不觉中，落花洒满了脚下的小径。图书馆善本室的藏书，曾让我迷恋忘返，在那里我可以轻易找到宋元明以来的珍本古籍。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古书的墨香早已消失，但是翻阅那一叶叶故纸，我仿佛握着了先贤的手，听见了他们那穿越几百年时光传过来的声音。

1991年我留校任教，拼命工作，没有节日、没有假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写论文、作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样发表了几篇不错的论文，其中有些文章，至今在学术界还有影响力。

向往人类愿景

我花了很大工夫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对自己的学术有所启迪。越学习我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很多不足，仍旧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术理论。当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使之成为禁锢思想的牢笼，是“文革”期间的野心家们留给当代中国的深深创伤。因为马克思虽然伟大，毕竟有自己的局限。

马克思从西欧社会的变迁，总结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演进脉络，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这套理论并不适合位于远东的中国。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封建社会，因此马克思对西欧社会阶段的划分方法，是不能生搬硬套的。可是有的人非要用这一理论来套中国的历史，削足适履，荒谬可笑。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浸染之下，我们被引入物质主义的误区，把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因说成是对金钱或权力的追逐，这是错误的。因为天道人心，虽疏离而相感；东海西海，因理同而心同。

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愿景的描写，还是很向往的，儒家传统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巧合，让我对共产主义赞叹不已。我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似乎比共产党还高尚。

我的专业是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老师详细地讲解从猿到人进化的各个环节。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步步进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机制，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真正理解，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无非是一代又来，一代又去，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每个人都要面临审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样。认识神的人是有福的，敬畏神的民族也是有福的。人生的意义在于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经历神，见证神，荣耀神，这是神造我



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神救恩的历史。罪与罚、爱与恨、善与恶，既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道道浪花，也是每一个人短暂而有限的人生画卷。历史在哪里？历史在已经过去的昨天，历史也在我们每一天的分分秒秒。天高地远，圣道可寻；余生有限，永生可期。

由于大量接触古代文献，耳濡目染，立志修身齐家，甚至治国平天下，这是我通过探索而形成的朴素的人生观。可是因为对终极真理没有认识，常常处在灵与肉的交战中，没有平安。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参《罗马书》7:18）回想过去几十年的时光：授业解惑，无非是以人间的小学来炫耀，何曾传警世立人之道？儒冠误身，未尝不扪心而有愧。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罪不再辖制我，因自由而服事，因服事而精进。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生命得以提升。

经历拯救之恩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大陆的一场风雨突然降临，北京的春色戛然而止，凄风冷雨击碎了一个学子的少年梦。此后数年，我一直处于苦闷彷徨中。人类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当时幻想自己有一天会长出翅膀，飞出这个古老的土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997 年，终于有机会来到美国，访学哈佛，追寻学术大师们的足迹。在风光旖旎的查尔斯河畔，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受洗归主。回首自己信仰的路程，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

是天父上帝的安排。

一年前的冬夜，我同父亲出门过马路，有人从后面开车过来，把父亲撞成重伤，导致颅骨裂开，脑脊液流出。父亲昏迷数日，我的心绝望了。在离开医院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求告神的帮助。我把自己知道的“神”想了一遍：佛祖、太上老君、观音菩萨……觉得这些似乎太假了，于是有个声音在我心里说话，让我求告耶稣。我想总得许个愿，不能白使唤神。我有什么呢？这时我看见自己真正一无所有，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跟神讲价。我所有的只有自己的信仰。我就说：“神啊，如果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挽救我的父亲，我就把自己的信仰交给你。”那是我第一次求告神，神也真的听了我的祷告。

第二天，父亲居然醒过来了！父亲在三周以后顺利出院，没有任何后遗症，这真是个奇迹！

赴美以后，我有机会到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聆听神的话语，参加“青草地”查经班。两个月下来，虽然我对基督教仍然心存很多问题，但神还是拯救了我，让我信靠祂。我决志信主，成为神国的一员。直到今天，我尽管还是无法理解神怎样在六天里创造世界的，但我相信我们当下的世界来源于创造。

接受基督以后，神的恩光常常照亮我，给我力量，让我看见自己的罪。我是个容易发怒的人。外面看来还不错，同事们也觉得我是个心底平和的人，其实不然。我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对太太发，有时候对孩子也发，家里没有平安。耶稣基督让我看见祂才是世间万有的主，作为祂的仆人，我岂可在祂面前吆五喝六呢？！我求神赦免我的罪，神也真是帮助我，让我以爱



心和忍耐对待妻子儿女。这是小而言之罪。大而言之，视天道若无物，耽于流俗，无犬儒之名却有犬儒之实；曲学阿世，见善不勇，更是多不胜数。回忆往事，只能用“细思极恐”四字来形容。基督拯救之恩，若非亲身经历，绝不会有自由喜乐的生活。

传扬基督福音

2004年5月27日，我太太生第三个小孩时，由于医生疏忽，导致产后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迫切祷告神，整个教会为我们祷告，牧师也来医院为我们祷告。神赐给我们出乎意料的平安，我太太平平安安地出院。从此在读经祷告时，我常想起一节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这件事促成了我人生决定性的改变。我申请Gordon-Conwell神学院，希望对神的道有一些深入的认识。我甚至有个梦想，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能够在人急难的时候，把神的爱和大能带给他们。

在美丽的校园中，我度过了四年时光。在学习神学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神的带领和世人的需要。2009年我神学院毕业后，加入了“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s for Christ），成为校园传道。

校园传道的使命是，在青年学生中传扬福音，鼓励并陪伴留学生们克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既要学习新的知识，成为专业人才；也要发展健康的情感，寻找人生的另一半，一起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在婚姻中荣耀神。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充满了挑战。很多同学面对突然而来的危机，不知道如何应对，压力很大，严重的甚至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学生战胜挑战，将基督的爱传给他们，为他们祷告。看到他们从悲观失望中走出来，顺利完成学业，找到工作，建立家庭，我心中非常高兴。

我的服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福音、教牧关怀、门徒培训。从每个学期的接机、帮助寻找住处、分享福音，到同学们完成学业，找到工作，成家立业。点点滴滴，非常琐碎。有些同学进入婚恋以后，缺少生活经验，加之学业压力，婚姻几近崩溃。我们教导他们认识神对婚姻的心意和祝福，通过学习，他们对婚姻的认知加深了，彼此认错，立志在主里成为一体，夫妻和好，神的祝福也临到一个个小家庭。自己在主内不断成长，这是修身；把配偶和儿女带到上帝面前，这是齐家；古圣先贤，把人生的道路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本，治国平天下是末。可惜的是，很多人本末倒置，有治国平天下之能，却无修身齐家之智。无基督之救恩，何以修身？无效法基督之德行，何以齐家？我们自己要在救恩中成长，我们的家庭也要在救恩中完善。

2018年，我的妻子把我们过去服事青年婚姻家庭的经验总结出来，完成了《三股绳：蒙神赐福的婚姻》。此书中文版出版后，帮助了很多华人家庭，随后有英文版面世，帮助母语已



经生疏的下一代。

回首往事，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神把我从象牙塔中带领出来来到美国。在为生活劳碌的岁月中，我依旧能够挤出时间来思考旧学之邃密、查验新学之深沉。数千年中华文明之洪流，数万里西学之波浪，常常在我心中激荡。感乎心，行诸文，于是便有了一系列圣教与中华文明的系列探索文章和专著得以发表。在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中，我尽了一份微薄的责任。

神爱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祂的家中。神栽培，神也收割；神管教，神也保守。我们被神使用，我们也经历神恩。2017年，神再次带领我，来到德州的一间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我看到了一群真心爱主的人。他们成了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了一家人。

尾声

人之为大，在于造他的神伟大。人之所以认知不到自己的尊贵和伟大，是因为他们在峰峦叠嶂中迷失了自己。甘愿沉沦，欲为泰山之下一抔土，而不思登泰山而小鲁也。唯有举目望天，生命与创造并救赎的天父上帝相连，才能张开腾飞的翅膀，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唯愿余生，能在天父上帝的眷顾之下，脱离俗世的羁绊，与神的儿女们一起经历神，见证我们所信的道。

作者简介：

恩瀚，出生于河南。1984-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本科。
1988-1991年，考古系硕士研究生。1991-1997年，考古系任教。
现居美国德州。1998年于美国麻州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决志、
同年受洗。现为德州福和市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最喜爱的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在燕园，遇见主耶稣

/ 刘丽红（85级计算机系）

北大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

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60年代科大的毕业生，一直在中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我的成长背景中，进化论是关于生命起源的标准答案，可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不接受进化论。幼年的我无法从理性上对进化论进行深入地思考，可面对动物园里的猴子，我本能地觉得，我肯定不是猴子变的。

小学时，我第一次听到“宇宙是无限”的概念，我小小的心灵无比震撼，头脑也无法理解。我回家问爸爸“什么叫无限啊？”爸爸耐心地说：“无限啊，就是你走到了边上，一看，外面还有一个边。”

寻找人生意义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时我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创造论、灵魂、永生这些概念，都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上帝”只是一个和“虚无”等同的名词。至今我还记得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以轻蔑和嘲讽的口吻说到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因为无法解释大自然的复杂性，穷途末路，最后竟然信了上帝，而我们

今天因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就能够拒绝封建迷信，所以，知识就是力量，要好好学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凝望浩瀚的星空，想到“无限的宇宙”，既然空间是无限的，那时间呢，生命呢？我受的教育中，灵魂是不存在的，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想到父母有一天会死去，我惶恐不安，就写信给妈妈说：“要是有一天，你和爸爸都死了，我可怎么办啊？”妈妈回信安慰我：“我和你爸爸都很健康，活到七八十岁没有问题。”

虽然不接受，可进化论仍是我当时唯一的答案。既然起因是无序突发的，为何结果又是美丽井然的？如果生存是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既无法突破理性的黑暗和无奈，又不甘放弃情感的豪迈和期盼，最终，我给出了如下答案：人生本没有意义，我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偶然，我的逝去却是必然，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给这本没有意义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对自己的答案颇为满意，嘴角一笑，满怀豪情。

基督徒室友

我却不知，有一份截然不同的答案，正在前面等着我。

那是1989年1月的一个晚上，同宿舍的唐雪丽和我一起上去自习，那晚的夜色非常美，群星璀璨，走在路上，阿唐试探性地问我：“丽红，你相信有神吗？”



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可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阿唐大受鼓舞，开始向我传福音。那晚回到宿舍，阿唐勇敢地公开了她的基督徒身份，开始给全宿舍的同学传福音。这一下，我们宿舍可炸开了锅，每晚一熄灯，宿舍里就开始了激烈的辩论。大家从各个角度挑战阿唐，她一人独战，大有舌战群儒之势。阿唐那时也才刚信主几个月，说不出太多的东西，只是顽强地坚守阵地。每当无话可说时，她就说：“反正上帝就是真的！”我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只是静静地听着，好像这事和我没太大关系。

寒假到了，我回到长沙，当时我正准备考研。一天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拿出政治书准备复习，忽然看见一个由光组成的箭头，从左向右在我面前划过；同时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回去你就信了。”我立刻明白指的是信主。可让我诧异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在思考是否要信主这个问题。果然，我在返校的当晚，即1989年2月8日，就信了主。

那天，我从北京站赶到宿舍，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宿舍里只有乔乔一个人，她告诉我白天有一位基督徒伯伯来我们宿舍传福音，还送给她们每人一本《圣经》。我那会儿从来没见过《圣经》，心里挺遗憾，觉得这好事我怎么没赶上。

乔乔问我：“丽红，你信吗？”

我说：“我这辈子，要么就什么都不信；要是有一天，我决定相信，我就选择基督教。”说完我就出去了。

等我再回到宿舍，阿唐已经回来，不知道乔乔怎么把话传错了，阿唐欣喜若狂地抱住我说：“丽红，听说你信了！”然后就把我拉到对面宿舍。那间宿舍里也有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同学，阿唐说：“丽红，我带你做接受主耶稣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

于是，我鹦鹉学舌地跟着阿唐做了下面的祷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发生时我没有任何异议，好像事情就该这样，好像阿唐就该带我祷告。更奇妙的是，刚祷告完，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样东西从我的额头进入身体里面。后来才知道，信主的人，圣灵会内住在他里面。我还去问阿唐：“圣灵是从头上进去的吗？”阿唐说：“有的是这儿，有的是这儿，有的是这儿”，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头、胸口和肚子。

之后的几天，我是在狂喜中度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那么高兴！走在校园里，如同走在云端，一花一草，好像都被做了特技，熠熠发光。我心里不断地惊叹：这世界居然有一位神！神竟然是真的！我以前竟然不知道！这花是神造的！这树是神造的！我是神造的！

那时我还没有《圣经》，也从没去过教堂，阿唐说要等到礼拜天才能带我去海淀堂。她说：“你就凡事祷告，刚信的人祷告可灵了。”于是我试着凡事祷告，我的每一个祷告，都无一例外地应验了。到后来，我都不敢随便祷告了。



终于等到了礼拜天，阿唐带我去看了海淀堂，一位老弟兄送我一本《圣经》和一句经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65:11）

认罪这件事

接下来的一周，巨大的喜悦继续延续着，直到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自习，突然觉得心里忐忑不安，书也看不进去。我到图书馆外走了走，还是不能平静下来，索性回到宿舍。

宿舍里别人都还没回来，我看见下铺阿唐的床上有一盘磁带，想都没想就放进录音机里听起来。磁带是一位农村的姐妹讲她们一家人信主的经历，故事很长，其中有一段话抓住了我。那位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认罪，不能一个大包袱扔给神，说这都是我的罪，你自己去看吧。我们要一件件地到神面前认罪，看我们都在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

我觉得这话正是对我说的，因为我没有这样认罪过。当时天色已晚，我对神说：“主耶稣，我愿意像这位姐妹说的，一件一件地来认罪，可今天有点晚了，这样吧，我明天做这件事。”

坦白说，对于我是一个罪人，我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圣人，至少也不至于是罪人吧，我有那么坏吗？！阿唐在给我传福音时，说到罪，她问我：“你有没有骄傲，嫉妒，自私呢？”我说：“这人人都有啊！”她说：“那你就是个罪人。”可我心里其实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从小是爸妈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助人为乐

的好干部。

第二天早上，宿舍里别人都上自习去了。我拉上床帘，跪在床上，跟神说：“主耶稣，我现在就愿意像那位姐妹说的，一件一件地来认我的罪，可好多事我都忘了，求你让我想起来。”话音未落，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往事呈现在脑海中。奇妙的是，脑中的画面清晰地显出我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我心里的动机被剖开，神让我看见，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原以为，像我这么好的人，能有多少罪可认？顶多半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我跪在床上，痛哭流涕，最后我对神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没有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到审判那天，我真的只能去地狱了。”其中有三件事，尤其触动我。

其一，我有一个小我五岁的弟弟，我经常和他吵架。一次因为在爸妈说我时弟弟在旁边跟了一下腔儿，我气愤不已，在上学的路上不断地用恶毒的话语咒骂他。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因为有一个学期没见到弟弟了，我非常想念他，在回家的火车上暗暗下决心：这次回家，坚决不和弟弟吵架。没想到到家当晚，就和弟弟吵了一架。

其二，在我十来岁时，外婆在我家住了两年。有时外婆会说我，我就跳着脚地跟她吵。一天外婆很伤心地对我说：“丽红啊，外婆都七十多岁了，还能活多久呢？我说你不也是为你好吗？为啥要那样跟我吵呢？”我当时也很难过，对外婆说：“外婆，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吵了。”事后却依然故我。让我万分难过的是，外婆已经去世多年了，我伤心地对主说：“主耶



稣啊，我知道我错了，可我都沒有机会跟外婆说对不起。”

其三，我一直自诩为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心里最景仰的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个阶段我都有非常要好的知心朋友，也自认为是一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女中豪杰。可曾有两位知心朋友，在不同的场景下，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丽红，成为你的朋友后，我知道了世上什么是痛苦。”这句话，令我火冒三丈，也让我有些困惑。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对她们那么好，恨不得把心掏给她们，她们却感到痛苦？

那一天，在神的光照下我终于明白，我所要的友情，是为了我的私欲。我在同学中选择她们做朋友，因为我喜欢她们，一旦她们成为我的朋友，我就不能接受她们成为别人的朋友。我在忙碌时把她们晾在一边，当我需要她们陪伴时，却不能接受她们拒绝或忽视我的要求。我对她们炽热的友情是自私、专制、霸道的。

这一上午在神面前认罪的经历，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主耶稣。如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想通了，而是因为我看见了：在神的光照下，我看见了自己里面的自私、悖逆、顽梗和恶毒。如今我知道主耶稣背负我的罪，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而是因为神自己向我显明了。

就这样，在前后两周的时间里，神奇妙地带领我经历了重生的喜乐和悔改的真实。

疑惑后的坚定

那时候，校园里经常播放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突然对我有了新的含意，仿佛主耶稣在对我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归。”

原来，我考上北大，来到燕园，就是为了在这里遇见主耶稣。永恒忽然成了现实，生命之谜一下子全解开了。

就在我信主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想法从我脑中闪过——“万一我弄错了呢？万一神不存在呢？”这个念头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整个人都开始颤栗，脚下的大地仿佛开始摇动。如果没有神，我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无数蒙应允的祷告和所有超自然的经历？可如果有神，我却无法向人证明祂的存在，虽然神常常引导我、启示我，可我毕竟没有亲眼看见祂，亲手摸到祂。

我焦急万分，马上坐车到一位信主的姐妹那儿，向她诉说了我的挣扎。我说：“我走过学校宿舍的过道，就信了主，既没有深刻的思考，也没有曲折的经历，那将来有一天，我会不会很容易地又不信了呢？”那位姐妹镇定地对我说：“丽红，你信主的经历，在你看来很容易，没付出什么代价。可你知道吗，为了你的救恩，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付上了祷告的代价。你这个怀疑的思想是从仇敌来的，魔鬼千方百计想要夺走你的信心。来，我们一起祷告。”

说完，她带着我，一起跪下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的攻击，求神坚固我的信心。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怀疑和动摇过。



接下来的时间，神继续在我身上做光照和洁净的工作，圣灵催促我去向我曾经得罪过的同学道歉。一天走过学校食堂，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曾在这儿偷过一棵白菜。”我一下想起，有一次宿舍同学想吃火锅，没有大白菜，我自告奋勇地到大白菜堆那儿，趁着天黑没人，“勇敢地”顺手带走过一棵大白菜。

1989年7月23日，我在海淀堂受洗。那天从早上开始就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几个人从北大小南门走到海淀堂，几乎湿透了。因为大雨，到教堂的人不多，要受洗的人却不少，我们几个学生被安排在最后。快到我时，诗班在唱《宝血宏恩歌》。

主啊，我今来，我今来就主！

求用宝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

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水，不住地流淌。那不是悲伤的泪，是感恩的泪，是喜悦的泪。主啊，为了这一天，你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今天，我来了，让我融化在你的爱里，再也不离开你！

感谢神，因着祂的恩典，我在燕园认识了主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获得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的生命有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也有了绵绵不绝的喜乐、满足与盼望。我的人生从此坚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不再是面对死亡无可奈何的搏击，而是向着永恒朝气蓬勃地奔跑。

作者简介：

刘丽红，出生于上海，成长于贵阳。1985—1989年，计算机系本科。现居加拿大哈密尔顿。1989年7月23日于北京海淀堂受洗。最喜爱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从神秘中走向奇妙的神

/ 谢志东（86级地质系）

从小接触神秘的事

自小，我就被神秘震撼过。

大概在我7岁左右，当时在西北黄河边的灵武农场，秋天收割的季节，到收割完的稻田里捡剩下的稻子，偶尔发现老鼠洞中藏有金灿灿饱满的稻穗子，好兴奋，连挖了几个，满满一小筐回家交给母亲。那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坐在人群中，一闭眼，金灿灿的稻穗，在额头眼前清清楚楚，好几次都如此。似乎有微小的声音提醒我，可要保守秘密，不要对外人讲。天眼开过的秘密直到40年后才偶尔与人谈起。

现在回想，神秘的事在我还未了解世界时就已经光顾过我。不是我去寻求神奇的神，是神在触摸我，让我即便在无神论的教育中，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世界有超自然的力量。

水到渠成的信仰之路

自小到大，神奇的事对我来讲并不陌生。我自小就对鬼神感兴趣，感觉冥冥之中有神奇的力量护佑着我，也经历奇妙的事，心中暗暗感恩不识之神，也常常在自己的文化和书本中，

思索和寻求神秘之神。

1996年，我研究生毕业，到核工业部的研究所工作。夏天去了新疆进行地质野外工作三个月，心里想，该结婚了，也放出风，等人介绍。谁知心想事成，回到北京，经大学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夫人金玲，一见钟情。

成家后，想到美国去读博士，开始考 TOEFL（托福），考 GRE（研究生资格考试）。热键一按，1999年1月到了美国，进入陨石学研究领域。那时的我，幂幂之中的上帝已常常在嘴边，但实在是不认识，只是暗暗感恩。

到美后，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教会，开始认识《圣经》中自我启示的那位上帝，“上帝”的概念逐渐清晰、丰富起来。校园中我得到一本免费的英文《圣经》，一年内囫圇吞枣就看完了，惊叹《圣经》中有如此多的 GRE 单词，意识到《圣经》确实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源。

有人邀请去教会，我欣然前往，一则好奇，二则我经历过奇妙，很想了解教会。接触到好心的基督徒后，我开始学会暗暗求耶稣帮助。记得买第一辆汽车，找了一段时间后很焦躁，有次暗暗祷告后，非常平安，第二天就买了第一辆旧车。

1999年，妻子金玲也到了凤凰城，我们一起去参加教会的学生团契。半年后，我们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2000年4月份复活节受洗。记得我们当时的见证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走进了基督大家庭，那时还不好意思谈自己以前的奇妙经历。为何没信佛教，没信道教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在比较，只



是基督的道路早就为我预备，是上帝在呼召我上路，我也欣然上路。

认识神更深之路

认识上帝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苦难中，在被管教中，在悔改中，在一步一步的经历中，更深地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是如此渺小，有时是如此污秽或不配；也认识到上帝如此奇妙，如此信实美好，如此伟大真实。

在美国的八年学习与工作是很好的享受科学，生命得以成长的日子。所经历的苦难不算多，回想起来苦难也都化为了祝福。

悠然间，博士毕业，找正式工作时，开始恳切祷告。偶然一个触动，想回国工作，于是就举家回国。回国的路，三进三出，故事更多，也是在苦难、管教中经历神，认识神更深。（文末的 2012 年的《感恩节见证分享》略有记述）

《圣经》是一部有关奇妙神的书，是有关上帝和人的关系的一本书，也是人类知识的一个源头，是人类文化中的经典，是人类文化知识中的一个顶点，因有圣灵的内住，有自上而下的天启。《圣经》既简单又深奥，不识字的人可以懂，大有学问的人也不见得懂。无论是从个人经历，从书籍，从历史，从自然界，无不述说这世界真的有一位奇妙的的神，就是《圣经》

中所启示的神。这位奇妙的神爱你，只要你愿意打开心，回想你一生中所发生的奇妙事情，相信你会看到神的印记。

感恩节见证分享

主题：学会祷告，学会忍耐，等候神旨意，祷告中得到安慰；在苦难中，学会仰望神，认识神的大爱，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赐怜悯和平安的主。

志东与金玲：各位兄弟姐妹，各位朋友，平安！

志东：这是我的爱妻，金玲

金玲：这是我的相公，志东

志东：1999年我而立之年来到凤凰城读博士，一年后，我和金玲同时在这个教会（凤城华人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

金玲：受洗后，心里很激动，那颗爱主的心很单纯。

志东：大学好友阿曾到美之前，曾转送西人赠送的新约小本，我一直未知所以然。到美后，免费得到一本英文《圣经》，成为每日睡觉前的“催眠曲”，看到许多GRE单词，知道《圣经》乃西人文化根基，不假。受洗后，《圣经》渐渐成为我最喜欢的书。但信主后好久都没学会祷告。

金玲：我连《圣经》都不喜欢，更不用说祷告。我认为祷告，就像老太太念经，高观点说就是一种心理治疗。骄傲的我竟然在神面前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软弱。

志东：悠然中，经历神的奇妙，蒙神保守，拿到了地质学



博士，做了半个博士后及兼职讲师，却找不到正式工作，那时开始学习恳切祷告。

金玲：我在拿到硕士文凭之前，就开始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工作。很快“五子登科”，在美国生活很轻松。我从此掉进了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的生活圈里。

志东：偶然一个触动，回国去工作，很快联系到南京大学，申请教授职位，得到许多贵人相助。很兴奋，确实想回去在行星地质学领域做一番事业。经过祷告，我对此感到平安。回国预备有一年，一直到回国前，口头或正式聘请皆未有。但凭信心，走向回归之路！

金玲：我也厌倦了美国的生活，想回国干一番事业，从事国际护士培训工作。2007年夏天，卖车卖房，全家四口，老大8岁，小的3岁，就浩浩荡荡地回南京了。

志东：现在才知道，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前面的路就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神在掌控！

金玲：回国没有干成事业，只是过了一把瘾。但神却通过这几年做“海归”的奔波劳苦，把我重新拉回神的身边，使自己的生命彻底反转。

志东：我的工作进展还顺利，很快进入国内的相关科研领域及学术圈，但安置家庭是个大问题。孩子读书、爱人工作、住房等都有难处，妻子和孩子在中国都不开心。2009年，到了金玲申请美国公民的时候，计划金玲和孩子回美国一年。

金玲：于是开始跟老公的第一次分离，我们家庭内部的“中

美战争”也从此正式开始。其实，回国后不到一年，我们家的“中美战争”已拉开序幕。那时我的兴奋期已过，在中国生活，有三大障碍让我无法逾越：文化及生活价值观的冲突；环境污染；不尽人意的儿童教育。我千方百计让老公放弃中国。这次分离，一方面我很思念他；另一方面，我又为他固执地想留在中国而感到绝望。有很多次，我们家庭的纽带近乎断裂。我的心渴望一份安定的生活，孩子们更渴望一个安定的家，而他不能给我。

志东：妻子和孩子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苦，身体亮起了黄灯。偶然的机会，开始参加南京下关德胜堂教会的露天晨祷，在秦淮河入长江口处的新堂建筑工地前，与几位教会姐妹一起祷告，也开始定期参加主日崇拜。那个教会很有祷告的氛围，祷告很有力量，我学会了祷告，也从祷告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医治。

金玲：我常常拿着电话向老公哭诉，我不想过一个人的日子，让他尽快想办法结束这一切。我得到的答案是：“亲爱的，你要好好祷告神”。我深深地意识到这个我认为最爱我的，我可以依赖一生的爱人，所能给我的就只有这些了。即使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们也是无休止的争吵，一个对中国没兴趣，一个对美国的工作没信心。我常常撕心裂肺地哭号，有时绝望到想了此一生。但口口声声爱你的老公，说你是他的一切，但从这点上就是不肯让步。最初他总是对我百般哄劝，后来，每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就躲开我一个人默默地跪在地上祷告。

志东：我看到妻子的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我不愿给她空的许诺，我所能做的就是为她祷告。因为我的安慰对她来说都



不起作用了。

金玲：作为一个受洗近十年的基督徒，我知道我的心里并没有神，我更不知如何祷告。在国内的前两年，我参与组建经营一家国际护士教育培训公司。有一天夜里，当我正陷在极度的痛苦中，不知这种两国分离的日子何时是个结束，又接到国内的电话，公司的另外两位股东同时提出要退股，把公司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我解决。我第一次感到我无能为力。

真的好奇妙，当时，我不自主地大声呼求：“主啊，你帮我！你救我！”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祷告。那一声呼喊，告别了那个骄傲悖逆的我，让我感受到来自神的伟大的力量，那远超于你的爱人可以给予你的爱！

兄弟姐妹们，不管我们有多悖逆，我们的神却一直等候在我们身边，随身准备伸出双手搭救你，只要你愿意顺服。从此，我慢慢学会了祷告，也开始读《圣经》。真不明白神为何用这么迂回的“战术”来挽救我这颗丧失的灵魂。因为祂知道，对我，这是最好的良方，不是吗？

志东：祷告成了我力量的源泉，我每天都为妻子祷告，我的话不能安慰她，但我知道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感谢神，金玲的培训公司的收场得到妥善解决，尽管我们自己亏损不少。

金玲：一年后，我与孩子顺利拿到了美国护照。我也有稳定的工作。我不想再回中国，我不想回中国过苦日子。但神却有办法改变我的心。我对《圣经》知识知之甚少，但有一句经文我却印象深刻。“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

顺服主。”（《以弗所书》5:22）有一天，当我看到这句话紧接着的一句话，我闭塞的心被奇妙地打开了，“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老公千错万错，但有一点，他爱我，他爱这个家，他是个很无私的人，在我和孩子之间，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好处。他执意要回中国，他说有神的带领，也是他目前能为这个家所能尽的最大的责任。我不完全理解，但我愿意为了这个家，跟他再一次回去。

志东：2010年再一次全家回到南京，妻子开始努力适应中国的生活，抱怨没有了，亲自跑建材市场和工地，装修我们的新房。但看到她和孩子在国内确实很委屈，而我自己的工作也受挫，我很无奈无力。考虑到妻子国内找不到工作，孩子上学需花费很多，而我薪水一般，我们决定还是让妻子带着孩子在美国读书生活，我保持中国的工作，做“空中飞人”。

金玲：再一次的举家大迁徙，我和老公在祷告中有平安。从去年夏天至今，全家人都经历了灵魂的重新洗礼。去年年底，我们报名参加了美国西部华人差传大会。就在去参会的头一天，我的被视为金饭碗、铁饭碗的护士工作，竟被莫名其妙地拿去，而且我也同时被查出乳房上长了肿块，去差传大会之前，还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那时我所有的能人而来的骄傲都没有了，但因为第二天就要去参加几千人的大会，我们心里都有很大的平安，甚至惊喜。我们预感到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志东：2011年是得力恢复的一年，再次感受到神的大能。差传大会前一周得知大学好友阿曾在夏威夷的波浪中意外殒



命，即震惊又镇静。好友的意外，凝聚了国内外同学们的心，让我们意识到天地之间的大爱；而年底的差传大会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使命在中国。神州大地是神开工的下一个重镇，中国需要大量的为神所装备的科学家，需要更多为神所用的知识分子。神的手在推动着这一切！

金玲：那次差传大会让我明白只有神赐的财富，是任何人夺不走的，那时我突然觉得我死寂的灵魂苏醒了。我常常一边听讲道，一边用笔来抒发自己被世俗掩盖已久的向往自由和真理的心。

志东：这一年，祷告中，渐渐明白了神把我带回中国的原因，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亏欠，隐而未现的罪性。事业固然重要，家庭更重要。顺服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是神最喜悦的。

金玲：这一年，我每天的生活都从祷告开始。虽然我没有了正式的工作，但什么也不缺乏，我依然可以通过护士中介找一些临时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我每周平均工作一天，这样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例如学《圣经》，读书写作，锻炼身体；也可以有大把的时间陪孩子学习、玩耍。今年，孩子们的灵命也有了惊人的进步。我第一次感觉到活着原来这么美好。感谢主，把我的全职工作（full-time Job）拿走，否则，我在这里带两个小孩，又全职做那个压力很大的工作，还不知我今天的家会乱成怎样。我深深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神，他的智慧远胜过我们。常常满足当下的境遇，因为祂就是神，祂对我有最好的安排。

志东：回想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是金玲生命的改变，两人

开始学习同心祷告，地处地球两端也可心相连，一起祷告。其次是对神的认识，一人独处的时候，《圣经》与各类书籍成了我的最爱。另外，美国的每次回访使我可以重新充电，感谢神为我们预备的阳光城和属灵的家。

金玲：当超声检查结果出来后，三位医生都怀疑是恶性肿瘤，我开始很震惊，但通过祷告我感到很平安，我自己已断定不可能是癌症。后来病理证实了我的想法。

我爱上了祷告。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走在神创造的大自然中，常常情不自禁地高声歌唱或做个舞蹈动作。那种对生活的喜乐和满足，只有神能给我们，因为人生不再只是活着，而是有意义、有目的。这个意义和目的唯有神能够赋予。

志东：感谢神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祷告，仰望神的信实，认识神的大爱。尽管我现在还不能给妻子一个稳定的家，软弱依然有，但高兴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和安慰，相信神必开路！虽然会临时分开，但我和妻子的心永远在一起，在基督的爱中合一。

最后以金玲所写的两首诗为证。

金玲：（一）问君

月满月缺，月明月暗，

月月圆。

日思夜想，日盼夜念，

何时结？

皓月照星空，却是寂寥冷清，

怎堪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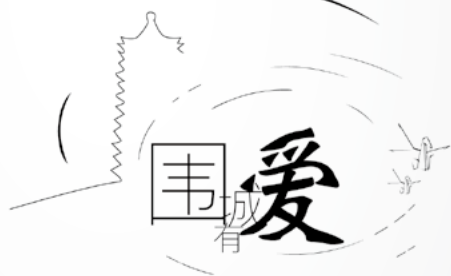
电信连半球，仍是孤苦分离，
何谓家欢？

志东：（二）爱的答案

神之爱，爱之高，
入星宿，及天宇。
神之爱，爱之深，
穿海洋，达地心。
夫妻情，爱奥秘，
天父是磁石，
圣灵为引力，
情相系，心相依，
神儿女，爱合一！

作者简介：

谢志东，笔名 Sonny，出生于浙江。1986-1990 年，地质系本科；1993-1996 年，地质系硕士研究生。现居南京。2000 年于美国凤凰城教会（GPCCC）决志并受洗。最喜爱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





祂的话比金子更宝贵，因它使人得自由。它解开了错误的世俗观念对公公婆婆的捆绑，使他们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少了扭捏，多了敞开。

——庞海英《那些年，在家庭的冲突中经历熬炼与和解》

我所在的青草地小组经常会唱一首歌叫《云上太阳》，我非常喜欢。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我虽然不明白神为我所预备的是与前妻的复合，还是相反，但我坚信，只要是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

——武云海《遭遇离婚的创伤，神这样亲自为我缠裹》

我们以前在北京的平静的生活，在美国被从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陨石砸出了波澜。我们不得不走过那些随之暴露出的水底暗礁、崎岖不平的湖底才能到达彼岸。

——陈明利《上帝赐我“特殊儿”》

神让我明白，祂要我 homeschool（在家教育），并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神要通过我来教导我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习常常亲近神、仰望神、寻求神的心意。

——黄珊《一心留学读博成才，上帝竟然让我当全职妈妈！》

遭遇离婚的创伤，神这样亲自为我缠裹

/ 武云海（87级数学系）

相遇与接受

198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英文老师是个美国人，泰勒博士。他常在电台的星期日英语节目上做一些讲座，在对我们的教学中，他讲了一些《圣经》故事。不知不觉中，我成了一名有神论者，相信有神。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信仰迷失，世界上宗教信仰繁多，我不愿意跟从任何一方。这种以自我为主的思想，使我没有机会真正认识神，而只看到一些表象。我当时的信念是：世界上有唯一的真神，我的命运在祂的手中，祂会保佑我。但祂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却不知道。

就这样，我开始了凭感觉“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生，实际上，我在继续走一条追求名利的路。这是我第一次与神擦肩而过，不过神在我的心里播下了种子，并且从来没有移开祂的眼目。

1996年，在中山大学做了四年副教授的我，终于下定决心，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人生从零再起。我到了弗吉尼亚做访问学者。在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有人送我《圣经》，我就是看不进去，或者找理由不看。不过，我开始把“神”字常



用于我的诗句，并且常说“上帝保佑”，可还是没能认识神。这是我第二次与神相遇。

2008 年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神拉开了我新生命的序幕。神的意念确实确实高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真真切切高于人的道路。神有祂独特的目的，选定了那一天，使其成为我永恒的纪念日（Memorial Day）。那一天，我的前妻要求与我离婚，我失去了无价的爱情。那一天，在我生命中犹如电闪雷鸣，我仿佛听见神对我大吼一声：“醒来！”可我并没有在那一天醒来，而是惊慌失措、漫无目的地苦苦求索。

哪里有救命稻草？谁可以解这燃眉之急？我成了一只热锅里的蚂蚁，不知道我学的知识哪里去了；不知道我的博士头衔、教授称号、高科技工作对我有何用；不知道票子、车子、房子于我有何益。我失去了人生的目的。我曾经为自己而活，为家而活，为一个个可能的梦想而活。但在那一刻，我终于手足无措，神彻底将我放逐在人生的旷野。这是我第三次被神之爱所触摸。

从此，我终于踏上被神扶持、与神同行的天国之路。

首先，神奇妙地把我引领到一位基督徒那里。他是我的同事，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当时已找遍了朋友问这婚姻的难题，就是没有答案。可是，这位基督徒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那唯一的道路：神是爱。于是，我做了决志祷告，并且开始读《圣经》。

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直被我忽略的一个字——SIN（罪）。原来的我是看不见“I”（我）在 SIN 的中央，还指着 S（南）N（北）的方向。这个字仿佛是把一个活

生生的自私的“我”展现在我面前。

不久，另一位弟兄用他的亲身经历，送给我四字箴言——“爱神爱人”，和九字绝句——“要谦卑要舍己要忍耐”。我把这些写好，放在床边，昼夜思想。

后来，教主日学的两位老师邀请我来到他们家中，用神的话教导我。感谢神，在人生的旷野里，在家人要放弃我的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两个月后，我终于决志受洗。

之后不久，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了电影《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Christ》）。两个小时里，我无法停止哭诉，并且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电影结束了，我却在床上半个小时爬不起来。是什么使我如此不堪？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流血。“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

改变与成长

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记得小时候我就喜欢数星星；夜晚时躺在草地上，望着晴朗的夜空，好想知道星星上有什么，真是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经历过仿佛被全世界的人抛弃的日子，此时如果我们唱这首歌，才能真正体会这首歌背后的深意。当所有人都离开我的时候，只有神接纳我、陪伴我，我只能与神相依为命。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1:20）

帮助我的兄弟姐妹告诉我，离婚在神眼里是很大的罪，最好想都不要想，因为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祂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神。非常感恩，我心里真的没有这个念头。他们劝我要靠着主的教导努力与前妻复合。

于是，我开始找机会回到家中，帮前妻带孩子，或者刷刷碗，干家务。在特别的日子，也买些鲜花、礼物送给前妻。这些都是我以前很少做的，这时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我的前妻曾经说过，“你的额头上刻着自己是好（基督徒），但你其实不是。”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假冒伪善的人。我意识到做个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如果只靠自己，很难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但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喜欢跟别人说话，更不用说打开心门与人沟通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级 100 多人只有四个女生，大家都预备了精巧的留言本。当我拿到女生给我的留言本的时候，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四年都没有跟你说一句话。”最后这句话也只是写出来的。我多么希望与别人一样，有说有笑，但是不知道从何改起。

后来，当有人指出我的这个弱点时，我常常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请你不要改变我”。信主以后，每次主日来到教会，听完了讲道和主日学，如果没有人主动邀请我留下吃饭，我总是想逃脱。有兄弟姐妹就劝我：“你在家不善于说话、沟通，

可以先试试来到教会与兄弟姐妹学习相处，他们很多都有宽容、接纳、理解的心。”于是，我加入了一个青草地小组，开始在那里学习说话和“吃草”（学习神的话）。

真的很奇妙，一旦我将自己的心向神敞开，也愿意向弟兄姐妹敞开，我就真正体验到神的接纳以及弟兄姐妹的宽容。于是，我就更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就开始真正学习说话了。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成为一个愿意跟陌生人说话的人，并且可以坦然分享我的思想和感受。

盼望与医治

因为前妻坚持离婚，我也只能尊重她，按照她的愿望把家产先分了，两年后也实质性地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在等待，希望有复合的机会。

我所在的青草地小组经常会唱一首歌叫《云上太阳》，我非常喜欢。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我虽然不明白神为我所预备的是与前妻的复合，还是相反，但我坚信，只要是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

到了第三年，一个改换夏时制的主日，我照常把二女儿从教会带回来，送到她妈妈那里。这一次，神让我亲眼看见前妻的男友。虽然我的心里早就怀疑，虽然两个女儿知道但不能告诉我，只有我亲眼看见了才相信。在我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等了三年的我，本应是极端的痛苦，但是我好像没有任何反应。直到突然感到我的胸口好像有一双手，在给我极大的温



暖和平安。同时，仿佛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孩子，我在这里”，我开始流泪了。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的辅导。一位姐妹亲自去探访前妻，知道不信的她定意要走自己的路，没有复合的机会。于是我也不得不尊重她的选择。“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哥林多前书》7:15）

是的，这三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在别人眼里可能更不容易。但是这三年我与神好似在蜜月当中，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神让我明白，“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1:2-4）

感谢神，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之后就有了续集。神把祂的使女——Gabby，单单留给我。这之后的祝福更大：虽然人不能给我第二次机会，但是神借着 Gabby 给了我第二次机会。自从我相信神，祂就开了我心灵的眼睛，让我从信主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流泪悔改。以前我是男儿有泪不轻弹，遇事都是自己扛，很累。后来有位师母听了我的故事，就告诉 Gabby：“一般男人被离婚，心理创伤很大，几乎是受到崩溃性的打击。从心理学的角度，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才能康复。可是云海从第一天开始，神就开始亲自医治他。”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马太福音》11:28-29）

是啊，我亲身经历了一位与我同负一轭的主，祂是一位拥

有奇妙医治能力的神。

在 Gabby 和我决定要结婚的第一天，我们商定说，我与前妻的两个女儿，我们称为“我们的女儿”。Gabby 虽然没有孩子，但我们同心合意，爱这两个受伤的孩子。为此，Gabby 还与我的前妻认识，她们交流怎样帮助两个女儿成长。

我们祷告：愿福音的大能有一天会通过奇妙的方式传给前妻。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

作者简介：

武云海，出生于河南。1987-1990 年，数学系博士。现居英国坎特伯雷。2008 年于美国决志，同年于北卡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受洗。2018 年加入基督教海外华侨布道会为宣教士，现在服事坎特伯雷华人基督教会。最喜爱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



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唱出心底的歌

/ 卞薇（88级西语系）

对信仰产生好奇

1994年9月，我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读西班牙语硕士学位。记得那年的中秋离十一很近，那个周六我应邀参加了当地一家中文教会的青年聚会，包饺子庆中秋。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牧师传讲福音，才发现居然真的有人笃信《圣经》上的话！那些我当作传说和文学故事的记载，他们竟认为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并奉为人生真谛。

当时，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是在那一天，我结识了一位地球物理系的师兄，他后来成为我的丈夫。

那次聚会后，我时常收到教会的人打来的电话。起初真的很烦人，因为我对宗教没兴趣，每天忙着读书、教课、适应新环境，觉得信仰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随着和师兄的接触日渐增多，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当时已经和一对美国老夫妇读了近两年的《圣经》，虽然平时我们很少谈到信仰的问题，但是每周他都约我一起参加英文查经和中文查经，还带我周日参加主日崇拜，他自己更是在当年的圣诞节受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

因为和他的关系日益亲密，我对基督教开始好奇，想有更多的了解。

特殊的巧合

到了一月，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去学校图书馆的路上被一位名叫 Noi 的泰国女生拦下，她很有礼貌地问我听没听说过耶稣。我们攀谈起来，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是当时就约定，以后每周到我办公室和我一起查考新约圣经。

Noi 出身泰国富商家庭，是家中 8 个子女中的老大，因为奶娘是华裔，所以会说几句中文，她叫我妹妹。她高中时信主，因为在家拒绝拜偶像被父母赶出家门。在教会里快乐地住了几个月之后，她的鞋子破旧得露出脚趾。她没有足够的钱买新鞋，又不想向父母低头，就自己祷告，希望三天之内能有双不破的鞋穿，要不然就回家。结果第三天，真有人给了她一双半旧的合脚的鞋，而且几天后她母亲居然派弟弟和妹妹来叫她回家，并答应她可以信耶稣。老实讲，我当时虽然出于礼貌没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怀疑她见证的真实性，但我认为所发生的这些事，纯粹就是巧合。

我和 Noi 开始查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时也参加那对美国老夫妇每周四的英文查经（当时我们在读《罗马书》），间或也在周五去参加教会的中文查经班。慢慢我了解到，原罪（sin）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射中靶心”。《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活出造物主本来想让我们活出的完美模样。



《圣经》里讲的“罪”更多地是指罪性而不是罪行。我深知自己的骄傲、自私、贪婪和嫉妒，也了解有时候自己的一些想法有多么阴暗，而且说谎、背后诋毁人。所以，如果基督教所说的罪人是这样的定义，那我承认，这没什么可欺骗自己的。

1995年2月，我和Noi读到税吏撒该的故事。我问Noi，耶稣怎么那么凑巧停在那棵桑树下，怎么就知道趴在树上看他的人名叫撒该，并且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Noi说，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祂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即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祂，但我们一生的轨迹祂都为着我们的益处设计好了。我至今仍记得Noi看着我的眼睛说：“妹妹，那天我是第一次在华盛顿大学（UW）参加派送《圣经》这样的活动，你是我拦下的第一个人。”好巧啊，我记起那天自己也是临时起意，要去借本书才转到那条路上。她说：“你看，耶稣派我来找你。”当时我很感动，觉得如果真是巧合，也是神专门费心为我设计的巧合，目的只是为了能让我遇见祂，了解祂，相信祂。我是什么人，芸芸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被选中，值得这位造物主，这位宇宙的主宰为我如此！那时，我就觉得我愿意信祂，也应该信祂。这一天，Noi带我做了决志祷告，她说，这是我新生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除了读《圣经》，还借了很多书和杂志。其中《科学与信仰》和《铁证待判》对我帮助很大，从逻辑上说服了我。到了四五月间，台湾的“天韵”合唱团到西雅图举行音乐布道。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聚会，深深被他们美丽的歌声所打动，更触动我的是团体里那位女中音的见证。她讲述自己和脑瘫儿子

每日与神同行的生活，点点滴滴充满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使我心生感慨。虽然我那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经历那样艰难的日子她还心存感谢，还笑得那么美，但我特别欣赏和羡慕她的生活态度。我对自己说，如果成为基督徒就能这么勇敢、喜乐，面对什么都心态平和，不骄不躁，那我也要这样生活。

1995年8月6日，我正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哼歌，这对我真是久违的体验。我喜欢唱歌，中学时还因为自习课时哼歌被周围同学抗议。可是到美国后我就没再唱过歌了。全然陌生的环境，礼貌而疏离的人群，生活中的各种手忙脚乱，再加上学业的压力，使我忘记了自己的歌声。而现在，在我受浸的第二天早上，我哼着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耶稣恩手扶持我

1995年的美国劳动节，我和丈夫在神面前结为夫妇。神后来陆续赐给我们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们也在毕业后来南加州定居。老二出生之前我辞了职，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摸索学习，以期如《创世记》中的以诺一般，“生儿养女，与神同行”。这些年神借着周边发生的事，提醒我要放下骄傲，凡事存感恩的心，要常常喜乐，不抱怨。

我的老三是儿子，他五岁半的时候因为行为问题和语言表达不好，学校建议看医生，后来被诊断为自闭症，八岁的时候被确认是 Asperger's Syndrome（阿斯伯格症），相当于高能的自闭症。从他五岁上学开始，我不断接到学校电话。他因为



脑子快，但不会表达，在学校特立独行不守规矩，被纠正多了就发脾气，扔书推倒桌椅。老师、校长、学校护士和心理辅导员一次又一次展示给我看人家腿上、胳膊上的青红印记，还有他混乱的“作案现场”，我无言以对，真是颜面尽失，自尊扫地。

我到神面前痛哭，不明白我和老公这样老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然而神提醒我，我们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我自己又有多少言行也让天父担忧流泪，使祂蒙羞呢？可祂还是无条件地爱我接纳我，用无比的耐心一次次给我机会改过，甚至为我无悔付出生命的代价。相较神对我的爱，我有什么脸敢说自己爱孩子？没有神，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爱不起来。我的自私和自以为是就这样袒露在自己面前，无可推诿；而神的爱，让我无地自容又勇气倍增，因祂接纳我陪伴我帮助我。

我们想送儿子去私校，但女儿们就读的教会学校没有特教资源。十几年前大洛杉矶地区唯一一家专门的自闭症学校只收四年级以上的孩子，而且要住宿。于是儿子一年级刚开学不久，就不得不被迁出公立学校普通班，到学区的特教班上课并跳了一级。

几经周折，我们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方，后来我在他四年级时选择了在家教育（homeschool）。五年级时应学校要求，每天我要陪他去上学，六年级七年级时随时在家待命。另外，我每周还要带他去专门的机构进行心理和语言辅导，也参加一些有针对性的体育活动。

我的两个女儿虽然乖巧懂事，但因为一直以来我能力精力有限，她们青春时期也和我们有些冲突。那些年的生活，对我

来说是一地鸡毛一头包。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会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一天又一天，是耶稣的恩手扶持我，是祂的柔声在耳边不断地鼓励我，才使我能勇敢迎接新一天的挑战。“祂的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这句歌词是我的亲身经历。

无尽的祝福

现在回想那时的经历，我心里充满感激。因为儿子的缘故，我接触过一些同样的家庭，各种背景都有。其中有的甩给祖父母；有的夫妻因此争吵不断最终反目离婚；有的孩子因年幼时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等到孩子十一二岁进入青春期，才不得不开始干预治疗，困难极大；有的妈妈甚至自己后来得抑郁症；有的变得越来越偏激尖刻，到处抱怨抗议……

在面对学区官员、校长老师和各种专业人士，我为儿子的权益据理力争时，是耶稣给我胆量和勇气；在我回应儿子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指责和推拒时，是耶稣给我智慧和谦卑；而当我载着暴怒大闹的儿子在高速上奔驰，几经崩溃想要自杀时，也是耶稣一次又一次紧握我手，引我至平安之地。耶稣是我随时的帮助，祂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曾有一位妈妈说得了自闭症就好比是我们坐公车，大家乘地铁。我们可能不是匀速前进，比人家走得慢，也不像别人一样知道到达每一站的确切时间。可是，路上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可以享受，毕竟我们也在向前，只是慢一点而已。在陪着儿子慢慢向前的旅程中，我们一家五口在未知中互相包容理解支持，彼此关系更加紧密，每个人都“被迫”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我也变得更细心虚心耐心，更有勇气。

现在儿子 18 岁，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从高中十年级开始就没再崩溃过，现在即使生气也能很快调整好情绪。而且因为从小经历的挫折，他遇事谨慎不冲动，愿意和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从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儿子身上，我看到无尽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旅途，也因着这祝福而风景无限。

尾声

回首往事，我已信主二十多年了，回想经过的每一天，宛如昨日。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信耶稣之后会幸福美满一生。我还记得，刚到西雅图不久的某个阴湿的早晨，我踏出公寓门，抬眼便望见街对面电线上站着的一排排乌鸦。那时我想，这次太阳不知又要躲藏几天。人生有悲欢阴晴，这一路走来，天空不是常蓝，我也不是一直都在唱歌。但是，我的主我的神一直都在，祂安慰我扶持我，没有片刻稍离。祂是我心底的歌，是生命的春天，是永远的希望、赞美和爱。

作者简介：

卞薇，出生于北京。1988—1993 年，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现居美国洛杉矶。1995 年 2 月于美国西雅图决志，同年八月在西雅图基督教会受浸。目前在教会参与儿童主日学和诗班的服务。最喜欢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

生活充满挑战，祂使我一天新似一天

/ 唐雪丽（85级计算机系）

认识人性中的恶劣

和许多生活于同时代的同学们一样，我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童年除了吃不饱饭之外，基本上是天真幸福的。

中学时，和北大许多人一样，我的成绩在学校是拔尖的。那时我感觉到心灵的饥渴，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而对共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信念，并不能解决我心灵深处的不安。

后来，关于人为什么在世上生活的思考，也都归为虚渺，找不到答案。于是，我开始追求名利和个人的骄傲，不但知道而且在践行着人性的虚伪、嫉妒、诡诈和取巧。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外表上追求上进奋斗，学会了与人相处，但内心对他人、对自己人性中的恶劣开始有所认识。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上读到，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淡绿色的魔鬼，我对这样的描述感觉非常真实，也异常痛苦。

无神论思想开始动摇

当我的思想陷入痛苦中时，我逐渐明白了，共产主义理想



的虚幻，是基于人性的善良。人性渴望一个共产的、没有斗争、没有阶级的社会，却将这样的希望寄托于某种理念或制度的改良，以为我们凭借自己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

然而，什么是真理？真理中没有虚幻。一杯清澈的水，你往里面滴一小滴墨水，这杯水会变成什么呢？一杯黑水。

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黑水，却被人们当作真理，一饮而尽。就如这个世上的一切人造宗教、偶像、气功，被人们拥抱，以为得着了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祂是唯一的真理，因为在祂毫无虚幻，毫无黑暗。你若让祂进入你心，祂必领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若信奉某个宗教，却不认识主耶稣，你便仍在黑暗中。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我的好朋友——红雨，把福音带给我。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这会影响我，只是为她高兴，然而我实实在在看见她身上的变化和喜乐。红雨的见证好像为我开了一个小天窗，让我看到了一些属天的美善和光明，与人心中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无神论的思想开始出现动摇。

当时北大开办了一个系列气功讲座，是张宏宝来领大家练气功。我和室友们都参加了这些气功讲座。记得当时他教我们发功，我能感觉到空气当中的气流，觉得很神奇。还有他曾经告诉我说早晨几点钟起床练功，结果大家在同一个时间都醒了，非常神奇。我开始思想：除了眼见的物质世界外，是否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呢？

在红雨把福音带给我之后，我心里想，如果宇宙中真有一位全能全知全善的神，该有多好啊！

有一天，我突然头疼难忍，红雨说这是因为我想有没有神，魔鬼撒旦攻击我。她教我祷告。我心里暗笑说，我还没有相信上帝，现在她又告诉我有魔鬼。我抗拒祷告。这一整天后的晚上，因为我的头痛得不到解决，而且心烦如麻，我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做了平生第一个简单的祷告：“阿爸父，求你捆绑魔鬼撒旦，医治我的头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就是这样简短的祷告，神竟然垂听了！祂去除了我的头痛，我心里也被一种未经体验过的平安充满。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得医治的过程有点不能理解，或有些过于功利，但这是我所经历的真实事件，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引导我进入信仰的第一步，让我认识到信仰的真实。

一首赞美诗打开心扉

接下来，红雨不停地邀请我去教会，也请一些教会的姐妹为我祷告。

终于，在1988年12月17号，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与她步入海淀教堂，听到了第一首美妙的赞美诗，就是《恩友歌》：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负我罪孽担我忧。何等权利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

这些美妙的歌词与主耶稣一起进入了我的心灵，祂让我看



见我自己并不知道伤痕，并且用祂的圣手抹去这一切的伤痛。祂祛除了我心中的黑暗、苦毒。祂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知道原来在圣洁的神面前，人心里的恶念就是罪，所以恨人就是杀人。

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我，在那天听道的时候看见了神的话的真实和耶稣的荣光，祂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之后回校的时候，当我看到原来心里记恨过的同学（虽然表面上大家都相处不错了），我的心里面充满了爱。后来我们都成为好朋友，主内的好姐妹。诚然，靠着修养维持的关系是表面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主耶稣却赐给我们发自内心的真爱。正如《圣经》中这样描述神的爱，“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7-8）

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洗净了我的不义。祂爱我，视我如眼中的瞳仁。

在婚姻家庭中经历神

在信主重生得救后这数年当中，我经历了神的真实，在亲人朋友当中，陆陆续续看见很多人归主。我的婚姻也是神安排的。“包办婚姻”这个词如今已经成了贬义，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我的婚姻完全是我的天父“包办”的。祂为我预备了最适合我的先生。

当时在众人的反对和怀疑声中，有圣灵明确的带领，我的

婚姻确实是神所安排的。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也经历过极深的痛苦，经历过想离婚。是神带我走过来，让我明白当学的功课，让我的生命成长。在我的《圣经》当中有四张卡片，是我抄写的《圣经》卡片：《马可福音》10:43-45，《腓立比书》2:3-11，《腓立比书》2:14-16，《腓立比书》4:13。这四节经文见证了神在我们婚姻的危机中所赐下的恩典。

在2001年的时候，老大老二还小，我又在工作。我的先生工作极为投入，所以我在家务上压力也很大，感觉身心疲惫，经常抱怨。那是我的婚姻最低谷的时候，当时我心里非常叛逆，想离婚，而且还自以为比我的先生更爱主。曾有一夜，我彻夜未眠，神通过这四节经文亲自向我讲话，圣灵在我心中做工，让我明白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真正含义。

在我内心深处，我明白了：做一个基督徒是要真心悔改，效法耶稣，走十字架的路，乐意服事别人，以谦卑的心束腰，与神同行。原来过去这些年，我虽然学了很多《圣经》，也积极传福音，还带领家庭小组，却没有让真理在自己的心中和行为当中活出来。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婚姻开始出现转机。是神破碎我、重建我。今天我为我的婚姻，我的先生格外地感谢神。

《圣经》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热爱家人。我也曾经因为被伤害而陷入苦毒，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我走过来。因为祂住在我的里面，医治伤痛，清除罪恶，让我能够完全原谅，完全接纳，活在祂的爱和恩典当中，让祂的爱和恩典不断地涌流。主耶稣要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在最近的考验当中，有来自至亲之人的对信仰的攻击，甚至对生活的攻击。我在无数的眼泪和痛苦中，主耶稣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恩典，除去我心中一切愤怒、伤害和苦毒，让我心里面涌流出来的全部是来自祂无条件的爱。感谢爱我们的主。

我认识一些有着丰盛生命的90多岁的老基督徒们。正像《圣经》里所说的，他们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生命当中所反映的正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本来人一天天变老是一件可悲的事，可是人信了主耶稣，是出死入生了。让那必死的朽坏吧，因为你已经得着永不朽坏的荣耀的新生命。

作者简介：

唐雪丽，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1985-1989年，计算机系本科；1989入读计算机硕士；1991-1993年，加拿大滑铁卢计算机硕士。之后一直从事软件开发。现居加拿大滑铁卢。1988年在北大期间信主，1989年受浸。现在滑铁卢英文教会中文团契服事。最喜爱经文：“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

那些年，在家庭的冲突中经历熬炼与和解

/ 鹿海英（96级数学系）

回首过去的十几年，我满心感恩。若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知道今天的我靠什么站立。

还是从来美国讲起吧！

那是2003年的夏天，刚刚结婚一个月的先生和我，带着四个大行李箱和两个小行李箱，以及不到两千美元的现金，着陆在休斯敦的机场。那时的我们并不相信上帝，也没有听到过祂的福音。就像其他来美求学的学子一样，内心对新生活的憧憬无外乎完成学业，找到工作，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

然而，接下来几年里我的生活，却因为认识上帝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被上帝的真实感动

开学不到一个月，就有教会的朋友与我们联络。2003年秋天，我们就成了教会所属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学生团契的一员。我们规律的教会生活就从那时开始了。



当时，我还没有开始读书，两个人靠着先生的一份奖学金生活，但物质上并不觉得缺乏，相反，记忆中大半是两人世界的自由和欢乐，其他的一小半于我而言是来自公公婆婆的压力。奇怪的是，即便隔着半个地球的空间，这份压力并没有淡化，相反，透过双方的骄傲竟然被一天天放大。那时候的我们每次与父母通过电话后都会像吵了一架一样发生冷战。先生如何享受与家人的沟通，自己就如何厌恶。以至于有一天争吵过后，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箱决定离开美国。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几个里程碑，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成就他生命现今的样子。现在想想，那就是我和先生的一个生命里程碑吧！先生邀请教会的师母与我交谈。记得我当时很委屈地跟她诉说着自打婚宴以来公公婆婆做的不公平的事，以及先生如何不辨是非对错地站到他们一边。仍旧像以往提及时那样哭得不能自己，但心里面那份不被公婆接纳和不被先生疼爱的感觉，仍旧不能被眼泪统统带走。

师母一直耐心地倾听，直到我说累了，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祷告，交托上帝。奇妙的是，我那多少天以来不能平复的心境，竟然在祷告中平复下来。当晚，先生从办公室回来，我们竟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话！他说师母和我谈话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祷告。如果上帝能够将我留下，他就真的信祂，并要在来年复活节接受洗礼。那时的我被上帝的真实深深打动。

感谢上帝的恩典！若没有祂，很难想象那时盛怒中的我们能够放下自己，饶恕对方。当我们无力自救的时候，上帝透过身边的弟兄姐妹向我们伸出援手，并透过他们施展祂行事的大

能，使我们因骄傲而刚硬的心变得柔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切切实实地经历上帝的大能，体会祂与我们同在的甘甜。先生和我的信心开始成长。

与父母的矛盾

学习上帝的话语，接受弟兄姐妹的引导，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设立婚姻的美意和婚姻应有的样子。虽然改变旧有的对待原生家庭的态度和与之互动的方式是不容易的，但经历了婚后四五年的摸索，我们似乎对《圣经》中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这句话有了一些理解。

2007年底和2009年初，两个女儿相继出生。那时我们都在读研究院，两边的老人轮流过来帮忙照顾孩子。一连半年的时间同住一个屋檐下，该面对的事不得不面对了。婆婆不喜欢煮饭，面对早晚我煮好摆在桌子上的饭菜，她总是吃得不能尽兴，我似乎心里有些亏欠，又似乎不想让人知道这份亏欠。公公对厨房的事情一向不过问，只要到点饭桌上有肉就好。我心情好的时候会收拾一下花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给上班的先生打电话抱怨。

相比之下，白天的工作时间内是我一天中最清静的时候，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喜欢上收听福音广播电台（KSBJ）调频节目（FM89.3）。一首首的敬拜歌曲总是能帮助我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仰望天上那位爱我的父亲；家中发生的不尽人意大多也就这样被消化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正面冲突。公公当着我的面抱怨他在我们这里过得不好，我也没好气地怼他，说让他过得不好就回自己的家。他说他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我说他儿子的家是我的家。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又一次请了“外援”。记得那对弟兄姐妹，和公公婆婆、先生一起围着早饭桌子谈到天黑，我一直带着两个女儿待在卧室。后来听那对弟兄姐妹讲，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把《圣经》中有关婚姻的教导在公公婆婆面前重申，郑重表明他作为一个丈夫应有的立场。现在想来，即便日子久了公公婆婆忘记那晚发生的一切，恐怕也不会忘记从他们儿子口里说出的那一句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2:24）

感谢上帝的恩典！祂的话比金子更宝贵，因它使人得自由。它解开了错误的世俗观念对公公婆婆的捆绑，使他们在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少了扭捏，多了敞开。家不再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改变主人，先生和我也不再在他们面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长时间三世同堂的日子也让我们认识到，有老人帮忙照顾孩子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我们的选择无外乎哪些问题是我們自己想要面对的。2010年中，妹妹一岁生日以后我们就把两个孩子送去了一个家庭托儿所（home daycare）。家里很长时间不再是三世同堂，每天的日子有了新的动态。

“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记上》15:22）。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遵行上帝的教导时，祂的祝福就大大地临到。先生的

学业事业，小家庭的建立，以及孩子的成长都包裹在上帝的重重恩典中。尤其是我的学业。导师面对我这如蜗牛般的研究进度没有丝毫为难，反而鼓励我迎难而上。那时我最头痛的就是两个孩子生病，自己又需要去办公室赶进度，如何安顿孩子成了我恒久的难题。我开始思考上帝在自己学业上的计划。尤其是硕士学位答辩之后，和先生几次讨论是否继续读博，经常难过地流眼泪。我不甘心放弃学业，更不愿孩子们受委屈。那时候的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好学生的同时再做一个好妈妈是多么不容易。

那段时间，也是我的婚姻家庭面临最大挑战的时段。每天都是疲惫地度过，顾及不到先生的工作和我们的关系。孩子们生病往往是吵架的导火索。积压在身体和心灵上的压力以不健康的方式发泄到对方身上，让彼此怀疑我们是否还是相爱。

就在我们的关系处在非常焦灼的状态中时，2010 年底，奶奶被诊断出晚期癌症。先生决定一个人回国一个月。对我而言，那一个月是辛苦的。妹妹一岁出头，姐姐不到三岁。每天一早把妹妹送去阿姨家，把姐姐送去托儿所（daycare），再赶去办公室。下班后接了两个女儿，回家煮饭。把两个孩子喂饱后，随便吃些她们碗里剩下的饭菜解决自己的晚饭。然后一边逗着她们玩，一边收拾厨房……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经常自己也睡着了。没睡着的时候就会可怜自己，埋怨先生，心里很多怨恨和不满。不能打电话和在中国的先生吵架，怕奶奶知道，就写电子邮件吵；不能用中文，怕奶奶看到，就用英文写。我也埋怨过上帝，不明白祂为什么要我过得这么辛苦。但是也正是



那一个月，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享受过程中与两个女儿美妙的互动。

所以一个月后先生回来，我们的互动与以往不同了。我不再依靠他在家务上的帮助也自得其乐，身体上辛苦一些，相比看着他做得心不甘情不愿又心累要更加好过。先生也因为每天下班后不再有太太一旁指指点点，日子也过得开心了。我们的关系也开始好转。

放下梦想当全职妈妈

这样相安无事的日子又过了近两年，上帝的祝福透过一家人的合一倾倒给我们的小家庭。先生的工作顺利展开，两个女儿渐渐懂事，我的博士论文也初稿完成，找工作提上日程。

2012年初，在恒切的祷告中降生的儿子给我们一家增添了无限的喜乐满足。然而，就在他近半岁的时候，噩耗传来：奶奶的癌细胞转移到头部。我申请休学半年，全家回国。半年休学的时间里，送走了奶奶，陪伴了姥姥姥爷，回美后专心照顾三个孩子，照顾家庭。我和先生的关系，以及孩子的教养，在那段时间有了长足的进展。原来妈妈不上班，我们的日子可以过成这个样子！似乎先生和我在心里面都做好了选择。以至于半年后按计划该重新申请返校时，保姆提出辞职，我便毅然决然提出退学，开始了全职妈妈的生活。我也曾经想过，要是小妹出生后，硕士答辩完就退学，岂不是少受很多的苦。但若没有那些年辛苦的熬炼，可能我和先生，以及我们的关系都不是现今的样子吧！

如今的我已经做全职妈妈八年了。虽然听说过去的办公室室友顺利毕业工作时，心里面有一些淡淡的酸楚，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现今的日子是一个工作和一份工资无法换取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一天天有更多美好的品性。先生专注自己的事业，毫无后顾之忧，对未来充满盼望。而我，每一天为家人准备健康可口的饭菜，帮助他们身体得健壮；将家里收拾得整齐利落，让回家的人心情得舒畅；每天早上也有一些安静独处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日子和它背后掌管万有的上帝，以祷告将家人交托在祂的手里，使他们每一天得着更新的力量和盼望，不论在公司还是学校都能为上帝打美好的仗。

尾声

回首走过的路，看见上帝工作的奇妙。祂的管教和引领是用爱心衡量过的，让人心先得到预备，以至于改变初衷也满心欢喜。尤其是那些艰难的时刻，在上帝手中也变成莫大的祝福。祂反转我们的生命，成就上帝在其中的美意。

作者简介：

庞海英，出生于天津。1996-2000年，数学学院计算数学系学士学位。现居住于美国德州。2003年于休斯顿福遍教会决志信主，2004年复活节受洗。最喜爱经文：“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



一心留学读博成才，上帝竟然让我当全职妈妈！

/ 黄珊（99级生物系）

我是一名普通的80后，全职妈妈，每天在家照顾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在家上学，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能带好4个孩子，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正如《圣经》中所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1-2）

遭遇严重车祸

我是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才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当时开学伊始，校园里各个组织都举办迎新活动，包括当地华人教会所属的校园团契。

在校园团契的迎新会上，我不仅吃到了兄弟姐妹们满怀爱心准备的美味佳肴，还第一次听到了敬拜赞美诗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沉缓的音乐，而是无比悦耳动听、喜乐明快。几周后的一个星期五晚上，跟我同班的唯一的一位华人同学恰巧是基督徒，她请我去团契聚会，而且她有车，可以载我一起去，我就很高兴地去了。因为在英语的大环境下，我希望可以

跟别人有一点中文交流时间。在团契里，带领的弟兄特地开了一个小小的慕道班，给我们这些初次了解基督教的人介绍他们的信仰。我很喜欢团契温暖友好的氛围，也愿意继续了解《圣经》和信仰，所以此后每周五都去，但没打算要信什么。

寒假过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继续去团契聚会。慕道班的课已经结束了，这次又要从头开始。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周围坐的都是新面孔，上学期跟我一起参加慕道班的朋友们，几乎都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从慕道班“毕业”了。我觉得很失落，又恰好在寒假期间买了一个旧车，于是礼拜五晚上就不再去团契，而是自己开车跟别的朋友出去玩了。

但神并没有放弃我。三个多月之后，我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由于我的错误，我的车被别人从后面侧撞，导致我的车转了180度，对方的车又接着撞了我的车头，把我的车撞到路中间的护栏上。这么严重的一连串撞击，车尾都烂了，我坐在车里居然完好无损，仅仅稍微有点脚疼。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警察到现场处理完了对我说：“这个车要拖走了，你赶紧把车里重要的东西拿出来。”我去翻车里的储物盒，一看竟然有本《圣经》，是我以前去团契查经的那本。我看到《圣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啊！原来是神在保护我啊。车毁了我却安然无恙，那么大的车祸我却毫发无损，那是神在保护我！

于是，我又回到团契，甚至还去了教会。因为没有了车，我又需要别人载我出入了。只是我心里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



进化论的障碍

暑假期间，我回中国结婚，秋天又回到美国继续第二年的学业。不久之后我遇到一个困难。我尽心竭力做了所有准备，但结果并不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感到非常焦虑。在结果出来之前的一天，我越想越紧张，甚至全身都止不住地颤抖。这时，我想到团契的兄弟姐妹们总说凡事都可以向神祷告，或许我可以试试看？于是我闭上眼睛，在心里说：“神啊，请你帮助我，请你保守眼前这件事情。”瞬间，我平静下来不再颤抖，一股巨大的温暖充满了我的心，我感到无比平安，并且无所畏惧。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神在安慰我！原来神是真实的！我生平第一次祷告，神就垂听、并且安慰我，即使我那时还不信祂！

从此之后，我常常为生活里的大小事情向神祷告，神也总是让我看到祂在每件事情上的美意。并不是说我有困难，一祷告神就马上帮我解决了，而是神有祂的带领，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然而，我仍旧对信仰存有疑问。我以前在慕道的过程中很少提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深入思考，只是简单粗暴地拒绝。当我开始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发现心里最大的疑问就是《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作为生物专业的学生，我一直觉得进化论很正确，无法接受神创造世界的观念。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是 2005 年 1 月的一天，我跟系里一位基督徒师姐一起吃午饭。她问我是什么阻碍了我接受福音？我就讲了我的疑惑，并且问她如何看待进化论，因为遗传

和进化论是我们系的必修课之一。师姐反问我：“你有没有真实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或是亲眼见过进化的发生？”这个问题让我如醍醐灌顶。是的，我感受过神的真实，我第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祂就安慰我！但是，没有人亲眼见过进化的发生，实际中没有，实验室里也没有，全都是基于化石和基因序列所作的推断。就这样，师姐的一句话完全消除了我心里最大的疑问，我愿意完全相信《圣经》的真实性。

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生目标。从小我只想着一心念书要考好大学，念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要出国留学，出国之后就想着一心拿博士学位，但是拿了博士之后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就知道了，而且听说生物学博士也没什么前途。我看不到目标，不知道人生要走向哪里。

于是，我向牧师请教关于基督徒的人生意义。牧师跟我说了很多，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我明白了两点：第一，只有信了主，我的人生才会有意义；第二，信主之后就可以找到正确的人生目的。有这两条我就足够了，于是我对牧师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牧师就找来执事会主席，他们一起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

2005年3月，我接受了洗礼，正式归入基督。

特别的“奖励”

回顾信主的过程，从一开始听诗班献诗被感动，接着在车祸中认识神，在焦虑的祷告中经历神，到最后在不同的兄弟姐



妹那里解除疑惑，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当时觉得从不信到信主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但其实那只是我属灵新生命的开始。信主之后，我尽量每天读《圣经》，神藉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更多认识祂。我为生活中各样大小的事情祷告，更多地经历神、信靠神。在团契和教会的聚会中，兄弟姐妹们关心互助，让我更多地感受到神的爱。

2008年，我先生在外州找到一份工作，当时我已经怀孕了。我们商量后决定，孩子出生后我就辞去现在的工作，跟先生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在家里照顾孩子。

我们作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教会里的一位年长姐妹常常用她自己的见证鼓励年轻妈妈们在家照顾孩子，另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候的工资很低，如果继续工作，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的费用跟收入相差无几。

到孩子一岁多时，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去找工作。我为这件事向神祷告的时候，好像在脑海中听到神说：“你做得不错，我要给你 reward（赏赐）。”我以为神要在经济上给我赏赐。不久之后，我又怀孕了，就跟另一位怀孕的姐妹一起读经祷告。有一次读到《诗篇》127篇3节的英文版：“Children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offspring a reward from him.”（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之前祷告时神所说的 reward！于是，我明白了神的心意，带着喜乐平安继续在家里照顾孩子们。

当老大三岁的时候，我们送他去一家教会幼儿园。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氛围，想着将来如果孩子上学也能去教会学校

就好了。作了一番调查之后，我遗憾地发现，周围最近的两所教会学校都要开车二十多分钟，学费虽然比其他私立学校便宜很多，却仍然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我开始为孩子上学的事向神祷告。

开展在家教育

不久之后，有宣教士朋友来我家做客时说起他们打算将来要对孩子进行在家教育（homeschool）。我听说过在家教育，带领我信主的那位牧师和现在教会的英文牧师都曾经接受过在家教育，但我从来没想过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而，在家教育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件事。有一次，我为孩子上学的事情祷告时，忽然觉得神感动我，要我选择在家教育，我很惊慌，对神说：“我不行，不可能。”可是，在之后几个月的祷告中，我还是常常觉得神在引导我采用在家教育的方式。我跟几个姐妹分享这件事，我说我信心不够，而且没有听说其他中国家庭这样做的，如果可以认识一个采取在家教育的中国家庭（或者韩国、日本等等都可以），父母也像我们一样是普通的第一代移民就好。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

不久之后，我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学校友，闲聊中他说起有一个朋友在家教育孩子，教得很好。我激动地问：“是中国人吗？像我们一样从大陆来的？那请你给我介绍认识一下吗？”几天后，那位妈妈给我打电话，介绍之后发现她竟然是北大跟我同系的师姐。通过跟她联系，我不仅受到鼓励，



了解到初步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印证。既然在家教育是神给我的呼召（而不是我自己的臆想），那我愿意顺服神。后来，我先生也同意我们家在家教育，这也让我们相信是神给我们二人同感一灵、有合一的感动。

慢慢的，神让我明白，祂要我在家教育，并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神要通过我来教导我的孩子们。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习常常亲近神、仰望神、寻求神的心意，遇到困难首先转向神，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取代神的计划。我越来越感受到，神给我这份在家教育的任务并不是苦差，而是满满的祝福！同时，神渐渐带领其他的华人家庭也开展在家教育，甚至中国国内的在家教育的家庭数量也在日益增长。我愿意成为祝福的管道，被神用来鼓励、帮助其他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开始在家教育的家庭。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如今在家带孩子，会不会觉得这些书都白念了？”

我会回答：“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认识了我先生，这个大学就没白念。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了主耶稣，这个硕士就没白念。”

离开北大十多年，我仍然深深怀念那段美好的岁月。祝福每位燕园学子，都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人生的方向，绽放出丰盛的生命！



作者简介：

黄珊，出生于上海，1999-2003 年生物技术系本科。现在居住于美国费城。2005 年春天决志、受洗于北卡 Durham 华人福音教会 (CCMC)。目前在大费城地区三一华人基督教会敬拜。最喜爱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31）



上帝赐我“特殊儿”

/ 陈明利（96级法律系）

名利双收，展翅飞翔

2002年8月9日下午的前一分钟，我还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敲击电脑，完成似乎总未完成的法律文件，四岁的女儿静静陪坐在旁边。后一分钟我抓起女儿的小手，开车飞奔首都机场，赶乘飞往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班机，以便开始几天之后纽约大学（NYU）法学院的学位学习。“爸爸，慢点儿！”女儿在后排座上喊出声来，此时汽车的速度表已经定格在131公里的时速上。当时，妻子冉燕飞已从北京家里出发，另车携带我的行李，约定在机场高速路上与我会合，然后三人共赴机场。

当时，我们是一个精于事业、幸福美满、生活富足、没有忧愁的北京家庭。1999年，我们同时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入学时，我以总分第一的名次考入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项目，北大之后又在哈佛法学院获得律师教育证书。不到30岁，就已经在北京甚至中国律师圈里始有名气，成为当时中国恐怕仅有的服务过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的双语律师，承办过全国里程碑式的诉讼案件，多次出境做客中央电视台，参与起草北京中关村法律条规，应邀与北京大学校长同台演讲。

燕飞则是在本科毕业后，在全国只有百分之一点儿的人才能考过中国律师资格背景下，轻松拿到律师证，先任职于北京市检察机关；后辞去公职，担任那时顶尖奢华的北京赛特购物中心的法律主管。再后来，就是自己开设律师事务所，二十几岁，才智双全，令人羡慕。

2003年春季，北京肆虐的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让燕飞凭着手上早已握有的美国签证，从考虑到美国躲避非典型肺炎，到买机票，再到携带女儿与我在纽约大学昂贵的宿舍里汇合，时间只用了一天。

世界似乎不在话下：我想走南，我就往南；我想闯北，我就奔北。“明利”，似乎要名利双收；“燕飞”，就是要展翅飞翔。

燕飞和女儿来了纽约后，当女儿每早去了一个犹太人的私立幼儿园后，燕飞就在家中漫不经心上上网，发些电子邮件，遥控指挥着北京的律师业务；我则昼夜不息地进行繁重的法律学习。至于北京的 SARS，那似乎已成“史实”。三人的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张弛有致，直到有一天……

难道信了上帝就这样？

2003年中，燕飞周末闲暇，带着女儿去了附近一个白人教会——森林山花园教会（Forest Hills Church In the Gardens），跟教会混到了一起。八月，我与妻女一同加入了去教会的行列。

没想到，教会之旅，给我们带来了 “大运”！



几次教会礼拜之后，我心中火热，血脉贲张。现在看来，定是圣灵的感动，催逼我连拉带拽地要求燕飞和女儿与我一起，于 2003 年 12 月 24 日晚上在教会接受洗礼，冠上了基督徒的名分、光环。这一“大运”的来临，使我顿时忘却了北京的荣华、名声、富足、宴乐，不再想按原计划回到北京。那时，我心中的感受恰如《加拉太书》2 章 20 节记载的情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信了上帝，我似乎美得忘了自己是谁，不再想凭借一流美国法学院的学位豪气万千地回北京“再干 500 年”。但是不回北京，下一步去哪儿呢？我陷入了茫然，失去了方向。信主前的那种傲慢，顿时变成臣服于上帝之下的状态。

在北京叱咤风云的燕飞，隐在纽约，俨然虎落平川无从施展。这时，2004 年 2 月份一个可以去伦敦参加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针对中国年轻律师的校长培训计划（Lord Chancellor's Training Scheme for Young Chinese Lawyers）项目学习的消息，让燕飞凭借迅即考取的雅思英语成绩，像燕子一样飞赴伦敦展开一年的学习和实习。女儿和我则被“甩”在纽约。

当时虽信主不久，但对于夫妻分离，我们已不再像之前我学于纽约、燕飞搏在北京、夫妻分离无所谓的心态。此时我们觉得夫妻似乎不可分离，可是我又不肯回北京挣大钱，客观上燕飞只好用“偏走伦敦，逼他就范”的策略试图造成我二人不

得不取中道回北京的局面。

难道信了上帝就是这样吗？！

都说上帝是满有慈爱的，可是为什么要让我经历那之后长达一年多的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日子？上帝是否明了，那一年中，我经常把女儿驼在后背上，骑自行车带女儿去上学的心情？上帝可以数算人的每根头发，可是上帝可否数过祂降下的春雨秋雨有多少颗是雨水，有多少颗是我的泪水？上帝为什么要让燕飞和我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更多的是“国际”争端、不默契和动辄陷入“激烈讨论”？

生产的苦楚与喜乐

2005年6月23日，燕飞结束了英国和香港的学习实践，再次“回”到纽约，三人重新聚首。

见到妈妈的女儿，每天环绕在燕飞左右。当见到许多家庭都有弟弟妹妹，女儿时常问“妈妈，为什么别人都有弟弟妹妹，而我却没有？”

也许是女儿的提醒，也许是燕飞的翅膀需要休息，燕飞和我准备再多要一个孩子。燕飞经常迫切祷告，求上帝赐给一个儿子。

2006年中，一个婴孩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撒母耳”（Samuel）。上帝真是不误时的神，燕飞祈求一个男孩，就得到了一个男孩，向上帝的祈求似乎很容易蒙应允。然而，燕飞怀孕期间的感受和 Samuel 出生后七八年里发生的事情反而让



燕飞几乎失去了信心，曾一度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上帝也似乎对燕飞掩面不见！

燕飞怀孕不久，产检时发现胎儿有肾肿大、肾积水，医生怀疑孩子有问题，建议进行羊膜穿刺检查，并说如果羊膜穿刺确认孩子有问题，可以堕胎。在家中，几经思想斗争，通过逻辑考察、正反论证、伴着祷告，最终燕飞说：“既然这是我们向上帝求的孩子，即便检查出孩子有问题，难道我们所谓信神的人就应该把孩子堕掉吗？”

之后，燕飞独自去了医生那里。医生要求签字，说明自愿、明知放弃羊膜穿刺检查、即便将来孩子有问题也不能找医生麻烦时，那些免责条款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斗一样大。

以后每次产检对于燕飞来说都是一种震撼。看着其他的准妈妈喜悦地摩挲着高耸的肚腹期待生产的时候，燕飞待产的心情像是打翻的五味瓶。

我们既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上帝既然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为什么燕飞怀孕的苦楚却比常人更甚！上帝在开玩笑，还是祂在玩黑色幽默？

生孩子的前夜，将女儿托付了他人，我俩大包小包带了好几个，于晚上7点多“揣”着胎儿到了曼哈顿西奈山医院，被要求在等待区休息等待，以便有异样时能够及时呼叫。随身携带的《圣经》成了打发时间、寻找慰藉的渠道。燕飞和我祷告寻求，查阅《圣经》，抄下许多备选名字，最后确定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名叫“撒母耳”（Samuel）。

早上 3 时 59 分，Samuel 出生了！然而，不是呱呱坠地，因为没有哭声；不是浑然可爱，因为水血模糊；不是面色红润，因为表情维艰；不是体态俊美，因为脐部驼肿。

看到 Samuel 出生的那一刻，不知燕飞能否看仔细，我的心只有惊诧、悲伤和不解。即便产前医生说了多少警示的话，我那时还是诧异 Samuel 出生的样子。

上帝真是喜乐的良药、是幽默大师。我的悲伤在不到零点几秒的功夫转瞬即逝，心中继而充满了神圣、高尚、喜乐、包容、忍耐。不知是否是圣灵将下面的话放在我的心中，让我心里朝着撒母耳（Samuel）躺卧的方向说：“儿子，不管你将来咋样，爸爸都不会让你受难，不会舍弃你，爸爸都会照顾你一生！”

风花雪月，警笛大作

即便 Samuel 出生后很快就被医生告知说他发育显然迟缓，几个月的孩子，在我们眼中，跟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因着哺育聪明伶俐女儿的体验，我在 Samuel 出生后的很长时间内，从未有任何思想准备，让自己意识到儿子的切实状况。按照燕飞对我的说法，是“你总是不肯面对现实”。

女儿小的时候，燕飞和我在北京街头曾故意上演突然“消失”，让三岁左右的女儿感觉爸妈突然都不见了，以便训练她在那种模拟“走失”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突发状况。

类似的训练思维也被我们这对不可一世的夫妻用在了 Samuel 的身上。



2006年年底，某日天降大雪。漫不经心、飘来荡去、四处摇曳的冷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夜里，懒散的月儿若隐若现浮逸在无望的天际。一夜的大雪在第二天上午放晴，地面上是两英尺的白雪，远近的树枝均是银装素裹。

下午四五点，天色朦胧，心情尚好，我们同时主张把 Samuel 裹进厚厚的一件连裤带鞋的棉袄中，包严脑袋，用一根绳子拖曳着棉衣，让孩子经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雪地耐寒训练。

训练完毕，回到屋里。吃晚饭的间隙，无意中瞟一眼躺在另外一个房间的 Samuel。远观觉得 Samuel 跟平时有点不一样，近看时发现他脸色青紫，小嘴闭得紧紧的，浑身看起来都是扭曲的，而且浑身滚烫！赶紧量了体温，高烧 104 度！孩子此时浑身抽搐，两眼紧闭，似乎命悬一线。

世界开始发疯，世界开始天旋地转，我和燕飞以前从未见过婴儿这样的表征！

我立即拨打“911”，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告知“911”接线员“Come, come please, my son dying...”（快来，我儿子挺不住了）

两分钟的功夫，门外警笛大作，红色灯光破窗而入。门开处，陡见外面不长的街道上挤进来一个巨大消防车，一个紧急医疗救护车和另外两辆根本无暇辨识的随行偌大车辆。

许多穿着厚重衣服的消防员，和臂章上显示 EMS（紧急医疗服务）的人鱼贯而入，进入家里。消防员很快发现没有火情，旋即退出，仍然待在消防车的四围没有离去。剩下的 EMS 人员对 Samuel 施以简单抢救，发现他抽筋 - 痉挛，很快把他放

置在医疗救护车的后面，并要求我开自己的车，闪起前后四个紧急灯，紧随救护车，倒行逆驶、直闯红灯、冲去附近医院。

Samuel 人生的第一次因为父母的骄傲始发的训练，就此以进入医院作为训练休止符。

“风花雪月，警笛大作”事件之后，便是孩子苏醒、治疗、出院，然后“绝地反击”，借由上帝开始了对我们这对父母的残酷生存训练！

令人窒息的绝望

之后，我们对 Samuel 的体格健康程度有了一定的认识。当认识得越深的时候，越引发了燕飞的无助、绝望。

2007 年 5 月，燕飞第一个法学位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燕飞的孜孜以求，福特汉姆法学院（School of Law, Fordham University）就给了燕飞一个全奖的再修一个法学硕士的机会。这次机会，燕飞再次一把抓住。5 月份一毕业，她感觉还没喘口气，就进入了该校第二个法学位全日制的学习。

此时，Samuel 的体格状态没有好转，经常发烧、痉挛抽搐、呼吸困难。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加之我全天上班，在进入第二个法学位学习后的半年左右，燕飞做出牺牲，请求将其全日制的学习改为部分时间（Part-time）的学制，所以总共用时三年才获得了第二个学位。改为部分时间学习，一来可以让自己的学习负担稍微轻省，二来更是为了频繁带儿子去看各种医生和照看家里的女儿。



Samuel 起初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他双肾肿大、肾积水。他其中一侧的肾比同龄平常人的肾要大 2.5 倍左右，始终呈肿胀状态；另外一侧的肾肿胀程度较轻。其实这在燕飞怀孕产检的时候医生就有警示，出生之后这个问题首先凸显出来。燕飞带着孩子跑遍了曼哈顿西奈山医院、纽约长岛医院（Long Island Jewish Hospital）和另外两三个专科诊所，看遍了各个领域她能找到的所有专科医生，最后的结论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孩子会有危险。在仔细查考比较各个医生的分析后，我们决定让孩子接受曼哈顿西奈山医院一个医生的对其一侧肾肿大的手术。

Samuel 的痉挛抽搐更是不可预见，每次都让人措手不及，应接不暇。有了“风花雪月，警笛大作”的第一次，每次孩子在抽筋时，我们虽然不至于被吓得灵魂出鞘，但也因为后来知道抽搐时间如果超出 15 分钟可能会伤及孩子大脑这一点，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意味着，一旦发现孩子抽搐了，都要争取在 15 分钟之内将他无论何种方式弄到任何一个医院。

有段时间，家里请了一个广东籍的保姆，这个广东婆婆做的饺子最合孩子的胃口。因此，那段时间他吃得似乎舒服惬意，我们也少些饮食的头痛。某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这个婆婆电话，急促地说：“先生啊，快点儿回家吧，你的儿子好像很不舒服！”电话马上挂断。等我开车到家的时候，看见家门虚掩，没有锁住，夺门而入，家中空无一人。“奇怪，让我回家怎么却不见人！”打了好几次婆婆的电话才有人接，了解到婆婆因为孩子突然抽筋，不知所措，又不太会讲英文，只好

抱着 Samuel 到外面街上随便拦了一个陌生人，请其帮助拨打“911”并在几分钟后和 Samuel 一起去了医院，哪还顾得了锁门。

Samuel 的呼吸一直不通畅。在他七八岁之前，尤其是两岁的时候，他经常是几声短促的呼吸之后就有一次大喘气。这种症状在孩子清醒的时候还不怎么显见，只要他一睡觉，上述的窒息现象就如影随形。

孩子的吞咽那时不正常。他常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口吃得合适就会呛得昏天黑地，眼冒金星，甚至差不多呛到肺里。等他稍稍大了点，可以给他喂清水的时候，他每喝一口水都会“咳、咳、咳”地咳个不停。为此，每次给他水喝，都要用羹匙把几滴水盛在上面，再给喂进嘴里。

除了上述状况，Samuel 其他毛病数都数不过来。如喉咙处的小舌头影响呼吸、牙齿需要拔掉、耳朵常常发炎听力不够、鼻腔有阻隔……说起来全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心痛。

孩子去了太多的医院，是好几家医院多次甚至几十次进出的常客。他也看了太多的私人医生诊所。因为住院太多，看医生太多，吃药太多，家里整个一个橱柜装满了他的各种药品，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药房。

撒母耳带来的这一系列“组合拳训练”，好像环环相扣、令人窒息的“绝地反击”一般，曾经让燕飞变得无助，甚至绝望——因为没有医生能够治好我们的儿子；但更多的是让我们共同学到了重要的功课：上帝的旨意，只有上帝知道其中的奥秘。孩子外表看似虚弱，可是住在他里面的，远远胜过这个世



界。那住在孩子里面的是无与伦比地强壮，不动一根手指就让我们一败涂地。我们之前过多地想要在孩子的外表上见到他的健壮，可却忘记了他里面的那来自上帝的能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

随着 Samuel 逐渐长大，他的有形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他见到任何人，都特别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因为语言的局限，他打招呼的方式大多是上前去主动抓别人的手臂和身上能够被他抓到的任何地方，不拘是头发还是别人的项链。被抓扯的如果是西方人，对方通常都会还以招呼，短暂地跟孩子说些他听得懂或听不懂的话，然后微笑走开。可是，如果被打招呼的人是亚裔东方人，尤其是看出他的“特殊”时，更多的是报以蔑视、白眼、憎恶、讨厌甚或像躲避目前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似的迅即躲开，口中还发出“嗷嗷”的惊悚声。

社会上被强迫打招呼的亚裔人给孩子白眼，连教会里的一些兄弟姐妹也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有时候我们实在太累了，会跟个别兄弟姐妹开玩笑说“哎，把我家 Samuel 借给你玩两天，就两天，要一天也行，或者半天，好不好嘛？”听到这话，他们都立刻回应说“哦，别这样，我们可带不了 Samuel！”

Samuel 从小体格柔弱，四肢无力，语言聊聊，却不用吹灰之力，就经常可以像上面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拒敌千里之外”。

孩子的这种本领，哪里算是“绝地反击”，他根本没有反

击任何人，简直就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这种本领帮助我们学习了少年大卫当年是如何用弹弓打败巨人歌利亚的功课，让我们切身领悟到人的强大不是单看外表，并间接使我们明白要战胜强敌和困难需要依靠上帝，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撒母耳记上》17:47）

成为家庭的祝福

世人看来外表不堪、体格多病、智力不佳的 Samuel，虽遭嫌弃，无人愿意接待，却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给他的父母、家人、朋友、弟兄姐妹、教会、陌生人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祝福和建造。上帝借由 Samuel，向周围人彰显了永生神自己无穷无尽的恩典和荣耀。

Samuel 的故事已经被我们所在的纽约丰收灵粮堂一些从未学过电影制作的弟兄姐妹搬上了电影屏幕，拍成了电影《谢谢你，亲爱宝贝》并放在社交媒体——油管上（YouTube）！祈盼这个十四分钟的小电影能继续鼓励造就多人。

如前所述，我们以前在北京的平静生活，在美国被从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陨石砸出了波澜。我们不得不走过那些随之暴露出的水底暗礁、崎岖不平的湖底才能到达彼岸。

神让我们这对远不完美的夫妻，借由 Samuel 这个天使二十四小时的围绕，终究得以安然度过；尽管我们的脚在踩踏那些暗礁和崎岖不平的时候，都被刺破了脚掌。现在，当那些



暗礁、崎岖不平被踏平之后，上帝又将那曾被天上陨石分开的湖水合拢起来，像合拢了红海并将敌人和困难埋葬于海底一样，最终使我们的生活水面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美丽、动人且有内涵的水面。

而这一次走在水面上的，不但有我们一家，还有其他更多怀着信心、单单定睛于耶稣身上的众多的弟兄姐妹。对比审视，我们脚掌被刺破，与耶稣被钉十字架，铁钉穿过掌心，怎能同日而语呢！

我们得以确信，只有时时定睛在耶稣身上，才能领悟和实践《约翰福音》14章27节的记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和《罗马书》8章6节的记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作者简介：

陈明利，出生于河北，1996-1999年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现居美国纽约。2003年圣诞前夜与妻子冉燕飞双双在纽约皇后区Forest Hills Church In the Gardens受洗归主，目前在纽约州纽约市皇后区“纽约丰收灵粮堂”服事。最喜爱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见过很多天才，却选择依靠神

/ 唐维平、王君（92级化学系）

人们常说“冥冥中自有天意”。我今年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做教授已经超过十年了。回顾过去，早先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觉得很多事情只能用天意才能解释，成为基督徒之后，知道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中。

英语不及格，竟去了美国？

我在初中快毕业时，从中国新疆的一个只有两万人左右的小镇随父母转业到了内地的省会城市。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就是初中毕业后做什么。当时家里的建议是读中专，这样很快就能毕业出来工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疆的那个小镇里，学习稍微好一点的孩子绝大部分走的都是这条职业道路。而我正好在这个时刻转回了内地，也许是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我最后跟着班里大部分同学一样，选择了去上高中。

当时新疆和内地的教育资源差距比较大，所以我高中时各个科目都觉得吃力。特别是英语，几乎每次都不及格。唯一轻



松的科目是化学，因为大家都是刚开始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参加了省市和全国的化学竞赛，最后免试保送去了北京大学。如果参加高考的话，按照成绩我真的不知能否考上大学。

我们高中英语老师在中学同学聚会时还经常感叹：那个高中班里英语老是不及格的同学怎么就去了北大，后来还到美国大学里去教书了？我也没有合适的答案。虽然我会在人生的每一步都尽力，但总觉得很多的事情不是我努力就能做到的。

因为我英语一直不好，上大学后本来也没打算出国的。因为王君（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决定出国，我也就跟着她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和英语考试。最后这些英语考试的成绩极其惨不忍睹，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这样的英语成绩拿到国外学校录取通知的！

当时的想法是实在联系不到任何学校，就当家属出来陪读。后来因为一个比较了解我能力的师兄把我推荐给他所在的纽约一所学校的华人助理教授，我在4月15日后作为备选学生，最后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来跟导师做了一段时间的科研，最后去了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在这里开始了学术生涯新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在这认识了基督，接受了祂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开始了新的人生。

如果有神，哪一个神是真的？

刚一去学校就被同一个实验室的北大同学沈宏和蒋春晖拉去参加基督徒的学生聚会。大家管这个组织叫“团契”，其中

也包括很多非基督徒，每周都有不同讲员讲解圣经和相关的话题。我对去团契并不反感，因为我总觉着这世界冥冥中是由超越我们的力量掌握的。

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从大陆来的，一直接受无神论教育，因此团契里有很多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话题。其实我对这个世界并非进化而来的，从不觉得抵触。就像我们看见汽车、飞机，甚至简单的桌子或者椅子，第一反应一定是：他们是人造的，没有人会认为这些东西是进化来的或者自己组装起来的。所以我也一直觉着更为复杂的人和自然界的生命都是被比我们更高级的智慧创造的。我的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神，而一直是信什么样的神，信这个神和我有什么关系？

人怎样才能和一个创造万物的神沟通？人能自己找到神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都准备送人去火星了，但我们距离开太阳系、银河系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即使有一天可以离开，我们离那位神的距离还是要多远有多远。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到神的。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神会主动启示人、寻找人。因为我们靠自己不可能找到神，所以这个神降世为人，成就了祂许诺给人的救赎，耶稣用祂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洗净世人的罪，使一切相信祂的人不再被定罪。《以弗所书》2章8-9节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我们寻求基督之前，其实祂早已找到了我们。



神做事不是按我们的时间表

基督徒常说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到神的手里，相信祂的安排都是最好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不是所有事情都会一帆风顺的，神成就事情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安排。在申请绿卡的事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

妻子在我到湾区之后一年，就放弃了在其他地方继续读博士的机会，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到湾区工作。工作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申请绿卡的事情，结果一波三折，总是出问题。

博士毕业后，我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妻子工作几年后，也觉得需要回学校读完博士学位，就申请了波士顿的另一间学校麻省理工。妻子后来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于我几个月搬到了波士顿。

我在博士毕业之前，以学生身份递交了特殊人才的绿卡申请，搬到波士顿后绿卡很快就获得批准。我们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王君通过公司这种正常途径没有申请到绿卡，反倒是我通过学生身份这种非常规途径申请到了。如果当时在公司申请顺利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下决心放弃绿卡，离开湾区一块儿去波士顿了。

回头看看，心里只有感恩。在那之后，生活中再遇到不顺的事情时，就经常会回想起这件事。作基督徒的时间越长，越觉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以前想的那么重要。任何事情都是暂时的，但基督信仰带给我们永久的盼望。

把压力带到基督面前

博士后做完，就到了现在所在的大学。因为是排名比较靠前的研究型大学，所以开始做助理教授时压力比较大，需要同时处理教学、招收和管理博士生和博士后、搭建课题组、申请基金、参与系里的服务、参加会议、写文章等一系列事情。所有这些事没有人教，都要自己摸索。

学术圈子里经常传说助理教授如何把面临的巨大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如何压迫学生。当我站到这个位子上时，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经常会发生。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把这些压力带到基督面前，不用自己独立面对。我尽力去做好每件我应该做的事，至于这些事能不能成，就交托到神的手里了。

我在自己独立做科研的开始阶段选了一些低风险、相对比较容易出文章的方向。因为做助教第二年就拿到了卫生部的一个比较大的基金，所以做助理教授期间的压力虽大，但也没有觉得承受不了。反而是升到副教授之后，虽然不再有终身教职的压力，却突然觉得科研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增加了。那时发现沿着原来的科研方向很难拿到基金了。课题组从最多十几个人减到三五个人，最困难的时候，眼看着就这几个学生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困难时总会更多向神祷告。于是开始自问做低风险容易出文章的方向，意义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应该探索一些更有意义的方向？于是我尝试着调整科研



方向。转型期间当然很困难，但心里却比以前轻松得多，因为不论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新方向都更有意义，不再是为了发文章而做科研。在这个方向上，我也更认识了神所创造的生命的奇妙。经过几年的努力，新的科研方向终于获得了比较大的基金支持。

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收获就是不管经历顺境还是逆境，内心总有平安，因为相信神不会安排我们承受不了的事情，而且最后的结果总会是最好的。我和王君两个人在北大和美国的几所顶尖学校学习时接触到很多天才，我明白地知道自己绝对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如此，就更容易依靠神，把做好的每件事都归荣耀与神。

被孩子感动，我也向孩子认错

最近几年，随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会经常忍不住要跟他们发火，完了之后又很后悔。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更能体会到《圣经》中很多话的意思，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孩子们不听话、自以为什么都正确时，就想到了我们自己是如何自以为是、怎样背离神的标准，就更能体会神对我们的爱。

比如我们不管怎样对上三年级的哥哥说，他应该让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妹妹，他都觉着我们说的不对，他认为什么事情上都应该同样对待才公平。我们在家尽量小心不去触发可能的争吵，但有时出门在外别人夸妹妹几句，或者给妹妹什么东西，他都会有意见。我们大人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可笑，但我们大人做的很多事情在神看来又何尝不好笑呢？

神虽然通常不会向我们直接显现，但却借着《圣经》，借着周围的人和一切跟我们沟通，有时甚至也借着孩子的话让我们改变。就在前几天，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邻居举办的聚会，大部分小孩都是我们家老二的同学，我们家老大是七八个孩子里最大的。去之前我们再三嘱咐老大，一定要像个大哥哥一样带着弟弟妹妹玩。结果在邻居家里老大玩得控制不住自己，每几分钟就有小朋友上来告状。回家以后自然要一通数落，电子游戏时间也被罚去十分钟。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没忍住，又说了他几句，吃完早饭以后，我就把这事儿忘了。后来老大一早上做什么事情都不配合，老是乱发脾气。他妈管不了了，就来叫我。当我要罚他的时候，他说他昨天做错事已经被批评了，也被罚减了游戏时间，晚上睡觉前他也向神祷告承认错误了，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还要拿他昨天的事情来说？

我这才意识到他一早晨都不配合的根源。想着平时如果妻子因为一件事情连着埋怨我好几遍时，我也会忍不住生气，何况是小孩子呢。当时，我就向老大承认了错误，说爸爸早上不应该再说你了，他马上就高高兴兴做事去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听到小孩子说他向神祷告认错时，我的心就被感动，让我也可以向小孩子认错。

虽然我们家老大还是会经常做些让我们头痛的事情，但我们特别感恩现在他很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教会，还经常跟我们探讨信仰的事情。他说他曾经问班里所有的同学是否相信神，然后问我们为什么班里十九个人里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相信有



神、每周去教会。小孩子的这些话也让我警醒，我们大人是否有向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传讲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在说话做事的时候会不经意地以福音为耻，应该开口却没有开口。

在麻省理工读博经历神的日子

/ 王君

我生长在无神论家庭，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军工的第一批毕业生；母亲家境富有，从小上北平最好的教会中学贝满女中。父母生我很晚，我从小生长在北京，每次路过市中心的东单大教堂时，都认为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就像圆明园的那几根大石柱一样象征耻辱，只有富国强民才能救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出现了信仰真空、实用主义、金钱至上，道德底线一再崩溃。90 年代末从北大毕业后，我来到美国。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时，先生在斯坦福。记得打电话时，他总提起北大同学周末带他去查经班，伙食非常好，他不好意思拒绝。

我去看他时，自然也一起去了查经班。美丽的斯坦福校园，古朴的小楼内传来动人心弦的歌声，这天籁之声立刻像涓涓细流滋润了我的心。“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爱何等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这歌实在太美了，让我感动得想哭，我立刻就被深深吸引了。后来才知道写这首歌的小敏姐

妹连初中都没上完，完全是被圣灵感动，写出了打动千万人的“迦南诗选”。

回威斯康星大学后，像很多人一样，我忙着转容易找工作的计算机专业。当时选了一门很难的计算机课，完全没有头绪。受同学启发，我找到了一起上课的清华毕业的桂红师姐当协作伙伴，每天编程到深夜。聊天中我得知，桂红是基督徒，休息时，她经常和我讨论神的存在，以至于我对神的渴望超过了对计算机的兴趣。

经她介绍，我去了一个英文查经班，从旧约查起。我惊讶地发现，《圣经》居然是这样一本充满大智慧和真理的书，其中的话如此有权威，如此震撼，无法辩驳。神的话语就像一道光，照亮我暗淡的人生，给我从未有过的平安。

可能很多人无法相信那些神迹，觉得是迷信，比如我妈妈就说她是妇科医生，绝对不可能发生童女怀孕这种事。可我觉得，世界从无序到有序，是绝对不可能偶然碰撞发生的。我们不明白的并不代表不存在，也不代表不合理。正像一群生活在二维空间的蚂蚁，再怎么努力研究，也永远不可能理解三维空间复杂的人类。神如果不是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我们行多少善、积多少德都是枉费。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是我们找到神的唯一途径。

后来虽然我那门计算机课也得了 A，但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在 2000 年圣诞节时搬到加州受洗，最后也没转专业，因着神的祝福，我找到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在加州的日子很幸福，湾区活动很丰富，经常有福音营、



布道会，那时每个周末我们都跟昔日的北大同窗们一起去教会敬拜，一起去的有四五家。

在公司干了四年，我想接着完成学业，就申请了麻省理工。一下子从朝九晚五、养尊处优的环境回到学校，我已经好久没碰过书本了，学校里高手如林，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我们那届一个中国同学都没有。因为签证的问题，我报到晚了半学期。刚到学校，马上就面临期中考试，我非常崩溃。必上的一门小课居然每次上课每人一面黑板，在上面演算，然后讲解，课堂打分以抢答为主。听前几届讲，被废的概率很大。更要命的是，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都有不同的资格考试，每次考试都非常残酷，都有人过不了。

我刚从温暖的加州搬到波士顿时，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记得一次下大雪，我趟着冰水，顶着寒风去上课，发烧了好几天。可是学业已经很吃力了，我一天都不敢耽搁。后来在同样搬到波士顿的北大同学孔敬家里找到了校园团契，尽管课业很忙，我还是每周坚持去，因为那是唯一能让我喘口气、给我一丝温暖的地方。就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和保守，我挺过了第一学期。

去麻省理工之前，同领域的同学都警告我，有一个非常牛的老太太的课题组不能去，非常难搞，一年有十个博士后挂掉。老太太已经 60 岁了，只有二十多人在她组里毕业。我也想找个好说话的老板，轻松过日子。不幸的是，因为报到晚了，一位很和蔼的教授委婉地跟我说，她很想招我，但经费不够，最好我能做她和老太太联合培养的学生。由于我对老太太的方向感兴趣，便硬着头皮进了老太太组。

刚进去就发现经常有学生被骂哭，也有人和老太太对骂，组里很多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由于我自认在北大就是学渣，抱着坦诚面对的态度，老太太对我还算客气。后来我读组里以前毕业学生的论文，发现几个很成功的学生在前言里都先感谢上帝，认为是神成就了他们。我有一个项目是和哈佛医学院的同学合作，后来发现他是基督徒，谈课题之余他经常跟我分享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蒙神的保守，我的实验进展顺利，第三年就发出了文章。

先生两年半做完博后，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职就搬去了。这时我怀孕了，这在我们组里几乎没有先例，所有组员都替我捏把汗。我经过日夜祷告后哆哆嗦嗦进了老太太办公室，没想到老太太听完居然长舒了一口气。原来她以为我会在先生走后辞职。让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没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也像从前一样努力，不敢松懈。

怀孕期间碰到很多问题，需要我独自解决，幸好神陪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我每天依旧坚持在实验室干十几个小时。生完孩子后，我病休了一学期，回学校后我就着手毕业。在老太太组毕业是非常难的，很多人一直往后拖，七八年毕业更是常有的事。而我除去病休一学期，毕业总共只用了四年半。在波士顿一个人写毕业论文的半年绝对是噩梦，我抑郁得几乎都不再去团契，但我没放弃祷告，神也没有放弃我。后来回到波士顿，见到课题组的秘书，她还惊叹我的毕业过程是最顺利的一个。

我是一个非常爱为前途忧虑的人，事后想想其实神已经替



我规划好了。我把我的重担交给祂，祂就赐我出人意外的平安。

本文选自“境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唐维平，出生于山东。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2000年于旧金山湾区基督之家第一家教会受洗。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最喜爱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

王君，出生于北京。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2000年于旧金山湾区归正教会受洗。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最喜爱经文：“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

神是我人生的编剧

/ 冯裕果、向京宜（92级化学系）

第一次听福音布道会，是大二那年感恩节的时候，两个外系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感恩节的聚会。

来自无神论家庭的我，之前只是听过“基督教”这个词，没有人跟我谈过任何宗教信仰。我把圣经故事当神话读过一点，并不反感，也知道它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所以接到朋友的邀请，出于好奇，我就欣然答应了。

布道的讲员也是北大博士

我是跟着北大其他十来个同学一起去的。真是好事多磨，傍晚要出发的时候，我的自行车轮胎没气了。朋友说那你就坐我的自行车吧，可是他的车骑到校门口也没气了。不过这也没有难倒我们，我最后是坐着领我们去的白同学的车去的。

刚过人民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弯道，我们的自行车差点被汽车撞上，记得当时由于自行车快速调整方向躲闪，我被甩下了车。不过有惊无险，我顺利参加了聚会。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在暗中相助呢？那次讲道让我第一次对基督教信



仰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也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产生了怀疑。

那次聚会的讲员也是北大的一个博士生，讲道主题是“科学与信仰”。讲员讲到两者并不矛盾，科学是理性的，研究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被造的，科学研究是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也是被造的；人及人的理性也是被造的。而信仰的对象是神，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创造者，神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超理性的。

那次讲道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讲到信仰不是要等到完全搞清楚神是怎么回事，你才决定，而是在你还有疑惑的时候，就迈出信心的一步，否则就不叫信仰了。事实上因为神是超出人的理性范畴的，我们人不可能 100% 去了解神。反而当你迈出信心的一步之后，你就会越来越体会到祂的奇妙。其实科学也是建立在信的前提下的，科学里面的所有定律都是建立在公理的基础上的，是从公理推理论证出来的，而公理是无须证明的。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两个公理之上：神是存在的；神会向人启示祂自己。

听完那次讲道，我总结了两点：

一、神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没有人可以证明祂的不存在，也没有人可以证明祂的存在；

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至少它是一门哲学。在很多年后我看到牛顿的一句话：“我们看上帝的《圣经》是最崇高的哲学。”这其实是我大学四年期间唯一一次听到的福音讲座，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我很幸运，和彩票中奖一样幸运。

有没有神区别太大

聚会之后，我拿到几本福音小册子，一本新约圣经。我放在宿舍的床头，有空的时候，一般是午休时间才去翻一下，并没有饥渴慕义的感觉，也不觉得有没有神和我有很大关系，或者说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做出选择。

我的同班同学及好友葛瑛住在另外一个宿舍，有一天她来串门，坐我床上，发现了我的那些小册子。她一脸严肃地问：

“这些是哪来的？我一直想信基督教，可就是找不到组织。”我当时有点愣，一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一直想信基督教，以前从没听她提过。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大事，不同于要参加一个俱乐部，这意味着人生观、价值观要完全的改变。

我也犹豫要不要把联系人告诉她，毕竟那时候校园团契的活动还不是很公开。但是看着她一脸认真，我决定我不能成为她寻找信仰的绊脚石，我就把白同学的联系方式给她了。很快，她就成了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和外校的一些基督徒女生有固定的聚会。而我对信仰依然是不温不火。

大四的时候，大家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一、二月份，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心里开始有压力。葛瑛也收到了，她很关心我，就对我说，你要为这事祷告。我当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想：为什么别的同学不用祷告，我要祷告？我好像有一种好强，觉得没有能力才要去祷告。但是我又想，如果真有神，祂掌管一切，祂想让我为这事祷告，那我当然应该祷告。



从此，我内心就有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真有这么一位神吗？有没有神区别太大了。祂掌管一切吗？如果这样，我确实要祷告。我祷告就可以了吗？祂是不是在等我祷告呢？我不祷告又会怎样呢？别人不需要祷告吗？祷告似乎有点没有面子啊。为什么我还没有通知书呢？……

我就这样每天想破脑子，自己一个人发呆，不想都不行，纠结痛苦至极。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不知道有神这回事还好一些，不会有这么多思想斗争。

有一天，葛瑛吃过晚饭来看我，见我靠在床边一脸忧愁，又在想这事了，她又劝我要祷告。那次我终于决定退一步（其实是迈出信心的一步，可当时的我觉得这是我退让一步），觉得除了有点没面子，没有其它的损失。于是葛瑛带着我到楼梯口，因为那里的人少一些，她在那为我做了一个祷告。

祷告内容我只记得一点，她求神在我生日之前给我一个录取通知（offer）。她还告诉我，在我生日当天晚上 11 点，她会和她的那些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我当时想，晚上 11 点才祷告，我的生日都快过完了，还来得及吗？

24 岁生日那天我信主了

日子随后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录取通知书，我还是常常陷入思想斗争。终于等到了生日，我心里已经轻松不少了，因为我想，我的祷告有没有用，今天就知道了。我以后不用再为这事挣扎了。

那天一大早我就发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心里还嘀咕了一下，这会是怎样的一天呢？于是我走着去实验室，一直忙到傍晚，又从实验室走向宿舍。我内心很平静，一路迎着夕阳，三月底的勺园，路边的树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突然心里一阵感动，顿时觉得豁然开朗：生命多么奇妙，万物生长有时，休息有时，这么有规律的世界，一定是有一个大智慧者设计创造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彼时彼刻，心里有了那样的信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大平安涌到心里，真可谓一无挂虑。我还担心什么呢？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掌权者，已经听了我的祷告！

那时候，我一路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同学，有一些在操场上打球，有一些正要赶去自习室。他们行色匆匆，那样投入，在我眼里都带着一些迷失，因为他们以为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人生之路可以走得淡定从容一些，因为有一位全能的掌权者。当你认识了这位宇宙真神，你的心态便是 “We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we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我不知未来将如何，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故事还没结束。第二天，我的男友向京宜（后来成为我的先生）帮我查邮件，兴奋地告诉我，你已拿到了一个 offer。我的第一反应是，那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他查了一下，是3月25日，美东时间上午11点，也就是当天北京时间晚上11点。正是葛璜和她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的时间！



我把好消息告诉葛瑛，她也非常兴奋。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的话，神就是那位编剧。如果我的故事是我祷告，然后拿到 offer，然后我就信了，似乎有点俗气。我更喜欢神给我的版本，让我先信，然后看到我的祷告蒙应允。

我真正信主的日子就是 24 岁生日那天。后来我知道信主也就是灵命的重生，我感叹我的肉体的生日和属灵生命的生日竟是同一天！

前面提过，当时在大学能听到福音并不容易，若不是外系的朋友带我去聚会，我就错过了。而我怎么会认识那两个外系的朋友呢？因为在北大为期一年的军训中，我不幸得了甲肝。当时在河南信阳军训的同学中，一共有 8、9 位同学被传染。恰好在我生日那天，我被诊断为甲肝。知道第二天要住院，我哭得特别伤心，后来在医院里遇到了同为病友的他们。原来那次得甲肝，也是神要给我的化妆的祝福！

在女儿生病期间经历主的恩典

24 岁信主到如今已有 20 年了，一路上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我和京宜一同来到美国，先在位于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攻读博士，后来又同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之后我们各自在东湾找到了工作，每到一处神都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家。神赐给我们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也从属灵的婴儿渐渐长大。

做神的儿女，凡事都可以向神祷告。祂有时应许，有时拒绝，有时让我们学会等候，有时给我们开辟更好的新路。当我回头

再去看我曾经的祷告，发现神最后给我们的都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因此少走许多的弯路，尤其在风浪中更能体会到由主而来的平安。

女儿 Maggie 4 岁的时候得了川崎氏病，这个病的最主要特征是高烧不退，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如果错过黄金治疗期，可能侵犯心脏冠状动脉，导致心脏受损。需要经常验血、打点滴，每次验血，护士们都不能顺利找到血管，要在她的小手上戳来戳去。虽然 Maggie 非常懂事和坚强，但我看着还是非常紧张。她每天需要服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是容易导致流鼻血。本来就爱流鼻血的 Maggie，吃了药一早上会流好几次鼻血。这又加剧了我的紧张。

此外，我还要密切关注她的体温。在第一剂药物注射之后，Maggie 的体温降了，可是停药之后又反弹。在连续好多天的紧张和焦虑之后，有一天夜深人静，我觉得很累，就默默为 Maggie 祷告，想求主添加我的体力，也赐下平安。

我刚一开始默祷，心里便涌出这样的话：“看她受苦，我也难过；看着她哭，我也伤心。”这并非我的祷告词，是神给我的话语！我顿时感觉到祂其实一直与我们一同经历，于是内心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正如诗歌所唱：“因你与我同行 / 我就不会孤寂 / 欢笑时你同喜 / 忧伤时你共泣 / 因你是我力量 / 我就不会绝望 / 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 / 我就得刚强……”

这次女儿得病治疗的过程使我再一次经历主的恩典。这病其实非常难确诊，症状就像流感，我们的儿科医生却一下子就判断出可能是川崎氏病，以至于我们的治疗非常及时，治疗过



程中医生们都很专业，和我们仔细解释治疗方案。Maggie 在医院也是受到公主般的待遇，随时想吃什么护士就会去帮她拿，还经常有小玩具礼物。治疗效果也很好，半年后复查一切正常，心脏没有任何受损。

乒乒砰砰变得无比美妙

几年前就看到一个顺口溜：“0岁出场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远大理想，30岁发奋图强。40岁基本定向，50岁处处吃香。60岁告老还乡，70岁打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无论你是贫贱卑微，还是荣华富贵，一生的光景也不过如此。诚如《圣经·传道书》中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道书》1:2-4）人生不论多么成功，多么富有，多么高升，最后均是一场空。

生命的盼望在哪里？有没有永恒的意义？人的内心有一个空洞，非要找到永恒的真理才能使它满足。而人性里就有一种天性，或者说灵性，让我们去寻找这种永恒的东西。直到我们认识了那一位宇宙真神，万人救主耶稣基督，祂为我们揭开生与死的谜底。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

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在旅馆的走廊里弹钢琴，乒乒砰砰，噪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这时有一位先生走过来坐到她身边，和她一起弹。小女孩弹得不连贯的地方他都可以补

上，结果流淌出一首非常美妙的乐曲。原来那位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

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弹钢琴的小女孩，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和世界的不完美，我们在弹生命之曲时也常常有很多失误。而父神早已等候你接受祂进入你的生命，坐你身边一起弹奏，使你生命之曲中的乒乒砰砰变得无比美妙。

风起时，如鹰再次展翅上腾

/ 向京宜

时光荏苒，光阴如昨。转眼间离开燕园已经二十年了。2017年7月暑期的时候，回校参加了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这次圣诞节假期北美的同学又有佛罗里达的游轮聚会。此刻落笔的开始，是在从旧金山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愿意以文字形式和大家分享生命中的几个片段，也再次数算神的奇妙恩典。

神透过小小图书馆向我说话

我决志信主是在读研究生期间。于我而言，夫人的影响是起因或第一推动力。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们一同申请到了位于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SUNY at Stony Brook），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夫人在北大求学期间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有美好的见证。到美国后，她就开始寻找附近的教会和团契。我当时的态度是不反对，也会陪她一起前往。

教会的林洵牧师非常和蔼，弟兄姐妹也都谦和友好，在他



们当中感觉很温暖。但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不愿意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因为心里并没有接受基督信仰。一个常见的场景是，主日大家都在教会大堂敬拜，我则在隔壁房间帮大家烧茶水，再用巨大的电饭煲做上 20-30 杯米分量的米饭，以备大家之后的聚餐。有一点可以小小夸口一下，受过分析化学训练的我，对于大锅饭的米量和水量倒是控制得恰到好处。然而对于讲道、唱诗，我都没有兴趣。

很庆幸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可以打发时间，百无聊赖的我很快发现了一个角落：教会图书馆。我们聚会的场地是租用一个美国教会的，也被准许在孩童照顾室顺着一面墙放了几排书架，书架上摆放了不少中文的圣经书籍。1998-1999 年的周日时间里，我翻阅了架上几乎所有书籍。其中印象很深刻的一本书是笔名为微言的弟兄所写的《科学与信仰》。

对于在中国经历了完整的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我来说，接受基督信仰会经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重塑，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冲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把科学当作主义因而排斥信仰、把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是两个大的障碍。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地知道，从小被灌输的唯物史观与现实生活更是脱节，并不能解决心里的空虚感，帮助我安身立命。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神通过教会团契的弟兄姐妹，借着小小的图书馆向我说话，填补我心中那个空洞。也感谢牧师

允许我那么长的时间躲避主日崇拜，“宅”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不知不觉间，以前困扰我的很多问题都慢慢解决了，对于福音也经历了从抗拒到犹疑到追求乃至接受的过程。

在 worldview 方面，我慢慢经历了从无神论到不可知论到接受上帝创造的过程。同时，我也看到近现代科学在西欧和美洲取得了巨大进展后，其中泛起的无神论思想在苏俄与中国传播，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科学作为认识自然现象的工具也同时被拔高到科学主义的高度，以作为宗教信仰或所谓迷信的对立面。然而，科学主义本身既不科学，也不是什么主义，应该还给科学本来的面目——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的工具或方法论。

恩典的记号：人车毫发无伤

作为一名从事化学及生命科学的学者来说，既能赞美造物主所创造的世界，又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这是何等美妙，何等幸运！

1999 年的冬天，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还记得当时的一个细节，洗礼时全身要浸入水中，不巧洗礼那天加热装置出了故障，直到现在仍记得那体外的凉水与心中的热忱交织在一起的感受。

在纽约长岛成为基督徒后，我周五常常参加石溪学生活动中心校园团契的聚会。在那些来自大陆、港台及美国本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朋友身上，我看到了兄弟姐妹如云彩般美好的见证，



而且每一片云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状和色彩。

2002年下半年，我和夫人博士毕业。在同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之前，我们决定去和美国东部的几位朋友道别。结束最后一站拜访，晚饭后回程，我们开车到耶鲁大学附近时，雨下得突然大了起来，雨刷开到最大还是看不太清路，路灯也昏昏暗暗。

当时汽车处在两条车道的左车道（快速车道）上，我们突然见到正前方有一辆汽车，距离已经很近了。我是司机，头脑里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希望能避免追尾。大雨中刹车没有平时那么管用，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很大的震荡。

当我和夫人回过神来，已经在右车道上了，车辆还在向前行进中，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惊魂未定的我们，赶紧在临时停车处停下来检查，两人都没受伤。我下车后在雨中围着汽车转了几圈，却没发现任何碰撞的痕迹，人和车毫发无伤，感觉就如同车辆在最后关头被直接平移到了右车道。

我和太太作了简短的祷告，从后怕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后，一路顺利回到家中。这个雨夜中的神迹，是神给我这个自诩理性其实小信的人，一个明白的恩典记号。

惜别燕园廿载，归来仍是少年

搬到旧金山湾区后，抱着一颗单纯感恩的心，我们开始在伯克利（Berkeley）附近寻找合适的团契和教会，希望能够有侍奉机会，把福音传给更多和我们背景相似的学生学者。

很快的，我们就得知好几位当时在斯坦福的大学同学，包括唐维平夫妇、蒋春晖夫妇、孔敬等都已经都是基督徒，周日大家居然能够在圣马特奥的同一个教会一起敬拜神，后来还有何宁的加入。真是体会到了神奇妙的引领！

我们也顺利开始在伯克利校园 6 年多的侍奉，结识了很多华人学生、学者，同工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团契中的各种需要对于同工是很好的锻炼，带领查经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和心意有更多的揣摩，同时养成灵修的习惯；周末聚会时音乐方面的需要，让我重拾吉他作为伴奏的乐器，在现在的教会中也能够以此和同工搭配。

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看，自民国以来校园福音事工从未间断。从最早期的教会大学，如原址在现在燕园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等，之后各大学福音事工的展开，20 世纪下半叶台湾校园事工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留学生福音事工，一直有神的引领和保守，中间有很多奇妙的见证。

2007 年旧金山湾区四个学生团契的秋令福音营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办，当时我是伯克利团契的负责同工。在此前不久，我的博士后导师因脑溢血突然去世，我正在实验室收尾和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几个月的营会筹备，让我深深体会到，其实在那些繁琐的细节面前，在身心的疲惫中，人凭着血气的爱心和热情都很有限。唯有信靠主的大能与大爱，才能在其中完成信心与爱心的操练。

侍奉中另一大的收获是拓宽了视野。在主里侍奉的一个果效是将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同风将鹰推到高空，从而



能以超越的心态、更高处的眼光看待地上的人事。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在低谷中，神的杖和杆都安慰我们；同样的，祂也会用我们曾登临过的高山，提醒我们在祂里面可以达到的高度与眼界，不要灰心。

“惜别燕园廿载，归来仍是少年。”这是我返回燕园参加毕业 20 周年聚会时的感想。“仍是少年”，一方面是怀旧，仿佛回到大学时代；另一方面，同学们都已步入中年，压力山大，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有少年人的心态，满有盼望。

正如《诗篇》90 章 10-12 节里说到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令人倍加感恩的是，在北大 92 级化学系的 156 位同学中，至少已有十几位成为基督徒，因着一样的信仰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成为新造的“少年人”。在神的恩典之中，如鹰再次展翅上腾！

作者简介：

冯裕果，出生于江苏常州。1992-1997 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1998 年于纽约长岛以琳浸信会受洗。现居美国加州湾区。最喜爱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篇》23:1-2）

向京宜，出生于湖北。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1999年于纽约长岛以琳浸信会受洗，现居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最喜爱经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10,12）



与其对外质疑，不如对付自己

/ 张锦峰 赵婷婷（92级化学系）

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是我这几年的主要工作。如果要我来建一个模型预测一个人能否得救上天堂的话，这个模型对我这个人做出的预测概率应该是很低的。

因为我身上有很多阻拦人找到真正信仰的特征：我喜欢以怀疑一切的眼光看待事物；生在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在无神论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受教育，为人又骄傲自大……

社会不公，所以我无须遵守制度？

不过，我倒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思考人生。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么？如果人过了这一生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是挺悲哀的。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下，我坚定地认为，人是进化的产物，宇宙只有我们看到的物质的世界。既然人只有一生，那就好好珍惜过好这一生。这是我当时的人生观。

我认为人如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人只是更复杂的动物，法律只

是统治阶级管理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可以做违背法律的事情；当然如果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时候，可能需要慎重一点。

我自认为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比较高的，但我在考托福（TOEFL）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时候，却认为不按照考试的规则去获取利益是合理的。在托福考卷发下来后监考老师不让我们打开试卷的时候，我就打开试卷偷看题目。所以，我的托福考试考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分。GRE考试也如法炮制，我把在数学题上省出来的时间用在做其他的题目上。这些我都认为是应该的。

我的理由是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我们那里教育水平比较低，我的英语基础一开始就比别的学生差。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社会给我的不公平，我不需要遵守社会上的规章制度。这样，GRE我也考出了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分。

“做教授的，整天说谎真不容易”

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化学系读有机化学博士。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感恩节的时候，我被同学邀请去教会参加感恩节聚会。记得当天的讲员是一位大学教授，他讲的题目是和《圣经·创世记》有关的一些故事。

我当时很困惑。为什么大学教授会来讲这些神话故事呢？他肯定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判断出来圣经的东西是不可能对的。



我对神话故事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于是没有听完这个教授所讲的，就从旁边的一个小门溜走了。不过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大学教授会去讲神话传说让大家相信？

后来，我得出的答案是：他其实知道他讲的并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世界上很多人都信神的话，都做好事，这个世界会更好，所以他宁愿传讲一个错误但可能会导致好结果的信息。我当时想，这个大学教授为了让人做好事，整天说谎也真不容易。在这以后的两三年里，我都没有再去过教会参加他们的活动。

当时我和一对夫妻做室友，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一次闲聊的时候，我说人没有灵魂，世界就是物质的。那个做妻子的对我说，人肯定有灵魂。她讲起以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她阑尾炎手术后，不幸大出血，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她感到自己升到天花板的高度，看着下面的人在忙忙碌碌地救她。后来她被救活，就问护士当天发生的事，护士说的和她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个事情让我很困惑。我没有怀疑朋友对我说的话，这个肯定是她的亲身经历。我的解释是，可能是巧合吧。后来，我基本上把这个就忘掉了，他们夫妻两个也离开芝加哥去加州定居。

那些问题对我都不重要了

来美国的头三年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大部分时间

都在实验室里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实验并不是特别顺利，我也渐渐开始焦虑起来，担心以后的前途。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是，在两年的辛苦工作都没有太多进展的情况下，我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后来，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教会，认识了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他们人都很好，对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都会尽量帮忙。在听了一些讲道以后，我又开始思考以前一直盘桓在头脑中的问题。现在多了一个选项：这个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不是全部，可能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世界。可是当时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根本看不到也没法测量的东西。

另外，《圣经》里记载的很多故事，太违背科学。像死人复活、童女生子、水变酒等等，怎么可能呢？就算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遵守基本的物理化学规律吧！但是我慢慢认识到，人生如果没有神，其实没有意义。

不管我们怎么想办法给人生一些高尚的目标，其实都没有意义。如果世界是物质的，人类可能灭绝，地球和我们生活的太阳系也可能会毁灭。当这一切都毁灭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以前的无神论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生观。

于是我开始想，万一真有神呢？这一想不得了，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果这个神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流，不在乎我们，那我们怎么生活估计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这个神真的和《圣经》上讲的一样，我就需要好好考虑了。



我开始读《圣经》，认真听讲道，问一些更深的问题。就像《圣经》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10）神慢慢打开我的心，更多地认识祂。其实我在最后决志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那些对我都不重要了。

我的第一个祷告就是向神说我的信心很软弱，希望神给我信心。奇妙的是，在我信主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神让我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以前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事，这些事都是和灵界的存在有关。因为我信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相信人有灵魂，有灵界的存在。这些事在一年以后我的信心明显坚固之后就很少发生了。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以前那对室友和我说的奇事，就打电话问他们。我和他们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说他们也信主了，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一定有神。

信主以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所有的生活压力都交托给神，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虽然也有困难，但是每次想到我已经得到了那最美好的，这世上的困难还算什么？！再说神总会给我预备道路，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信主，神还有什么不能成就！我觉得在美国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收获了很多，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能够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不是人生的终点。《圣经》告诉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过荣耀神的生活。成圣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我有时信心软弱，但神总是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在信主的道路上没有偏离。

和自己的老我打仗

信主后委身在团契里，大家不只一起学习《圣经》，还经常讨论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在一次讨论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家里要有爱，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爱周围的人。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啊！

我一直以来都有个习惯，就是把脱下来的袜子随便扔。我的太太婷婷从来不会这样。她看了很不高兴，说了几次以后发现我也不改，后来再说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呢，说了很多次也没有太大的改进，还觉得婷婷总为这样的小事找茬发火。所以这成了一个我们偶尔闹别扭的导火索。

我以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乱扔袜子能算罪吗？《圣经》也没有说不能随地扔袜子啊！我是做科学的，比较严谨，查了一下《圣经》，“袜子”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有关袜子的话题神根本就不屑讨论。我们干嘛还在这纠缠不休？话又说回来了，生气和发怒可是《圣经》明文规定，三令五申是神不喜欢的。姐妹当然也据理反击。“圣经说不轻易、不急于发怒，是你一次又一次把我惹火了，没法不发怒。我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以弗所书》5章25节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就这么爱你的妻子？”真是惭愧，本来是神用来造就人的《圣经》话语，都被我们“活学活用”到夫妻吵架里了。

《圣经》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武装自己，好去为主打美好的仗。家里的仗都打不赢，怎么出去打仗？这句话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确是要先把家里的仗打赢，不过这个家里的仗不是和我们的配偶打，是和我们自己的老我打。这很难，也是主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试想，如果我们和家里人能够从来不发怒，出去传福音，不管慕道友怎么抵挡，甚至讥笑我们，我们就能一直满有爱心地讲神的福音，这样别人就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他们就会想，他怎么会脾气这么好，和我见过的很多人都一样，一定是他的信仰使他这样。就算是他还没有信，但他对我们的信仰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

为扔袜子这样的小事吵架，肯定是很让人郁闷的。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和和气气探讨这个问题。我说，好吧，我可以改，但是改旧的习惯需要时间，姐妹得有耐心。婷婷看我做了让步，也说好啊，你以后再随地扔袜子，我就不说你了，给你捡起来，你有想改的心就好。

后来我们在袜子问题上就不怎么吵架了。我也有些进步，但有时还是会忘记。后来圣灵给我一点感动，让我看到其实婷婷真的做了很多牺牲。对于一个很喜欢整洁干净的人，看到脏袜子在地上，而且经常是找到一只，不知道另一只在哪里，她肯定是很不舒服。《以弗所书》5章25节中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就问自己，我能为妻子舍己吗？我不知道在这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做到，可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这么小的事情，我的爱在哪里？我以后怎么和神交账？

我之前说，这个习惯需要时间改，需要婷婷有耐心，其实

就是说我虽然可以爱，可以做出让步，但是要有条件，做妻子的也得爱一些才行。但神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罗马书》5章8节说“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抵挡祂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没有任何条件。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说，扔袜子这个习惯，哪里需要很长时间改，马上就改！

就这样，我把扔袜子的习惯彻底改了。现在，我在对付一些更难对付的、主不喜悦的坏习惯。

面对怒气

/ 赵婷婷

1978年的夏天，我出生于北京。父母就任公职，工作稳定、福利也不错，基本上我是没吃过苦的幸福孩子。而且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为人通情达理，十分爱我这个独生女儿，可以说我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里长大的。

不仅如此，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升学、出国、工作、身份——虽然也经历悬念，但都顺利通过。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良师益友。回首这些经历，我实在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每天面带笑容的我心里总觉得快乐不起来呢？为什么每天都忙忙碌碌，可是总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却又不明白到底缺了什么？

多年后，当我读到《使徒行传》17章27节：“要叫他们



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才明白那时候究竟模模糊糊地在寻求什么。可当时头脑简单的我，从未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类的问题。不过“我的生活目标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因为我没有答案、却又不甘于糊里糊涂。

尽管为之烦恼，日子总是一天一天地过，浑浑噩噩地我便进入了人生的第32年。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被迫”（当时心里的确不情愿）随他一起来教会。

先是主日崇拜，然后慢慢开始去查经班，再之后加入团契小组。我慢慢从抵挡到提问、到思考、到不再拒绝。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可以接受神的存在，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2012年，我在教会受洗。

可是生活似乎没有因为我成为基督徒而变得更好。职场里的挑战依然存在，生活的压力因为孩子的降生大大增加，鸡毛蒜皮的琐事及相应的不快也因为夫妻二人的不同而持续不断。

再一次，先生拖着我来坚持来到教会。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妈妈查经小组。三五个同龄姐妹，由年长的灵命成熟的罗姐妹带领我们，我们敞开分享自己育儿方面的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等等。在这个小组，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针对我容易发怒的问题。

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我真的是苦啊——一方面，我知道发怒是神不喜

悦的事情；另一方面，强行忍耐时常引发汹涌爆发，怒火往往来得更加猛烈。在罗姐妹的指导下，我开始记日记，反复思考每次发怒的本质原因；反复向神祷告，求祂向我显明这个本源。

2016年的3月19日，祷告终于得到回应，神不仅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让我真真实实地经历了祂！正如经文里所写，“（神）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以西结书》11:19），我那颗刚硬的心终于被替换了，而我也在基督里真的得了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信靠顺服！

2016年3月19日是我新生命开始的日子！如果说这一天有任何的遗憾，那就是这个日子迟来了37年！不过，感谢神，祂没有让这个日子继续晚到、甚至不到！感谢神，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祂的同在；我的过犯和罪恶也不是无药可救；世上的烦恼逼迫再不是那样可怕。

神让我看到生命的美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因为祂的作为而感恩称谢。神也让我明白是非对错，教我检省自己、仁爱待人。神更让我看到人生的意义、目标和最大的盼望，我的人生因祂的同在而变得完整！

本文选自“境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张锦峰，出生于黑龙江省孙吴县。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2003年在芝加哥受洗。2007年至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居住。最喜爱的经文：“耶稣对他说：‘你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马太福音》22:37-39）

赵婷婷，出生于北京。1996-2000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2007 年至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居住。2012 年在那里的塔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最喜爱的经文：“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诗篇》62:5-6）

三年多不再踏入教会，如今人生迎来第二春

/ 何宁（92级化学系）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个牧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他就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只失去的羊。（参《马太福音》18:12）

我是2002年12月1日受洗信主的。回想以往的日子，我只有感谢主耶稣爱我，虽然我不好，祂却不放弃，寻找我，把我领回祂的家。

从“鸡皮疙瘩掉满地”，到我要这样的爱

我刚来美国，在盐湖城读书期间，同系的师兄，也是北大毕业的陈健，邀请我去参加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的青年团契。第一次去时，我非常感动团契同工对我的关心和热情，可是赞美诗响起却引起我心里的反感，觉得这些好像以往听过的一些政治歌曲，让人“鸡皮疙瘩掉满地”。

因此，我拒绝陈健和其他教会同工的邀请，三年多不再踏入教会。

2000年底，结婚不久的丈夫毕业去外州工作，有点寂寞和



失落的我又一次参加教会青年团契的活动，大家对我的热情和关心一如既往，而我的心也似乎柔软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反感赞美诗了。不久，团契请犹他大学物理系的一位基督徒教授来讲解“大爆炸”理论和“神创论”的关系，这个讲座带着理性和科学的力量，仿佛打开了我心中一扇关闭的门，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理的想法被动摇了。我开始思索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是一位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造物主创造的，而《圣经》里所说的会不会是我久久寻觅的真理呢？

神也同时借着另一些途径寻找我。因为丈夫在加州工作，我也有机会去看望在加州的大学同学孔敬。我的这位昔日好友那时已经是基督徒了，她向我热心地传讲福音，并且借给我一本书《重审耶稣》。我寻着作者的脚踪，去探究耶稣究竟是人还是神，《圣经》所讲的到底是真是假。有问题时，我也会给孔敬打电话，她会听我诉说，给我建议并为我祷告。

在不断的学习和教会的活动、营会中，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的心也不必再在这个是非难辨、善恶莫分的世界中漂泊无定了。

2002年母亲节，牧师讲道的主题是“母亲的爱和神的爱”，牧师讲到自己身为基督徒的母亲对他的挚爱和影响，以及神正是母爱的源头，而神对我们的爱甚至超越母亲的爱，更加无私、包容、辽阔高深。那时，我的丈夫还处在刚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我也因为思念婆婆和自己远在中国的母亲泪流满面。我在心里呼喊这样一位爱的神，祂的爱如同母亲的爱，甚至超越母亲的爱，我要这样的爱、这样的神。

那天牧师呼召时，我举手了。牧师和陈健弟兄领我做了决志祷告。2002年12月1日，我正式受洗。

我经历神的三次祷告

成为基督徒后，我还是有很多信仰上的挣扎和疑问。记得有一次开车去教会的路上，我心里忽然浮出一个疑问，我向神祷告：“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你的爱太深奥莫测，我的心不能完全明白，也不能感受到，求你将你十字架的爱向我显明。”就在那时，我突然觉得整个人仿佛被暖暖地包围着，心里也降下极大的平安，而我已泪如雨下。我就这样坐在车里，一任感动的泪水不停地流……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们教会迫切地向神祷告，可是每天还是传来各种坏消息和悲惨的故事。我当时正在怀孕期间，听到那么多无辜的孩子在地震中失去生命，心里非常沉痛，甚至开始怀疑神的慈爱。我想，神啊，你若是慈爱的为什么让这么惨痛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我又难过，又流泪，头也开始剧烈地痛起来。我跪在床前祷告，开始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抱怨和质疑，后来心里渐渐安静下来，突然想起《圣经》里主耶稣斥责风浪的故事。“主耶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你是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当我心里一发出这样的祷告，忽然头上的疼痛一下离我而去，当我站起来时心中也不再那么沉重和低落了。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在祂的里面有平安，灾难也不能夺去我们在祂里面的平安。



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主日崇拜结束后，从教会出来去吃饭。母亲走在餐馆里的平地上，突然脚下一绊，我们扶她坐到椅子上，可她的腿却越来越痛，完全不能动了。丈夫背着母亲到车里，等回到家，母亲躺在床上，腿痛得连碰也不能碰。我们急得一团乱。

我主张赶快带母亲去中国城，找一个我们熟悉的针灸医生治疗，只是母亲的腿这么痛，坐在车里开这么远不知行不行。正在踌躇时，母亲说打电话给师母试试。我虽然觉得看医生才是当务之急，但还是打了电话，师母马上来了，她带着我们大家一起为妈妈的腿祷告。

祷告完我们看着母亲，师母突然问：“你要不要下床来？”母亲就点点头，坐起来，慢慢把腿放到地下。我吃惊地睁大眼，师母已经扶着母亲站起来，并建议她走几步，母亲居然走了几步。师母又问：“你想跳吗？”母亲就跳了几下，并且呼喊着“哈利路亚”赞美神。父亲、丈夫和我也回过神来，一起欢呼着“哈利路亚”，跳着赞美神。我在心里对神说：“主啊，感谢你，我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昔日主耶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奇事，今天你仍然在做……哈利路亚！”

这次我要多考虑丈夫和家庭

在信主之前，我就在教会里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生活的优先次序与这个世界不同，首先是神，第二是家庭，然后是工作。成为基督徒后我也知道，《圣经》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舍己地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些教导和我一直以来的思想方法和行事习惯是截然不同的，我以前的观念是女子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信主前我都是希望丈夫凡事最好都听我的，而且我的工作换到哪里丈夫也换到哪里……信主后，我觉得应该改变，我相信神是全能智慧的，也想照着神的道去行，可是我靠着自己的力气却常常跌倒。本应顺服丈夫，可是虽然表面顺服了，里面却还充满老我的骄傲，觉得自己的主意好，他错了，忍不住了，又跟丈夫争论，甚至发脾气。

对孩子的教育也缺少智慧，时而溺爱娇惯，时而严厉批评，看外在表现过于关注她们内心的需要，看重成绩才艺过于她们属灵的成长……我买了很多关于基督徒婚姻关系和教育子女的书，也参加了一些营会，观念改变了很多，可真正行出来还是很难，常常感叹“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

但主耶稣的爱却带给我盼望，因为“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虽然我常常软弱，但神的眼目从不曾离开我，祂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被另一个公司并购，整个部门都被裁员了，我在很多竞争中申请到了公司内部另一个地点的工作。那个地点离我丈夫工作的地方车程两个小时，我当时申请时也跟他商量过，觉得可以把家安在中间的地方。没想到拿到职位后丈夫却变卦了，他觉得那个地方位置太偏，他说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为什么不等就业环境好一点再找呢？可是我不愿意放弃，



这个职位这么难申请，神都给我了，怎么能不去呢？

在这样的纠结中我给孔敬打电话，她劝我说：“你以前找工作都是为自己，这次你要多考虑丈夫和家庭，你们要一起好好为这件事祷告。”听了她的劝告，我和丈夫就安下心来一起祷告，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我的心意完全变了，愿意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非常平安地放弃了这个职位。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临到，我在失去工作时却等来了我们都满意的房子，而且价格也在一个人工资可以支付的范围内。在同心合意地祷告平安后，我们买下了一直住到现在的房子。

在养育孩子方面，我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我们参加一个婚姻家庭的营会，一起听一个关于教养孩童的讲座，讲员讲到“教养孩童的目标是什么？唯一的目标就是养育敬虔的后代。”丈夫和我不同地彼此相视，我想我们心中都同意讲员的这个教导。

明确了目标以后，我们在很多方面有了一致的看见，虽然有时也有分歧和争论，在具体方法上也需要很多的学习，但总体还是互相支持、方向一致的。在主里学习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全职妈妈也是一个选择。在二女儿三岁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我决定辞职做全职妈妈。虽然在这个工作市场不好的情况下，这是个冒险的决定，我自己也有许多不适应和挣扎，但看到孩子们回到家的喜乐和平安，自己有时间放松地和她们聊一聊信仰、学校生活等问题，看着她们的成长和进步，都觉得这些是值得的。

回想这一路走来，虽然主耶稣这么爱我，怜悯我和我的家

庭，然而我却不能凡事信靠和顺服祂，而是常常按照自我本性的方式思想、说话、行事。我本是泥土，求神按照祂美好的旨意陶造我，好叫主耶稣的光可以透过我这个瓦器显明出来。

本文选自“境界”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何宁，出生于南京，1992-1997年，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2002年于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受洗。现居美国纽约州。最喜爱经文：“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16）



当婚姻成为“离地狱最近的地方”

/ 萨林娜 口述

经历第一个神迹

1983 年 12 月，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镇。妈妈在怀我时经历了家人去世，伤心过度导致早产，因而我自幼忧郁、体弱。爸爸受当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常常贬低辱骂女性，也不接纳我，对我冷漠、厌恶。

从我有记忆起，我爸妈就吵架，闹离婚。我爸酗酒，每天烂醉回到家里。简单的一句话是，我爱我爸，我爱我妈，我妈恨我爸，我爸恨我妈。我爱我爸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妈，爱我妈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爸。我很小就有一个想法，不想活。

16 岁上了高中，妈妈为了鼓励我听 BBC 广播，给我买了短波收音机，我却每天用它来听福音广播“香港希望之声电台”（The Voice of Hope），还有其他美国的福音电台。直到有一天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听福音广播，收音机忽然直挺挺地掉到水里，烧坏了。那时我知道我的英语老师是基督徒，这事之后，我去问她，是不是上帝不愿意我听关于福音的广播。她很惊奇，叫我到她的办公室，送我一本《圣经》，一张《耶稣传》光盘。

当我在视频中看到一个有罪的女人用眼泪给耶稣洗脚，用

头发擦干，又亲吻耶稣的脚，我好羡慕她，甚至嫉妒她，这种激烈的感情让我发抖，忍不住哭泣。我也紧张地看耶稣会怎样对待她。然而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听到这句话，我放声大哭。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赦免，我也明白了，唯独耶稣能赦免我的罪。我俯伏在地上说：“耶稣啊！我也是个罪人，赦免我吧！”我这样一直哭到影片结束。片尾有一个呼召，邀请观看的人做决志祷告，我就一字一句地做了这个祷告，承认自己的罪，邀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

我高中时，家里简直就没法过了。我看起来还蛮开朗的，实际却很痛苦。

高中时，我失眠到一个程度，接连几个月睡不着。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对上帝说：“你杀我吧，要么你把我整好。你一句话就能把我整好。”我一直失眠，后来我要退学，已经没办法学习了。但是老师对我说：“算了别退了，就跟着大家考吧，考成啥样算啥样。”后来，我就没有去上课，三个月在家，每天仍通宵睡不着。

高考的前晚，八点多吃了安眠药，睡不着，十点多又吃，还是睡不着，半夜一两点，又吃安眠药。药性已经很大了，感觉四肢都麻木了，头脑还在飞快运转，我觉得快崩溃了。我就跪下，泪流满面地祷告，我对主说：“我就不跟你倔了，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你看着办吧，爱怎么样就怎样。”祷告完了之后，一两分钟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之后，我精神特好。上考场的时候，我心里特



平安，感到生命已经被更新了一样。我在考场上，不是求神让我考多好，而是求祂别离开我。我太享受那种与主同在的感觉，我一直在祷告。两天考完之后，我就准备补习，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没戏。

结果成绩出来之后，我分数巨高，年级文科第一，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这个成绩，我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我最弱的数学都考了 96 分，各科都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神迹。

深度“恐婚”

2002 年 9 月，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我没有隐藏我的基督徒身份，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名人”，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 02 级新闻三班有个基督徒。

2003 年，在大二的一天，我被圣灵催逼给一个陌生同学传福音。5 年后，他成了我的丈夫——郭易君。

我和易君自 2005 年开始恋爱，虽然那时我已经信主多年，我的属灵生命在成长，但婚姻这一块是我谈不得碰不得的禁区。

我是一个极度恐婚的人。当我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易君满怀憧憬地说，我们结婚后怎样相守一生、生儿育女、等我白发苍苍他还牵着我的手看夕阳之时，我由衷觉得这个场景恐怖至极，我甚至觉得他在恐吓我。想到要和一个男性朝夕共处、要变成大肚翩翩的孕妇和黄脸婆，我宁愿趁早死掉！因此，恋爱许多年后我仍无法面对婚姻，每次男朋友提起要结婚，我都

会浑身颤抖、大哭大闹，整个人完全被恐惧控制。

与很多中国“80后”年轻人一样，我的成长伴随着太多来自家庭的伤害与折磨，眼见自己的父母怎样在婚姻中彼此轻贱、伤害、冷漠；他们怎样肆无忌惮地将仇恨愤怒暴露在我眼前，把我卷在其中，又不准我流露出任何真实的感受。

每当提起婚姻，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常年酗酒的父亲回家后与母亲争吵、高声谩骂、砸东西，有时还打母亲的场景。在这样的家庭中日复一日地生活，早已让我的心充满新旧伤疤。我也早已对婚姻绝望、恐惧，甚至觉得婚姻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

我恨恶男性，从小学起，我就不由自主地用无声的方式，让喜欢我的男生受折磨。他们中有的因我退学，有的为我打架，有的自残，有的试图自杀——我却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信主后，我不再这样害人，但仍无法信任男性，更别说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抱以任何乐观的憧憬，只是一味逃避。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身边朋友同学陆续成婚，我这边看来一切条件也都成熟了：我和男友真心相爱，他是敬虔爱主的弟兄，双方家长、教会、牧者、朋友都祝福我们早结良缘，然而只有我一人千方百计地逃避这个话题，心中充满难以形容的惶恐。然而一次与一位我所信任的牧者聊天，他很了解我，所以劝我还是早点嫁掉为好。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若是结婚了，一辈子就只是害一个弟兄；我若不结婚，在教会里迟早是个祸患，不知要害多少人。我仔细想想，这话非常有道理。我再不济，也不愿沦落为让永生神的教会因我受害，于是便咬咬牙决定结婚了。



“英勇就义”的新娘

这位牧者应邀来给我们的婚礼证婚，他后来回忆，我在婚礼中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然而说实话，真正让我决定迈出这“生死一步”的并不仅仅是这位牧者的一番话，更是神赐给我那一点微弱的信心。

2008年12月6号，我们在北京举行婚礼。那时我还在北大读硕士二年级，丈夫刚毕业，婚礼前几天才刚刚租到婚房。他家境贫寒，多年读书负债不少，付了婚礼场地押金后，我们全部的积蓄连饭店的押金都付不起，只好压上他的工作证和身份证。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裸婚”。

很多人觉得我嫁给一个基督里的“穷小子”是很需要信心，可实际上与我胜过“恐婚症”的信心相比，这点“信心”不值一提，因为我本来就是随遇而安、对物质需求很低的人。然而，神祝福使用这个婚礼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天竟来了300人左右，场面很大。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倾巢出动，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事无巨细全部包办，让我们一走进会场，就被大家浓浓的爱所包裹。

那天，整个婚礼过程有圣灵大大地同在：许多人从头哭到尾；十几个慕道友决志信主；好多不信的同学朋友开始渴慕基督信仰，后来也陆续信主；好几个像我一样恐婚的人竟然得了医治，开始愿意结婚。

没想到，我们的婚礼成为许多人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也是后来陆陆续续听到当时在场的人作见证才知道的。再者，

那天，我非常美，虽相貌平平，可主却将额外的尊荣和美丽加给我，以致当我入场时，本来喧闹的会场马上安静了。很多人一看到我，眼泪夺眶而出。也许是天父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方法让我这个毫无安全感的女儿明白祂的恩典、爱意和祝福。

丈夫成了我的“假想敌”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然而好的婚礼并不是幸福婚姻的一半。婚后不久，我在婚礼中攒的那点气场和兴奋就用完了。

结束了 20 多年的单身生活，开始与一个男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还要按《圣经》所要求尽各种做妻子的本分。原本的社交圈大幅度缩水，很多男性朋友，甚至是我一直很仰赖的属灵父亲般的两三位师长都以“你已结婚”为由立马与我划清界限。即使是闺蜜也难以再像以前那般亲密。我在教会里也要处处显示出对丈夫的抬举敬重，所以从许多人前的服事中退下来，觉得自己如同丈夫的附属品一样没用。

我心中的恨意与苦毒陡然增加。我觉得教会也好，这些属灵长辈也好，竟然在我最脆弱、人生经历重大转变、最需要引导、帮助、支持的时候集体弃我而去了，就是因为我结了个婚！那时我甚至开始默默地怨神。在夫妻关系中也有很多艰难：家庭背景的不同、性别差异所造成的思维方式不同、性格的冲突、沟通方式的差异……都让我觉得备受伤害。其实丈夫没有丝毫要伤害我的意思，然而变得无比敏感的我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把二十多年来对男性的仇恨愤怒投射到他身上。



我开始非常怕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假想敌”，总觉得他要伤害我，每天听到他回家拧钥匙的声音我就开始浑身肌肉紧张。我变得极其脆弱，思维和反应都很极端，常常观察丈夫的脸色(不幸的是他习惯性皱眉)，只要他脸色稍稍难看或是皱眉，我就大哭，说：“你不喜欢我啦！我就知道会这样！我不值得被爱！我就知道我不会幸福！你早晚还是会离开我！……”搞得丈夫精神非常紧张。倘若他不幸说了一句类似于我父亲说过的伤害我的话，或是让我回想起过去家庭中的痛苦经历，我就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大哭、以头撞墙，体内仿佛有一个魔鬼，逼着我将自己的胸膛撕裂、头颅撞碎。

这样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深爱我的丈夫只能哭泣着抱着我，求我恢复正常，我自己也很害怕，不知为何会这样，可就是控制不住。久而久之，我陷入严重的抑郁之中，差不多半年之久，每天到了傍晚时分，抑郁便来侵袭。我常在家里独自哭泣，几乎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地痛哭，心中的黑暗难以名状。

我脑中不断浮现出自己在厨房中用菜刀割腕的画面，以及从楼上跳下去的冲动。我求主保护我，真怕有一天我一时失控做出这样的事。我甚至不敢独自待在家里，便走到外面人多的地方，不断地转圈、晒太阳，等抑郁的黑影过去些再回家。有时我也会哭着给丈夫打电话，他便匆匆忙忙地从单位请假跑回来哄我，可他一走，我又陷入抑郁之中。

在夜里，我常常被极可怕的噩梦惊醒，仿佛直接与撒旦面对。一次我在梦中厉声尖叫、喘息、大哭，将丈夫吓得魂飞魄散，他那样坚强的男子汉也心痛得哭了起来。这样的日子久

了，似乎我们的婚姻很难维系，我的一生好像也要毁了，不再有什么指望。

跪在阳台上的祷告

我的丈夫因我极其苦恼，他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目睹自己新婚的妻子忍受这样的扭曲与痛苦，让他非常难受。然而丈夫是一个有单纯信心的人。虽然他比我信主晚四年，而那时神呼召他起来，在看似走投无路之时，以祷告护卫自己的妻子。

他看到《圣经》说：“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2:8）他便下了决心，每天比我早起一两个小时来为我守望祷告。接下来的一年内，他果然做到了。虽然工作和教会服事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但他仍是每天5、6点钟就爬起来跪在阳台上为我祷告，即使是冬天寒风刺骨时，他仍跪在小阳台关上门为我呼求，怕吵我睡觉。起初我并不在意，觉得自己郁结已深，无法可治，认为他这样祷告是白费气力，心里也丝毫不感激他。他在晨祷后会为我做早点再去上班，我却狼心狗肺地说：“我最讨厌吃早点，吃了早点胃疼”这类的混账话。我的心已经冷漠麻木到一个地步，自动屏蔽丈夫一切的关怀与服事。

然而，就在他为我祷告几个月后，即使我丝毫不放在心上，我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改变了！这真是难以置信。不知从何时起，我的抑郁减轻了，甚至渐渐消失了；他每晚将我抱在怀中，按手在我头上，以丈夫的权柄祝福我、保护我，渐渐我不再做噩梦了；我石头一样冰冷的心开始重新感受到温暖、快乐；我渐



渐恢复了规律地读经、祷告、灵修、写作，事工也更有效率了。我不再怕丈夫，甚至开始信任他、愿意亲近他、愿意相信他爱我。

在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在他无限的忍耐、恩慈、宽容的爱中，我渐渐相信了：我可以幸福，我值得被爱，我可以好起来。这位神赐给我的丈夫，我能托之以终身。当然这个过程耗时很久，也常有反复，但我竟然真实地好起来了，过去的许多伤害都渐渐被医治了。当丈夫这样为我持续祷告一年之后，我们的婚姻彻底脱离了起初的危机，开始变得幸福、健康、稳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丈夫不断地改变自己来适应我。他原本是不会与人沟通的人，但为了我的缘故费学习各种沟通方式，让我能够用正常的交流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不至于长期郁积在心里；他本来期待我是贤妻，能给他做饭、收拾家，但由于心疼我的软弱，他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并常常做饭给我吃；他本来非常渴望要小孩，但由于我极其恐惧怀孕生子，他就耐心等候我，许诺不逼我，只等到我自己情愿；他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却为了让我高兴，三天两头送我花、送我礼物、给我写信、写卡片来表达他的爱，让我能够有安全感……以至于我们的牧者都为他快速地成长改变而感到惊奇。

我亲眼见证了他怎样效法主，不断为我舍己，因而变得越来越坚韧、刚强、有担当、有信心，并成为我在基督里的榜样，我属灵生命的引导者和遮盖者。

从“不要孩子”的谎言中重生

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丈夫，是我不配得的。他忠心、爱主、正直、勇敢、坚定、忍耐，完全地为我舍己，有怜悯人的心肠，也有殉道者的心志。在他身上，我渐渐明白了基督的爱，神也藉着我们的爱情与婚姻，藉着丈夫的包容和怜悯，医治了我从小在家庭中的许多伤害。我们的婚姻在身边的年轻人中逐渐也有了美好的见证，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婚姻后接受了耶稣。中青院毕业后，我和易君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以前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甚至在外人面前抱怨论断对方的时候，教会也因此受拆毁，我们牧养的人也软弱、没有安全感，同工之间难以合一，缺乏信任。有些人站在我这边，有些人站在他那边，同工变成了“同攻”，甚至有的夫妻为我们俩吵架。然而我们的婚姻被神更新改变之后，弟兄们开始成立晨祷会，越来越多的丈夫们开始每早晨来到教会为自己的妻子守望。我们多是第一代基督徒，不懂得怎样按照《圣经》真理爱家庭，于是这些丈夫们彼此鼓励、搀扶，在读经祷告中一边学，一边实践。弟兄们快速地兴起，真正担当起“头”的作用，很快教会中各个带领性的服事岗位都由弟兄承担了。他们如同一道“铜墙铁壁”，成为整个教会的护卫、遮盖和引导。

婚后，我和丈夫开放我们的家庭，每周三近 30 名同工挤在我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分享爱宴，一同敬拜，学习《圣经》，有三年的时间。眼见一个个绝望的灵魂如何被福音的大光照耀，伴随神迹奇事，出死入生——我仿佛看到耶稣自己在我们中间行走，如同使徒时代。感谢神在我们带领的弟兄姐妹



当中，已有 14 对结为夫妻，他们婚后都马上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家中小组团契。他们中也开始陆续有人奉献作传道人。

2011 年，我和丈夫蒙神呼召，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圣经学院进修神学。在学校里我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经过深入地认罪、悔改、接受赦免和恩典，神的灵大大地更新了我。我彻底摆脱了抑郁，得到了全面的医治和恢复。

在这一年，神改变了我的心，通过接受心理辅导和观察周围圣徒的榜样，我真心顺服了神在婚姻中对丈夫与妻子角色的设计。我开始从心里真正地爱丈夫，敬重他，依靠他，珍惜他。当我这样做时，他则以加倍的爱、体贴、鼓励来回报我。我们的婚姻渐渐回归到神起初设计的美好，我也越来越有安全感，开始满怀感恩地享受婚姻中的甜蜜与祝福。现在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在一起，心里任何想法都彼此分享，无话不谈。丈夫每天都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喜欢我，我在他眼中多漂亮（虽然是个小孕妇），多宝贵。我也不再吝啬对他的鼓励和夸奖，越来越多地表达对他的依恋和敬重。我们常常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在灵里也越来越合一。不再是二人，而是二人成为一体。然而神的恩典不止如此。

2012 年暑假期间，我的父母来到美国探望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我们带他们去了纽约、华盛顿等很多地方，很多北美的弟兄姐妹打开家庭接待我们。在他们来美国之前还在闹离婚，然而神藉着这边许多弟兄姐妹的服事和见证，感动我父亲的心，让他看到基督化家庭的榜样；又蒙一位从北京来

看儿子的老传道人指教，最终决志信主。

我母亲过去已经决志接受过主，但信心非常软弱，我父亲信主后她的信心也大得建造。神应允了我 12 年来为父母的祷告，让我的心大得安慰，二十多年来因原生家庭所受的痛苦顿时烟消云散，被极大的感恩与狂喜取而代之。然而神的恩典不止如此。

三个月前，我忽然不再恐惧要孩子了。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因我一向讨厌小孩，又害怕自己不小心生了男孩便把他淹死，也怕自己会难产而死……多年来一直被各种谎言层层捆绑，非常辛苦。然而不知为何，神把我的心改变了，变得柔软、顺服，甘心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主恩典的手中，所以我告诉丈夫我可以要孩子了。之后一个月我就怀孕了。我惊奇地发现，我心里没有任何恐惧抑郁了，反而每天充满平安、喜乐和感恩。我和丈夫每天欣喜地为这个孩子祷告，把他奉献给神，求神使他一生敬畏神，服事神。

本文首发《境界》电子杂志；于 2013 年 2 月采访

作者简介：

萨林娜，与丈夫郭易君育有一女一子。本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1 年与丈夫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读书，获教牧辅导方向 MDiv 学位。2000 年重生得救并开始在学生群体中传福音，建立及服事校园团契。2008 年开始《谁是传奇》福音影像事工，在美期间及回国后协助丈夫植堂建立教会。2016 年成立北京恩言心理咨询室，从事



心理咨询及企业培训等工作。最喜爱经文：“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我终于清楚看到，我们从2013年开始的种种努力，包括视频礼拜、行走的敬拜、失去场地后推动“3.0版本”——不依赖场地的礼拜与牧养系统，在这一年大放光彩，一切都是神在预备。

——金明日《乘风破浪，道出锡安》

在1994年的一个主日早晨，我走上讲台，分享自己从主所领受的呼召。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安排我前面的道路。从此，我不再为自己谋划筹算，乃愿倾毕生精力、时间，荣耀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建造主的教会。

——徐志秋《冲突和试探中，领受从天而来的双重呼召》

上帝开门之后，我们在三四年中出版了近30种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北大那扇基督教图书出版的门被关上了。上帝又清楚地带领我离开北大，建立了“橡树文字工作室”，透过这个工作室继续去完成祂交托给我的使命。

——游冠辉《从寻找到回归，我为何会选择基督教出版？》

在神奇妙的带领下，我先在附近的一间教会做了两年的青少年牧师，然后被呼召独立带领一家多种族的，以白人为主的教会。我的先生和孩子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并在教会中担任各项服事。感谢赞美神，我终于走上了神给我命定的道路，活出了神给我的呼召！

——赵亚亮《经历原生家庭的伤，走上命定的道路》

经历原生家庭的伤，走上命定的道路

/ 赵亚亮（88级生物系）

仔细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确实学到很多功课，关于上帝，关于这个世界，以及关于我自己。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我的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无上帝到有上帝的认知、从有上帝到认识真上帝的突破、生命被上帝翻转最终蒙召服事上帝。

腥风血雨的“家”

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系，后来回到老家西安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妈妈则毕业于西北财经学院（现属西安交通大学），曾任国有企业计划处处长。爸爸妈妈是高中同学，应该是彼此有感情才走到一起的。

但遗憾的是，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感情会因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甚至会从起初的相亲相爱变为后来的相恨相轻。

我曾多次试图理清父母之间的恩怨，一来希望他们和解，二来想让自己感受到家的温暖。可惜，这些努力却随着父亲的

早逝而彻底告终。现在想来，他们恩怨的根由，是关于生孩子。

父亲很有智慧且爱钻研科学。但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所以有很强的传宗接代意识，也很重男轻女。我是家里的老大，是女孩子。我的出生令父母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夫妻变为父母，所以我小时候还是被疼爱的。

之后母亲又怀孕两次，但不知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一套算命把戏，说母亲怀的都是女儿，两个孩子相继被堕胎。这对母亲来说，是人生中两次很大的羞辱和打击。

她不再觉得父亲爱她，而认为自己只是个生育工具，他们彼此的感情开始越来越疏远。

小我6岁的弟弟是母亲第4次怀孕所生，可那时父亲还是算命说是女儿，要打掉。母亲不依不饶，坚持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她都一定要生下来！

结果，我弟弟出生了。喜出望外之余，母亲更觉得委屈，可怜那被打掉的两个“女孩”，以及因此所受的羞辱和打击。父母的感情就这样继续破裂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稍微懂事些后，母亲跟我说，她是在勉强维持这个婚姻。等把我和弟弟养大后，她一定跟父亲离婚。

我就是在他们两人频繁的唇枪舌剑，甚至拳脚相加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家对我来说，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腥风血雨的“战场”。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夹缝中生存，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挨打受骂是常有的事。

我身上发生了奇迹

在一次被无故暴打之后，我开始寻思着如何离家出走，或自寻短见，因为活着太痛苦了。我恨我的父母，所以也想用这种方式报复他们。但一想到爱我的外婆，我就犹豫了。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位我不愿伤害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房间哭了很久很久，并想着应该怎么做。

忽然，我感觉到窗户外面有一只白色的鸽子。我好奇地掀开窗帘，往外看，却什么也没看见。可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悲痛竟全然消散了，好像一下子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在痛，心里平静安稳了很多。

神奇的是，我的心意也随之改变了。我告诉自己，要继续忍受家里这样的虐待和吵闹，等我翅膀长硬了，我一定要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家。

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好像聪明了很多，所有的功课都可以融会贯通；我更是十分地努力，从此功课全都是 A，拿了不少奖状，并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

我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奇迹。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这奇迹背后的力量来自哪里，虽然在我遇到难事时会祈祷。我知道它不是菩萨或佛祖，因为当我呼求那些名字的时候，心里反而会有恐惧和彷徨。



聚会常被我搅局

在伊利诺伊州攻读西北大学神经学院的博士学位时，我已经结婚，先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我们常被基督徒学生邀请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有一次，实在碍不过面子，就去了，然后尽快找机会离开。

但一次野外聚餐活动却让我记忆深刻，不是因为饭好吃，而是被一位姓刁的姊妹唱诗歌时流露出的真诚给打动了。“她真的相信上帝在听她唱歌呢！”我心里嘀咕着。

我的博士生导师喜欢推迟学生的毕业时间，因为资深的博士研究生是廉价的好劳力。我先生也是博士生，他入学 5 年多就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总结所做的科研成果了。我在《细胞》杂志（Cell，生物界的一流研究刊物）发表了两篇论文，并独立为其中的一篇论文做了决定性的贡献。但导师还是嫌我的科研分量不够，让我开始新的科研课题。他不签字，我就拿不到学位，毕不了业，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地接着干。

既然如此，我就想先要孩子吧！美国的“家庭保护法”有规定：不能因为雇员生孩子就对其停薪或解雇。

1998 年，女儿出生了。母亲特意赴美照顾我坐月子，并帮忙带孩子。我先生则去了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为了给母亲找一个社交圈，我结识了附近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何先生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已经在美国西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工作；他的妻子在家抚养 4 个孩子。

他们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母亲参加礼拜五晚上在他家的聚会，大家共用晚餐，饭后孩子们一起玩，大人们查考《圣经》。

那时，我对《圣经》没有兴趣，只是想他们常帮我照顾母亲和孩子，所以时不时我也会留下来“查考”一下《圣经》。其实，我不是真想了解信仰，而是为了辩论，为了证明一个有理性的人不可能相信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个信唯物论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相信唯心论的上帝的。

为了收集辩论时可以使用的论据，我开始读《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用了3个月时间读完，何弟兄带的查经聚会就这样常常被我搅局，因为我一门心思要跟他持对立论点，然后争执不下。

理性上的突破

后来，教会的戴牧师开始参加我们的查经聚会。“姜还是老的辣”，戴牧师一看到辩论马上又要开始，就提议大家将心中的愁苦卸给上帝，向上帝祷告。我心中的愁苦？太多了！博士生导师压着我不能毕业，毕业论文给他3个月了，还一字未看；我和先生两地分居，为前程辛苦工作；姻亲关系复杂难以梳理；第一次做妈妈，我心里没有把握，等等。

当我从逻辑思辨转为情绪梳理后，我想通了一件事：我跟何弟兄辩论这么久了，不分高下，他不能证明有上帝，我也无法证明没有上帝。但是，倘若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爱我关心我的上帝，我的人生就多了一个帮手；倘若我坚持这个世界没



有上帝，那么我的人生就只能靠我自己来掌控。我实在对自己没那么有信心：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我连何时毕业都不能掌控，又怎能掌控那么多令我愁烦的人和事呢？

我决定做聪明人！选择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相信冥冥中有一位爱我关心我的上帝，也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位上帝。

有了理性上的突破，我不再排斥查经，不再排斥去教会。我想了解一个相信有上帝的人是如何思考、如何做人生抉择的。

我惊奇地发现：从古至今，有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例如牛顿、法拉第、焦耳、伽利略、哥白尼、开尔文、孟德尔、爱迪生，等等，他们做科研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科学永远回答不了《圣经》能回答的问题，即人存在的目的和价值。科学与信仰其实没有冲突，而是相辅相成，让人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

北大校友里程牧师所写的《游子吟》，更是从多方面为我指点迷津，让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必要和完全，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自私（即《圣经》所说的罪）。

我打电话跟先生讲：“如果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你会很吃惊难过吗？”令我庆幸的是，先生竟然说：“我会为你高兴！”

感谢赞美上帝！2000年4月2日，我和母亲接受了洗礼，向众人宣布：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感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当受的惩罚；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也必将带领我们的每一天。

我决志受洗的教会是位于芝加哥的一间教会，我在那里看

到听到很多《圣经》里记载的属灵恩赐的彰显，比如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异象异梦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等等。这些眼见耳闻使我在感性和理性上都被再次震撼。

弟兄姐妹们火热地爱神，他们关心服事人和教会，这种精神让我再次反思自己生命的意义，我的眼光和生命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拓展了。我不再只为自己的生活忧虑，而是看到周围人的需要和神对人类社会的带领。我愿意被神使用，在祂所掌管永恒里与祂同心同行，遵循祂对我生命的呼召。

从小信到坚信

尽管信主初期有很坚定的立志，然而仍然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的第二个科研课题做完了，并找到一份咨询公司的工作，减轻导师的经济压力。我一面在咨询公司里工作，一面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可是，我已经把博士论文交给导师三个月了，请他过目提建议，他却只字未批。“那我可以定个时间答辩吗？”我问他，他不置可否。于是，我就跟其他三位答辩委员会的教授沟通，把论文交给他们，并定了一个日子来答辩。

不出所料，每位教授都提了很多关于写作和逻辑表达方面的修改建议，并在答辩后一致同意：需要看到修改后的论文才能通过。其中一位教授鼓励我说：“亚亮，我不是在刁难你，因为我想让你提高英文写作能力。这个能力很重要，是会让你终身受益的。”我含泪答应了。

之后的三个月，我在工作之余，满心委屈地修改论文的文

字表述，将一百多页的论文扩充到了近三百页。我埋怨神：“你掌管宇宙万物，为什么会让我的经历如此坎坷？我没有听说过谁的博士论文答辩不通过的！让这么丢人的事临到我，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存在吗？还是我信错了？”

教会里爱我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但是有些坎儿是需要自己翻越的，别人爱莫能助。一天晚上，在睡梦中，牧师的姐姐（我们叫她 ML 姑姑）叫我起床，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坐了起来，问候她：“ML 姑姑好！”她向我示意去看站在她旁边的一个人。我抬眼看去，是一个男的，身穿白衣，不是我所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脑子里立即意识到，祂是主耶稣！我震惊，赶紧往 ML 姑姑身后躲，心里嘀咕道：“我正怀疑你，不想信你了呢，怎么你就出现啦？”

这时，主耶稣与我四目相对，祂的眼光里充满了爱。祂说了一句话：“亚亮，不要怀疑，要相信！”我的心被祂的爱融化了，紧缩的心也舒展开来。“茫茫人海，主耶稣竟然知道我的名字！祂还亲自呼唤了我的名字，祂了解我，祂爱我！”我的心在高呼。

从“梦”中醒来的我惊喜莫名，这梦肯定不是弗洛伊德所说人生经历的反射，因为我从来未曾经历，甚至从未想象过梦中的场景和对话。爱我的神在我要偏行己路之前提醒了我。

“信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之确据。”（《希伯来书》11:1）信是一个决定，是怀疑的反向思维。这个属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信主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每当我信心受挫时，我都会想起主耶稣在“梦”中对我说的

话。我深知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无论自己的境遇如何。

从骄傲到谦卑

第二次的论文答辩进行得很顺利，答辩委员会里所有的教授都签了字，我终于拿到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感谢赞美神！我的先生仍旧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在芝加哥咨询公司的工作薪水比他还高。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根据《圣经》，指出我们两地分居不宜长久，并且妻子要尊重先生是家里的头，所以我决定把芝加哥的工作辞掉，带着女儿和母亲去波士顿与先生团聚。这个决定让先生很吃惊，他说：“你变了，跟原来不一样了！”他没有想到我会在家庭与事业之间选择家庭。他后来也很快地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波士顿地区，我们加入了一间比较传统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离我们住的公寓很近。很快，我们就与从芝加哥教会搬去的另一对夫妇开始了每个礼拜五晚上在我家的查经聚会。我们常常自己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当跟别人配搭合作后，摩擦就出来了。我们几个小组负责人在查哪本书，谁来带领，谁负责点心，谁负责联络等有了意见的分歧，出现了不和睦。我很难过。

在一个礼拜五晚上大家都走了之后，我跟先生说：“我们祷告吧！我觉得自己很骄傲，仗着自己是北大人，天之骄子，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最好，跟同工的争执也因此而起。”我和先生一起跪在地板上祷告。我跟神流泪述说了我的困惑，求神来改变我，成为一名好同工，一个谦卑的基督徒。



我们祷告述说完了就开始等候神。这时，我在默想中看到一个场景：我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站到我面前，在意念中我明白他是一位天使，神情很严肃。天使手里拿了一面小白旗在我前面晃动。看他这么严肃，我就想逗他玩。于是我凑过头去仔细端详那面小白旗，并且问天使这个旗子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当我把脑袋凑到小白旗前时，挡住了照到旗子上的光源，结果发现那面旗子原来又旧又脏，还满有皱褶。这时，天使告诉我：这面小白旗就是我，当神的光照在上面时，看起来很白很美很有用，但是若没有神的光，就是废物一个。

我吓到了！我自己竟然是那面又旧又脏又皱的旗子！我的本相在神眼里原来如此！有了这样的认知，我彻底谦卑下来，我感谢那爱我的神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我出于尘土，也必归于尘土，如果神不光照使用我，我的生命原本一文不值。我能够被神拣选使用，完全是出于祂的恩典。

从逃避到顺服

很快，我和先生在一位年长姐妹的教导下开始了十一奉献，我在波士顿北郊也找到了制药厂的科研工作。这是一个神迹，因为很多生物学的博士（包括白人）即使做完了博士后的研究也很难找到高薪的药厂工作。我没有做过博士后，竟然被制药厂录用，实在是神的作为。

我在教会参与的服事也越来越多。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在教会做执事。教会的带领梅牧师看到我有敬拜的恩赐，想让我负责主日的诗歌敬拜，但是我祷告后觉得还是做幕后工

作比较好，于是我就成为负责儿童主日学和秘书工作的执事。做执事的第二年，梅牧师又看到我的行政恩赐，让我做执事会主席。看到教会的实际需要（教会里没有长老，资深的施牧师因为年迈体弱，只有梅牧师一人主持各种教会事务），我祷告后答应了。

可是，就在我做了半年执事会主席的时候，两位牧师之间的矛盾爆发了，教会里人心惶惶，我也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无所适从：我做执事会主席的目的原本是来帮助梅牧师开展教会各项事工，但是现在我竟然要带领教会排解两位牧师之间的矛盾！我彷徨困惑，彻夜难眠！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有全职工作的科研人员，和一个在矛盾中的教会的带领人，我心力交瘁，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

不久，梅牧师辞职了。教会的讲台由周边各教会的牧师长老们轮流服事。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也想离开这间教会，但是祷告后神的心意却是：“你离开的时间还没有到！”

一天早晨，我再次为教会和自己前面的道路祷告，一个意念进入我的脑海：你可以放下世上的工作，来服事神的教会吗？不可以！我抗拒。我要在科研工作上做得出色，我要做科研主管，我要在职场荣耀神的名！

然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以赛亚书》55:9）不久，我的公司开始出现大变动，两年内换了三个老板，公司还要把我们从波士顿北郊（离我家只有5分钟车程）搬到剑桥区，这意味着我每天要花至少三个小时



在路上。我先生在剑桥区的另外一家制药厂工作，每天辛苦地上下班，倘若我也这样，两个孩子谁来照顾？

终于，我抱病离职了。在家养病期间，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亲近神。我质问神为什么不祝福我的工作，让我在职场荣耀祂的名？

这句经文萦绕在我脑海里：“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诗篇》103:11）我默然无语。我问神下一步怎么走？我的生活需要如何调整？这句经文浮现于脑海：“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我的心安息在神里面了。

“你可以放下世上的工作，来服事神的教会吗？”我再次思考这句话。我如何服事神的教会呢？我没有神学装备，我是生物学博士，那么我就去基督教大学教生物吧，那里的学生都是神的孩子，是基督徒。在神的带领下，我去了 Gordon College 做生物系的兼职教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教书育人的工作，而且一下子就参与了六门课程的教学。

一年下来，我的执导师这样评论我：“亚亮，你真的有教导恩赐，我会给你发一个第一年教书的‘诺贝尔奖’！继续努力，因为做全职教授的要求还要高一些。”我祷告神：“我现在是在你给我的命定里工作吧？”可是神给我的回答是：“你是在做教导工作，没错。但是你教的地方不对。”我再次漠然。难道神真的是要我服事“教会”，做牧师？我消极抵抗，拖延时日。

我开始一边教书，一边上神学，但是内心的催逼越来越急切。最终，我抗拒道：

“神啊，我是理科生，习惯了跟东西打交道。我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人很复杂的，而且人会伤到我的！”

神问我：“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被伤害最深的人是谁？”

我支支吾吾道：“是主耶稣。祂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旁人无法承受的羞辱。”

“效法基督吧！”

我被震惊了。我决定不教书了，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到神学院的学习上。我喜欢神学院的每一门课，尤其是教会历史，让我对人性，对教会，对神学思辨都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要用这些认知更好地带领神的百姓行在十架的窄路上。

从幕后到台前

教会里年长的姐妹一直告诫年轻的姐妹们要往后站，让自己的先生出头露面，因为他们是“头”。姐妹们在幕后，在家里服事就好。我这样做了，没有在教会担当任何职位，只是支持帮助我的先生做教会的执事和执事会主席。教会里还有人说：

“神呼召姐妹的目的是为了呼召先生。”但是我的先生并没有感觉到神在呼召他进入教会的全职服事。相反，神却一直祝福带领他的科研工作，在我不赚钱只花钱（要缴学费）、还要养三个孩子的光景里没有一点缺乏。



我的神学学位快读完了，需要寻找全职服事的岗位。我们一直服事的教会也在寻找牧师。但是，寻牧委员会的主席这样跟会众宣布：“我们在寻找一位男性牧师，倘若实在没有男性人选，我们才会考虑女性。”我震惊：这种性别歧视是我在教会之外的职场闻所未闻的！

我跟多位神学院的教授请教下一步当如何行。在仔细祷告后，我们决定离开这间我服事了15年的教会。虽然我可以引用《圣经》，告诉寻牧委员会主耶稣是如何“反时代潮流”地提升女性地位；保罗有多少女同工与他同甘共苦；我可以讲解《提摩太前书》2章12-14节中保罗所用的希腊原文的语气语意，以及“头”这个希腊文的字意，但是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多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大家觉得“我是在为自己做教会牧师而辩护”。为了表示我还是深爱这间教会的，我递上了“牧师求职书”，知道十有八九是会被拒绝的。结果真的这么发生了，我也就释怀，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这间教会了。

在神奇妙的带领下，我先在附近的一间教会做了两年的青少年牧师，然后被呼召独立带领一家多种族的，以白人为主的教会。我的先生和孩子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并在教会中担任各项服事。感谢赞美神，我终于走上了神给我命定的道路，活出了神给我的呼召！虽然前面的服事道路仍然坎坷艰辛，但是我相信神开始的工作，祂一定会完成，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信靠顺服，直到我见主面的那一天。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收录本书时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赵亚亮，出生于陕西西安。1988-1992年就读于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本科。现在美国波士顿北郊居住。2000年4月2日在芝加哥郊区基督徒聚会受洗。现任沃本第一浸信会（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Woburn）主任牧师，带领多种族基督徒组成的教会。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



被无神论洗脑的我，如何成为一名牧师

/ 李提摩太（98级国民经济管理）

甘陵顿在《领袖的养成》这本书中说，家庭的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这被称之为奠基期，人一生的性情、质量的形成都与这个时期有关。如今，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若是没有基督的救赎与大爱，我真得不敢想象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小被洗脑

我出生在中国江苏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虽然我出生于“文革”末期，但是我的父母年轻时在煤矿劳苦工作，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时，我的父母没有要二胎。父亲为了追求思想进步，想入党，就积极地申报了独生子女家庭。所以，我成了我们那个地区计划生育体制下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之一。

我的父亲虽是小学文化，但很爱写作，“文革”结束后被调到井上在工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宣传干事，在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兼做记者。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常常把煤矿图书馆处理掉的书，搬到

家里，然后自己做几个书架，把书放在上面，于是他的房间就成了一个小图书馆，而我也从小喜欢在他的书架下面坐着，翻阅一些我能读懂的书。我父亲是个党员，他参加南京大学的自学考试，学的是“政工管理”，所以整天在家钻读马列理论，最终成为一名负责政工的县处级干部。

那时，我刚刚从小学进入中学，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一句话：“哲学是聪明人的学问。”我当然想成为聪明人，就到书架上找哲学书。可是，父亲当时没有太多的哲学书，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书籍。所以，我从小就被他洗脑，他对我的期望就是将来能从政当官，所以不断给我灌输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我读不懂，但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物质是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之类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的那场风波期间，父亲刚好在北京出差，他见证了整个过程。他旁观、彷徨、怀疑和反思自己过去的观念。过去不假思索接受的信仰经不起质疑，他开始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从一个人造的乌托邦爬出来却陷落在另外一个人造的虚幻乐园。

他从河南洛阳白马寺弄来了观音像，在家开始烧香拜佛。他的改变深深地影响了正值青春期的我。虽然，我经历过无神论的洗脑，但也因为父亲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沉迷于拜偶像、占卜等。直到上大学后时，我的内心都充满骄傲，并且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回想那时，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讨神的喜悦。



开始认识福音

1998年，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基督徒。那时，我对基督信仰一点都不了解。有一天，我给一个中学生补习功课时，发现这个中学生的家庭竟然是信耶稣的。这家人温柔、良善、亲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99年，我又遇到了一位基督徒，这是一位老弟兄。他看到我时就很喜欢我，我记得他告诉我：“小李，一个人能认识主，是这个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虽然，我和这位老弟兄不熟悉，但是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那种诚恳、真挚、平安、充满盼望的眼神，使我觉得他的生命虽然平凡，但不寻常。那位老弟兄给我传福音，可是我实在悖逆，自以为是地讲了一番大道理拒绝了他。记得他最后说“小李，你要相信上帝，上帝是真实的……”那时，我深陷在拜偶像的罪恶之中，眼睛昏暗，不认识真理。

2000年，我开始恋爱了。那时，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刚刚信主。她非常希望我能相信耶稣，并且试图给我传福音，可是我根本不听她的。因为，在我眼中她是一个没思想、没抱负的小女子；我甚至有时候会用粗暴的语言伤害她，但是我的女朋友总是默默地忍耐，她常常为我祷告并把一本《圣经》放在了我床头。可是，我从来不用心去看那本《圣经》。

后来，女朋友又带我去一个美国宣教士的家中，在那里她们又给我传福音，而我却给她们说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需要你们的宗教。我的思辨和我的理性把

福音拒之门外。正如经上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2:14）虽然，她们被我拒绝，但是她们开始在背后为我祷告。

2001年大学毕业后的一天，我独自在屋子里，躺在床上。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引导我走向阳台。在那里我看到了几个大纸箱子，我开始跟随这个感觉翻纸箱，竟从乱书中翻出《鲁宾逊漂流记》，这是我小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书，而且读过好几遍了。但是那一天，我突然有一种重新读这本书的愿望。于是，我一个人读起这本小说。

我很快被书中的情节再次吸引，但是这次我读《鲁宾逊漂流记》的感觉竟和以往不同，因为我在书中不断地看到“圣经”、“上帝”、“耶稣”、“基督”这些字眼。书中的主人翁鲁宾逊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一个悖逆的人，虽有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他仍不悔改。但是，有一次当他航海去非洲贩卖奴隶的途中，遇到了风暴，船翻了，除了他以外无人幸免。于是，他就在一个荒岛上开始了独居的冒险生活。

当他身患疾病、孤独绝望时，他开始用心读《圣经》，并认识上帝拯救的大能。于是鲁宾逊跪在地上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祷告，他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最后，他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并在后来的日子里为神做见证，成为荣神益人的人。

当我读到这些故事时，我的内心世界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开始思考上帝拯救的大能与神圣，并且开始拿起《圣经》寻找



真理。

上帝知道我不愿读《圣经》，于是引导我读《鲁滨逊漂流记》，通过这本书来认识主的救恩，并得到启发去读《圣经》，寻求上帝。

经历上帝的大能

有一天，我要求女友带我去教堂看一看。我清楚记得那个礼拜天，我走进北大南门的海淀教堂，那时刚刚开始敬拜赞美。当我立定手捧《赞美诗歌》开口唱诗时，我的泪水突然如泉水一样涌出来。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不停地哭，抬不起头，泪水仿佛将我淹没。平时，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从来不会流泪；可是，那一刻我却不能止住自己的泪水。当我哭的时候，我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我感觉一双亲切而温柔的手在抚摸我的灵魂，那是耶稣基督的爱。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去认真地去认识神、面对神。

后来，那位美国宣教士邀请我和女朋友去她家吃饭。她们忙着做饭时，她就让我坐在客厅里观看电影《耶稣传》，其实我的女友和美国姐妹在厨房里悄悄地为我祷告。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耶稣基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被主牺牲的大爱深深地感动。《圣经》上说，“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耶稣虽然牺牲了，但是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领袖死里复活，但是

主耶稣基督却从死里复活，祂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给人类带来了永生的希望。

就在那一天，我打开自己的心，用心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终于成为一名基督徒了。

作为一名初信者，那时我和女友到教堂只是做做礼拜，没有人栽培我们，也没有人给我们施洗。信主后的三年中，我经历了很多的争战，在大都市中生活面临很多诱惑与试探。我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可是就在这个信心上，神给了我莫大的恩典。

2002年，我再次经历了上帝拯救的大能。那年，我有一个朋友因经济困难请求我担保他到银行贷款，当时我被他的言语蒙蔽，就介绍他去我表妹夫的银行贷款。没想到他竟使用伪造的房产证明从这家银行中骗取10万元抵押贷款后就消失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诈骗。随着还款期限已近，那个人仍然没有踪影。如果，钱还不了，出于责任我表妹夫就要承担一切经济损失，而我作为介绍人，从良心与责任上应当替我的表妹夫承担这些责任。10万元放在2002年来讲，不是一个小数字，而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经济也不宽裕。

父母得知此事，就忧愁地病倒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到了年底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附近散步，就接到表妹夫的电话，他告诉我，再过几天还款期限就到了，如果再不还款，他就要承担责任。我挂下电话，忽然觉得走到了尽头，看不见道路。我仰望星空，突然想起一位老弟兄曾告诉我：“小李，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你一定要呼求



主帮助你，因为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

记得那是夜里十点左右，我在三角地的大讲堂前面的水泥地上跪下。我开口向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错了……”然后，泪如雨下。我向上帝认罪，并祈求耶稣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突然，圣灵提醒我，这人曾经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房产，我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妹夫。于是，我立即播通表妹夫的电话，结果我表妹夫的银行只用 24 小时就找到了诈骗人故意隐藏的资产。于是通过法院裁决，很快就没收了这些资产，合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本息付清，而且帮助其他受害人得到了赔偿。

我把这一切的恩典都归给我的上帝，那是祂对我祈求的回应。因为“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诗篇》116:6）主在患难中帮助我，使我对主有了更多的信心。

生命发生改变

2003 年，我和女友结婚了，我们更加经历神的恩典。我有了一份工资很高的好工作，并且在北京买了房子。因为生活优越，没有挂虑，天天除了工作，就是吃喝玩乐，常常沉迷于电脑游戏，连妻子都对我颓废的生活状态不满。甚至我因为过度吃喝，患上了中度脂肪肝，肝部常常疼痛。

那时，我虽然相信上帝，却离上帝很远。甚至在信主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和妻子都没有受洗，也很少去教会做礼拜。到

了 2004 年时，主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

有一天，给我传福音的美国宣教士，送了我一套光盘《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当我看到影片中的弟兄姐妹对主那么火热、真挚，对主在自己生命中的改变充满喜乐时，我的心灵深受触动。特别是当我看到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等老一代中国传道人为主受逼迫的见证后，我深受感动与影响，同时第一次反思自己的信仰状况。那时，圣灵再次感动我，让我看到自己的卑污，我跪在地上祈祷：“主啊！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求你饶恕我，我亏欠了你的荣耀。”从此，我彻底认罪悔改，生命发生了改变，开始追求主。

那段时间，我的信心非常大，并向神呼求：“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于是，神恩膏我的口，我开始在世人面前传扬福音。并且，我决定要受洗。可是，我去了北京的三自教会，他们都不愿给我受洗。于是，我和妻子祷告，求主给我们预备受洗的时间。

有一天，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后，下身生了很多疮，痛痒难忍，皮肤烂发臭，昼夜难眠。我去了两家大医院都没有看好，吃药、抹药都不见效。我被这个疾病折磨了两个多月，苦不堪言。那时，我深深地感到受洗归主的时间已到，就打电话给一个弟兄问他怎么才能受洗。他说：“真巧，正好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和牧师等人路过北京，只停留一晚，如果有可能就让他们为你施洗。”

上帝早已为我们选好了日子与时刻。2004 年 11 月 17 日晚，由牧师为我们施洗，我和妻子在家中正式受洗归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受洗完，牧师为我按手祷告，求神医治我的病。



那时我非常渴慕，完全向上帝敞开，祈求耶稣基督医治我。

真是非常奇妙，我受洗后的第二天，就发现身上的疮疾开始好转，到了晚上神迹发生，我皮肤上的疮就像树叶一样干枯，然后就开始往下脱落，皮肤开始变得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润，我完全彻底得医治了。这是我经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正如《诗篇》上说，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3）

舍己的道路

自从受洗之后，主不断地感动我，要我把自己奉献给祂，我从此立志要成为传道人。而且神用两年的时间试炼我，我与妻子开放家庭，并在社区里定期带领查经，美好的团契生活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大爱时时与我们同在。

我常常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传福音，建立大学生查经小组。两年的时间，虽然我没有收入，生活也很节俭，但是我和妻子都特别喜乐，神也医治了我的脂肪肝，我的身体更加健康，内心充满平安。

那时，我没有接受过装备，只有满腔热情传扬福音，主也让我结了一些果子。我身边有的朋友信主后，今天成为北京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2006年，我有感动去读神学院。但是我申请新加坡神学院被拒，就放弃了读神学院的想法。我想，“既然主不让我读神学院，主不愿用我，我就好好在北京待着，我就找工作，生小

孩。”可是，当妻子怀孕三个月后，我突然收到另外一所神学院的通知书。那时，我面临人生中的一大重要抉择：是在家陪伴即将生产的妻子，还是去新加坡读神学院。我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旨意。

有一天，我有感动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我知道，这次不但是主对我信心的考验，更是主对我一生的呼召，挑战我是否愿意跟随祂，一生侍奉祂。我清晰记得，2006年10月10日的早晨五点钟，妻子带着身孕送我去机场的情景。她说，“从此以后，你奉献给主了，以后要好好服事主。”我说：“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她笑着说：“放心吧，主会保守我的。”当我背着行囊，转身离去时，我听到背后“哇~”的一声，妻子哭了。我赶紧丢下行礼，跑回来紧紧地抱住她，我们在机场相拥而泣，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背十字架舍己的道路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主呼召了我，从此以后，我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了。

尾声

这一幕幕情景渐渐远去。如今，我已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作牧师，牧养一间华人教会。

回想自从信主以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对信仰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们中国人常常把信仰与宗教混为一谈，其实信仰与宗教有本质上的区别。信仰是上帝启示给



人类的，宗教却是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宗教是人寻找神，却找不到真神；而信仰是神主动拣选人，拯救人，信仰的本质充满爱，有生命力，信仰给人带来自由与释放，使人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宗教带有律法性，束缚人、辖制人，甚至有些宗教带有迷信色彩，压制人的思想。然而信仰却能帮助人更深地认识自我，看到自己的罪恶与有限，并且通过基督的救赎，使人经历赦罪的恩典，与上帝和好，得着丰盛的祝福。

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是复活的救主，祂能赐我们全新的生命，使我们得自由与释放。

作者简介：

李提摩太，出生于江苏。1998-2001年，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经济学学士。现居美国乔治亚州。2001年于北京决志，2003年于北京受洗，现于美国某华人教会任牧师。最喜爱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

从寻找到回归，我为何会选择基督教出版？

/ 游冠辉（98级哲学）

寻找虚灵的真实

我是一个山旮旯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没有什么理想。如果硬要问那时心中有什么梦想，我能想起的唯一梦想就是练就一身好武功，拳打脚踢，能以一当十，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打个落花流水。

记忆中，我被比自己大的孩子欺负后回到家中，往往还要被父亲训斥一通。家，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并不温暖。山里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当成了劳力，常常天没亮就要起来干活，要是偷懒或干得不好，难免要遭到打骂。小时候从人那里所受的伤害没有在我的心里留下什么阴影，这要归功于家乡的山水。每当我被同龄人欺负或被家长打骂，到山水间这些痛苦很快便消融不见了。家乡那条清冽的小溪仿佛能荡涤各样的烦忧。

在同村的孩子当中，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五年级时，我以语文数学加起来 103 分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初中的前两年浑浑噩噩，到了第三年才开始发奋。对于我们来说，当时读书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跳出农门”，不用再像父辈那样过拿锄头种地的生活。经过一年的发奋，我的成绩提高了不少，戏剧性地从全班的第 32 名跳到了第 8 名。中考时，所有的人都报



考师专，考上师专将来就可以当小学老师，不用种地了。结果我的成绩离师范学校的分数线差5分，我只好去读高中。当时的师专不算英语分数，我的英语成绩不错，加上英语成绩，我便被录取到邵武一中。

在一中的三年是我学习最刻苦的三年。山里的孩子进了城，处处感到不如人，开始产生强烈的自卑感。高中三年，我正是在这种自卑感的压力下发奋学习，结果考上了大学。高中时，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英语老师推荐我考广州外国语学院，结果那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个普通大学，进了本省的师范大学外语系。

进入大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教德育的老师，感到十分幸运。这位德育老师思想非常开放，引导我们去了解各种西方思潮，鼓励我们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大学前两年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当中，但是到了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的生命中出现了极大的空虚和迷茫，有时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好友终于带我去见他的老师。就这样，我进入到一个以哲学探索为志趣的学术群体中间。

每次听好友眉飞色舞地说起他们在这些学术沙龙中的讨论，我都无比羡慕。当被邀请去参加时，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能亲眼看到这群神奇的人们，担心的是我的思想能不能跟上他们。我的好友一直鼓励我说，我没有问题，于是，我便去了。没想到，大家很快接纳和喜欢上了我，我也很快融入这个群体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从大四一直到研三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是每周便是隔周聚会，讨论各种哲学和社会问题。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数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过批判，来到福建社科院想要潜心研究学术，以思想的建构来改变这个世代。这位哲学家不仅思想深锐、品格高尚，而且具有很强的使命感，颇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风范。他躬行中国现代学者、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所说的“生命的学问”，藐视世俗的功名利禄。他一直致力于价值形而上学的建构，引导我们追求虚灵的真实，实现价值之全。在他引导下，我开始阅读柏拉图和新儒家的著作，深深被道德理想主义和价值形而上学所吸引。从此我认定，哲学之路是我这一生的道路。

然而，我们既寻求虚灵的真实，就难免对于现实怀着强烈的不满。价值之全的实现其实只能在观念的世界里，那个统摄一切的理念便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上帝”。康德所谓的“德福配衬”只能以预设上帝的存在为保证。而在现实之中，这位“上帝”并不能带给我真实的安慰，我只能在现实与理想巨大的分离之下怀着强烈的悲剧感与命运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趋向那个统摄价值之全的理念。

回到天父的怀抱

另一方面，从大学开始，我的身边始终都有基督徒相伴。我大学时的一位好友就是基督徒，只是他一直把信仰视为他个人的事，没有向我传过福音，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关于信仰



的事。

给我传福音的是华南女子学院的一个学生。她后来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严重程度几乎可比《圣经》中的约伯。她脸上红斑点点，白屑满头，严重时身上会出现一道一道的血口。有几年时间，她只能靠父母生活，在我看来，这真是生不如死。我当时想，如果是我，肯定会选择自杀，因那样活着极其痛苦，而且成了他人的累赘。没想到她自己虽然痛苦，内心却仍有盼望，倒是她的那些身体健康的朋友常常要死要活地到她那里来寻找辅导和安慰。这让我感到十分稀奇。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厦门大学工作。没想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有一位基督徒，宿舍的同一层也有一位基督徒。后者是个“掉书袋”，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刚分过来。他跟我聊过一次后，便常来找我交流，我们在思想上有许多默契。但是，每当谈到基督信仰，他总是滔滔不绝想要说服我。我则百般忍耐地听他讲论，只有偶尔憋不住会反驳他几句。我早已持定人本主义价值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哪里听得进他的话。办公室的那位基督徒同事也曾跟我分享过福音，我都保持尊重，但心门从未真正打开过，头脑也未认真思考过基督信仰的问题。

为了获得更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我在厦门大学外文系工作三年之后，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我当时醉心于希腊哲学，原本希望报考希腊哲学研究方向，但因这个方向的两个名额已经内定，我就选择了基督教研究专业。当时的我雄心勃勃，志在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心想哲学和宗教是相通的，基督教我迟早要研究。

进北大读博后不久，我就跟导师讨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我当时看过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基督教的圣爱与希腊的欲爱之间的区别，希腊的欲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理念、从人到并不施爱的神、从坏到更好的运动；而基督教的圣爱则是从更高的到低的、从上帝到人、从圣者到罪人的充满爱意的俯就（参见舍勒《爱的秩序》，17页）。当时，希腊式自下而上的寻求对于我非常亲切，因为哲学便是“爱智慧”。我们总是处于趋向最高智慧的途中，最高的智慧永远不可企及。基督教自上而下、屈尊俯就的爱对于我则非常陌生，完全不可理喻。入学后我跟导师说，博士论文想研究希腊方式与基督教方式的对比。导师说这个题目太大，我做不了。于是，我选择了当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作为博士的研究课题。

博士入学第二个月，北大刚好举行了一个“中美宗教哲学会议”，美方来参加的学者都是颇有成就的基督徒哲学家。我读过一些卡尔·巴特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于基督教的许多价值观颇为认同，但对于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基础，则持存疑的态度。要是不弄清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基础是真是假，我在博士论文中如何评价？我便问来参会的一位美国学者奥登（Tomas Oden），如何才能对基督教有一个同情性的了解（empathic entry），而不是隔雾看花？这位老先生对我说，最好的方式是生活在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里。

没想到一年之后，我被送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实实在在地



生活在两个敬拜上帝的群体里——一个是维真（神）学院，一个是信友堂。

在那里短短的一个多月，我被爱重重包围了。我自认为是一个深深体会过爱的人，但在那里，我体会到了一种过去从不曾体会过的爱。这似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既不是因为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可爱之处。而且，这爱不只是个别人的爱，而是整个群体的爱。这爱使我自我防备的心很快就敞开了。在这个群体中，我看到了许多人生命奇妙的改变。有一个弟兄曾经是个警察，嗜赌如命，输得倾家荡产，都想剁了自己的手，可是仍无法戒赌。后来信了基督，成功戒了赌。见到我信主的那一刻，他跑上前来泪眼模糊地拥抱我。他知道，一个人归信基督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姊妹，因恨父亲而离开中国，移民加拿大。在愁苦之中，听到有人诵读《诗篇》42篇：“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后来她信了耶稣，与父亲恢复了父女关系。还有一位弟兄原来练气功走火入魔，信耶稣后恢复正常，从一个粗野狂暴的汉子变成一个温柔节制的弟兄……这些人生命的转变仿佛让我看到树叶的摇动。我虽看不见风，却隐隐感到，应当有风。我每星期天都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在崇拜中不止一次被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一切使我越来越感觉到上帝存在的可能。

那年的感恩节，我参加了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感恩节野营。这次活动有一百多人参加，来自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三天在温哥华岛上的野营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基督徒群体的爱。这个背景差异很大的群体，

没想到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的相顾。我因不知温哥华岛的天气，衣服带的太少了，一位年长的弟兄便把他的大衣披在我身上。在那里，我们一百多人吃饭，每餐饭后都需要一些志愿者去洗碗。每次志愿者都不少，而且，这个营会的负责人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参与洗碗。离开温哥华岛的那天，我们要把活动过的地方清扫干净，当时，我们中间最年长的老师举手自愿去清扫厕所。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圣经》中所教导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马可福音》10:43）

在野营回来的路上，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回答说：“Almost”（几乎是）。但我还不是。我仍然在寻找上帝存在的确据，只要还有一丝疑惑，我都无法接受。但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总是对基督徒说，如果上帝存在，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不是质问，而是谦卑下来，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你若果真存在，像他们说的那样，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向我显现。或者向我显一个神迹，或者给我一个超常的感动。”我也曾经被感动流泪过，但我怀疑那是氛围所致。

隔了一天，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周二是维真学院崇拜的时间。通常崇拜的程序是敬拜、讲道、家事分享，那天突然变成一个见证会，有两位维真的女生上来做见证。第一位我认识，是在信友堂聚会的中国姐妹，另一位是个残疾的加拿大姑娘。这个中国姐妹分享之前，带我们用中文唱《万国都要来赞美主》。我从开口的那一刻起，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之后，她们讲



述了自己蒙上帝帮助的经历。从头到尾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边听一边泪流不止，心里所有的疑惑涣然冰释，完全相信她们所说的是真的。这就是上帝给我的超常感动。后来，我知道，这叫圣灵的感动。

那位中国姐妹聚会结束下来时，看到我泪流满面，感到十分诧异。我噙着泪水对她说：“I’m a Christian.”（我是一个基督徒）。她开始简直不敢相信，然后和另一个姐妹一起当众拥抱着我失声痛哭。我知道那是感恩的泪水。之后，人们奔走相告，我信主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难怪《圣经》上说，一个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要为此欢呼。

我终于明白了舍勒所说的自上而下、屈尊俯就的爱。过去，我喜欢哲学，走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但永远无法企及真理。柏拉图式的理念是那样高卓，那样遥不可及。基督却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寻找失丧的人，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祂找到了我，把我带到真理中，带到天父的怀抱里。原来这道离我们不远，正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

文字出版的呼召

基督信仰就像一束阳光，照进我潮湿的灵魂，驱散我心中的阴霾。从此，我的心里一片敞亮，喜乐代替了忧愁，歌唱代替了哀叹。信主之后，我在上帝面前立下心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健康还是疾病，是结婚还是单身，都要一生侍奉祂。

过去，我一直把生命的学问作为一生的追求。接受耶稣之后，我对学术开始厌倦，对我所研究的自由派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更是深恶痛绝。他骨子里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看似把基督教与时代的问题关联起来了，实际上是解构了基督教信仰。对他我已经毫无兴趣。

可是，我的博士论文怎么办？为此，我挣扎了数月的时间，一直想通过学神学或全职服事来逃避做论文的压力，但上帝却始终不放过我。祂借这个过程破碎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骄傲，让我学习一生专心依靠祂。我在毕业前半年多换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欲爱与圣爱这个主题上，只是这时我的立场已经完全从希腊思想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换题以后，我原本以为只能延期毕业，上帝却以祂的大能帮助我用半年的时间写完了论文，顺利地毕业了。

找工作时，我只投了一份简历，联系了一个单位——北大出版社。在我论文写作火烧眉毛的时候，上帝呼召我出来服事，带领团契。毕业时，我一心只想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这样便有时间在教会里服事。我想，在出版社做编辑应该比较轻松，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在北大开始工作的一两年时间里，我主要做英语方面的编辑。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用出版来服事上帝。

后来，上帝奇迹般打开了基督教出版的大门，带领我出版了“基督教文化译丛”。在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上帝把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异象逐渐向我显明。上帝让我看到，我一生的使命就是通过文字出版，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彰显基督的荣美生命。



上帝开门之后，我们在三四年中出版了近30种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北大那扇基督教图书出版的门被关上了。上帝又清楚地带领我离开北大，建立了“橡树文字工作室”，透过这个工作室继续去完成祂交托给我的使命。

回过头来看，上帝对我的带领真是奇妙！祂开始让我学习英语语言文学，为我打好了英语基础；后来让我转向哲学，在我学哲学的过程中又让我转向基督教研究。祂带领我从哲学走向信仰，同时也引导我从基督教研究转向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我过去所有的教育，加上在教会服事的经历，都成了我今天从事以译著为主的基督教出版工作不可或缺的装备。原来，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祂已经从各方面预备我成为祂手中的器皿。我一生一世要透过文字出版来传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本文选自“橡树文字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收录本书时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游冠辉，汉族。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市。1998-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现居北京。1999年于加拿大温哥华决志、受洗。现任橡树文字工作室总编、北京守望教会长老。最喜爱经文：“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爱的人。”（《诗篇》33:18）

走出理性的迷雾，经历生命的改变

/ 袁岱青（80级物理系）

寻求认识真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学校接受无神论、进化论的教育，虽未确信，也未怀疑。我的外祖母是基督徒，她的姑姑曾在宣教士开的医院作护士，因此信了耶稣。她对我说过：“以色列复国，天下大乱。”我虽不理解，但藏在内心。

母亲上过基督教教会中学，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基督徒，因为她在我信主前就去世了。母亲对我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要努力学习，服务社会。”所以我一直都在寻求认识真理，找到可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道路很长，我在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和政治等许多学科中试图寻求认识真理，最后在基督信仰里得到满足。

我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能找到的西方经典文学，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没有崇高的追求，人就是平庸的；但是如果有崇高的追求，却一般会失败。我学写诗，文字越来越悲观，幸好人长大了一点，才没有走向顾城之路。

我在初中时与一些同学一起读哲学（康德、黑格尔等），我越读越糊涂。哲学家给出人喜欢的结论，却不告诉它们背后



的假设。那时中国经历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换，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传抄诗文的活动，被同学泄密，又被老师保护，再学会赦免人，算是最早体验世界。

能上刚刚恢复的重点高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是我一生的幸事，那时人心清洁，又有极其优秀的教师。我还遇见了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孩，为了能和她说说话，我开始认识古典音乐。当时有一部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认为“真”属于科学，“美”属于艺术，“善”属于宗教。虽然我个人喜爱人文，但是老师和家长都认为我应该学理科。最终，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学习了七年，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选择学物理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科学的皇冠，只要理解了物理学，就可以在那以上逐步建立可靠的世界观。但是学了几年之后，我对科学开始失望。物理学从三体问题开始就没有严格解，需要近似和统计；而且，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现象学定律，不能从基础学科推导。人不可能沿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的轨道直线发展上去，建立全然理性的世界观，每个层次都要加入新的假设。

在北大物理系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核心关注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自学了经济学，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论证建立政府资产委托人制度的必要。这篇文章被通过关系送到中央，节选发表在《经济日报》上，没想到国家真的建立了政府资产管理局，但是没有建立委托人制度。我曾经考虑从政，但因没有开门，转而出国留学。

有一位来自美国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系的唐纳德·科比（Donald Kobe）教授来北大访问，他研究量子力学的基础，和我的硕士论文方向有关。我担任他的讲座翻译，又带他去旅游，因此成了朋友。他是一名基督徒，送给我一本中文《圣经》。我一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把它放在书架上，摆在《希腊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旁边。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物理学发现的自然规律是怎么来的？我回答说“没有想过。”他就说要帮我申请助教，来他工作的大学攻读博士。

理性的转变

我在 1988 年 1 月来美，头一次发现需要交学费。那时出国只能换 40 美金外汇，幸好一位中国留学生帮我付头款。我还发现租房、接电、接水、接电话都要付押金，那位把我从机场接来的大陆华人基督徒借给我 600 美元。我在一个半月后第一次拿到工资，开始还债，在学期结束时就买了汽车，可以不必走去买菜了。因为华人教会的朋友们帮我找房子、找室友、买菜，我觉得欠了人情，就去参加教会聚会。

在周五查经班福音组，牧师告诉我应该信耶稣得永生。我就问：“耶稣是谁？永生是什么？请先证明进化论有误，否则神的存在只是想象。”当时华人教会基督徒大多来自港台和东南亚，都是好人，但没有受过护教学训练，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总说“你信了就明白了”。但是我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和为什么信，如何能信呢？”我是教会里有名的“刺头”，但是他们继续爱我，等待我被神改变。



我的室友们不去教会，却问我教会讲了什么，我就把听到的转述给他们。他们自然而然地从不信者的角度批评，我就以信徒的角度辩护，结果是过了一个学期，我自己被说服了。考虑到宇宙里的规律既不可能自发产生（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矛盾），也不是从来就有（与大爆炸理论矛盾），只能是被设计和创造，所以我从不可知论转向有神论。下个学期福音班的学生提的问题与我以前提过的一样，我就举手说“我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情感的转变

刚去教会时，我喜欢基督徒和圣乐，但不喜欢宗教仪式，觉得像“文革”时的个人崇拜：《圣经》像毛选、赞美诗像革命歌曲、祷告像“早请示晚汇报”，教会像党支部。当时不知是谁“山寨”了谁，所以我在祷告时从不闭眼，总在看别人在做什么。

我当时关心中国前途，仍在试图回答“为什么近代中国会落后于西方？”（北大毕业生都有些“爱国主义综合征”。）我在学物理之外又读西方思想史，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现代文明（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能超越古老文明是因为有三个支柱（自由、正义和仁爱），来源于《圣经》里的神的道德属性（圣洁、公义和慈爱）：

1. 人若信圣洁的神，就会有内在的道德感；社会的平均道德感高，就可以有小政府、大社会；社会自由度高，人就寻求改善自己；

2. 人若信公义的神，也会信正义，即人不能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取，只能使用已有的资产、脑力或体力，去把原来对人无用的变成对人有用的，这样就创造了财富。自由交换的结果是各人都比以前好，这样就有了进步；
3. 人信慈爱的神，也会信博爱，在先的帮助在后的，就有了整体进步。

这三个支柱缺一不可，因为只有三条腿的桌子才能站立，所以中国真想步入现代文明，基督信仰是必须要素。既然中国是我所爱，对其有益的就被我喜欢。于是我的情感开始转变。

我去参加得州物理学学会的年会，在得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主楼上看见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我心灵被震撼，就问带我去的科比教授：“这话是谁说的？”他说是耶稣。我又问：“《圣经》里还有没有别的讲到关于自由的话？”他说还记得一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于是我就去得州大学旧书店，花一美元买了一本新国际版《圣经》，从头到尾一气读完。我先前读中文《圣经》，字都认得，概念却不理解；英文《圣经》反而可以读进去。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开始明白《圣经》大意。

我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大会。他讲东方人寻求道路，但是不求终极真理；西方人追求终极，但是不知何为道路。耶稣基督来自世界的地理中心，宣称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我们所求的都在乎祂，但是祂给我们更多的，就是永生。我觉得有道理。他邀请愿意接受永生的举手，到前



面来。我犹豫，一个坐在旁边的来自香港的学生拉我下楼，于是我被祷告和被陪谈，但是回应只是“对基督教更有兴趣”。

意志的转变

我经历了三大难事，需要更高的力量帮助。

第一件事是在我来美一年半时。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就跟高中最好的朋友结婚，准备一起出国。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她被留在国内，被多次拒签。我们的电话和信件越来越短，我很担心。那时国内有运动，我就决定回去考察和探亲。同学把我的计划放到当时刚刚开始在互联网上，阴差阳错，我竟成了给运动送捐款的人。

我在北大读研时参与领导一次学生运动，认识到群众运动不可控制，领袖会越来越激进，结果总是导向暴力。在我飞回去那一天戒严，我就决定祷告，大意是：“上帝，若你能保我平安回美，我就信你。”这其实是一次交易：祂给我所需的，我就信靠祂，好像信仰是一个商品。

回国后我作了答应的事，随后就是如何回美。我需要签证，但是使馆关门了。在我乘坐的飞机起飞的前一天，使馆开门，我拿到签证和出境卡，顺利回美。妻子对这次分离比上一次更难过，因为不仅她出不去，我可能也回不来了。

回美后我参加建立全美独立学生会，发现回国和我作过类似事的人都曾被捕和被打，唯独我没事。我问自己这是否是因为我的祷告，最后我认定这大概是因为幸运，就忘记了当时的

承诺。

不久就有第二件难事：我妻子的护照被没收了。当时私人护照都要上交，经检查再发；因为我，她的新护照被拦下。以前美国不给她签证，现在中国不给她护照。于是我只好再次祷告，大意是：“上帝，如果你能让我的妻子与我团聚，我就信你。”

祷告了，人还要努力。我妻子通过熟人把旧护照拿出来，仍然有效。我请我们选区的众议员 Dick Armey 写信给美国驻京大使馆，但是副领事 Karen Stanton 说不能改变签证官的决定。我找北得大物理系副系主任 Dr. William Deering，要求给我妻子助教，申请学生签证，因她本是清华工程物理系的；教授说今年没钱了。我正要走，他说愿意写信，但是不要期待真有工作。我说已经非常感激了。他就写了信，我快递回去，妻子居然得到了签证。

我买了一打红玫瑰，身穿西装革履，和一群同学去机场接我妻子，随后到达拉斯的重逢塔（Reunion Tower）上喝酒跳舞。她因为病毒性感冒得了心肌炎，痊愈后，还真有了工作。这一切都静下来后，我考虑了这是否与祷告有关，但是我觉得人的努力仍然是主要因素。

几个月后我遇到第三件难事。一位中国女生住在美国家庭里，男主人出国讲学，女主人邀请一些中国男生去把游泳池盖子揭开。我去帮忙，没想到被火蚁（fire ants）咬了，急性过敏，被送到医院后又被耽搁，直到休克，像木头那样跌倒，后脑撞在地上。医院把我救活，照了 X 光，但是因为没有放射科医生读片子，就送我回家。

那天晚上我四肢麻木，被送到医院，他们却说找不到我当天来过的文件，又差我回家。第二天中午，医院来电话说我颅骨破裂、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瘫痪和生命的危险，要立即来医院。去了以后，一架直升机把我送到达拉斯最大的公立医院 Parkland Hospital，我在那里住了十天。因为保险不够做开颅手术，就吃稀释血液的药，希望身体把血块吸收。

前七天里我多数时间都在昏睡，醒来时，看见基督徒朋友们问我有没有信主。我就说我大概信了，不过没有受洗，死了会得救么？他们说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人信了主，却没有机会受洗，但是耶稣说他会当日与主同在乐园。

第八天是星期日。当时我们因为认识了一家朋友，在一间美国教会聚会。我妻子的英语还不够好，只记得刚听过的复活节讲道，认为上帝若能让人从死里复活，定能让未死的活人恢复，所以她在聚会结束后上前跪下祷告。会友 Mrs. LaRue Dubose 和牧师来问有什么需要，她就转述。他们建议她先祷告接受基督，然后全教会一起为我祷告。她说什么都乐意。

随后三天我明显好转。原来我已经无法走路，有康复中心来准备接我；那三天，我伏在妻子肩上学会走路。到第十天完全恢复，医生说这是神迹；我在第十一天被送出院。只有一个后遗症，就是短期记忆丧失综合征，一年后也基本好了，只是不再有立即记住名字的能力。

当我在医院里醒来时，记起来需要祷告，大意是：“上帝，如果你让我身体康复，我的生命就属于你，由你使用。”我恢复以后想起我与上帝的关系，以前祂对我只是个概念，只有这

三次求助祷告才是个人的关系。前两次神都给了我所需的，我总找理由不归功于祂。神对我一直很好，我却一直不守诺言，因此我对自己有点羞愧。那以前我可以承认自己有罪——如果“罪”的定义是不完美；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从我不再与人比较，而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我就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被救赎，以前听过的基督救赎信息开始对我有个人意义。

重生的过程

那时我想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记不清几次跟着广播电视上的牧师祷告接受基督，不知道一次真心的就足够了。最后一次我感觉到身体发热颤抖，心里有平安，知道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或许那以前我已经得救，但那以后我更加确认自己已经得救。

我的妻子虽然先祷告接受基督，但理性上仍克服不了进化论的障碍，读经卡在《创世记》前三章，就问我如何看待进化论。我建议不要把进化论当成是被科学证实了的真理，因为过去的事不能被实验。进化论和创造论都是关乎起源，都有各自的假设，需要凭信心接受。应该把它们放在平等地位，用理性衡量哪个更合理，再用感性衡量更希望哪个为真。

她立即说：“我当然更愿意作神的儿女、而不是猴子的后裔！”这以后，她的理性障碍被攻克，我们开始在灵性上同步成长。



那时，我们高高兴兴地作神的儿女，参加聚会，唱诗班和小组查经班。在一次学习《以弗所书》时，读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我觉得好像被闪电击中一样，一下子就通了。

教会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来问我们是否愿意受洗；我们在1991年1月同日受洗。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见别人的需要和服事的负担。

作者简介：

袁岱青，生于北京。1980-198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1985-1987年，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现住美国得州爱比邻市（Abilene TX）。1990年在美国得州丹顿市（Denton TX）信主，1991年1月受洗于该市的艾斯贝利卫理公会（Asbu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目前任得州爱比邻市爱比邻圣经教会（Abilene Bible Church）的主任牧师。最喜爱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乘风破浪，道出锡安

/ 金明日（86级地球物理系）

我的见证是服事教会的见证，也是锡安教会成长历史的见证。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经历了“六四事件”。不久，一个绝望的浪子得蒙怜悯归入基督名下，从此我成为服事祂的人。虽然我有10年时间在北京服事过三自名下的教会，但回想那段经历实在痛苦。我真正意义上的教会服事，应该是从2007年北美留学回国开始。

下面的五个锡安教会的故事，可以窥见锡安教会的发展。

故事一：一小群人，大发勇气

回国第二天，我从前所服事教会的一群同工请我吃饭，他们谈论起在我出国留学这5年间经历的艰难，很多人没有固定教会，到了星期日到处找地方礼拜，无法安心委身，特别是两三位跟我要好的同工，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这些事让我特别痛心。我第一次感受到牧者和会众的关系，有割不断的生命连结。虽说我回国不是为了建立教会，但当他们恳切期待我带领他们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时，我的心震动了。我决定和他们一起



祷告看看。

在第2周，我们的祷告会来了20多人。祷告会结束后，兄弟姐妹兴高采烈地去找地方，他们找到北京隆宝辰五楼的一间大房子，350平方米。我从来没建立过家庭教会，所以对这个面积没什么概念。

不久，一位北美的朋友来看望我，他说：“金牧师，你以为你是三自教会的牧师呀，家庭教会没有这么大的，你若能坚持3个月就是神迹！”他的话把我吓坏了，一方面他说我挑战共产党的底线；另外他告诉我，家庭教会的信徒是不奉献的。确实，就我当时所知，北京最大的一间教会月租金才8500元，而我们这350平方米的场地每月租金将近2万。

我一位守望教会的牧师朋友，他来看了后鼓励我：“金牧师，一定行的！你只要坚持3个月，这里肯定就坐满了！你放心好了，别听他们的，听我的！”那时守望教会正处于复兴阶段，他的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若要开始教会，我们需要在6个星期内筹款至少20万，以解决第一步需要缴纳的租押金和购买基本设备费用。当时，我们教会一共20个人，其中一半老年人一半年轻人，没有特别富裕的人。但让我感动的是：就是这20个人，4个星期凑齐了20万。我想如果不是神的祝福无法解释这一切。

就这样，我们开始办租赁手续、装修。教会开始了。

我们为建立教会的感动祷告有二：

一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曾

委身三自体系 10 年，期间身心皆受伤害，深知那个体系既不蒙神喜悦也不牧养肢体。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开拓一个新教会，是真正按照上帝的旨意牧养的教会；

二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直有从上帝来的宣教托付，但三自教会是反对宣教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机会，能够建立一个宣教导向型的教会。

于是，2007 年 5 月，我们在隆宝辰开始了锡安教会。这一群人，真是大发勇气。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只是怀着一颗特别敬虔爱神的心。

故事二：网上事件带来持久祝福

2007 年 7 月，崔权牧师说我在海外待的时间太长了，邀我去上海看看，于是我带家人去上海看望崔牧师。记得那天我一进入他的教会，便极为震撼：非常大的场地，满满当当坐着几百号人，教会整齐宽敞，比我在海外看到的教会都好。我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怎么会允许你办这么大的教会？怎么没关你的门啊？”因为当时北京的教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崔牧师当时给我做了见证，让我得到特别大的祝福。于是回京后我找天明牧师商量，说我去上海见了崔牧师，他们教会不得了啊，我们应该邀请崔牧师来北京聚一次。10 月份，我们邀请崔权牧师到北京，这便是北京教牧联祷会的开始。那年，有近 100 位年轻牧者参与了研讨会。后来我也经常去崔牧师那里学习。

2009 年 6 月 20 日，我们举办了一次“全人医治”营会。



那是一个周末，参加者有 200-300 人，令我们惊奇的是，当崔牧师做最后祷告的时候，现场有将近 70% 的人在说方言。我们教会知识分子比较多，平常以查经为主，没有什么灵恩现象，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用方言祷告。我不反对方言，但也不鼓励说方言，但那一天聚会竟然有 70% 的人说方言，我们也非常吃惊。

没想到这件事伤害了一对有灵恩背景、委身我们教会的夫妇。也许那天某些事情对他刺激太大，所以他将一些想法写在网上，这就是所谓的“网上事件”。在他这篇文章中，对金牧师的生活、神学及锡安教会有非常负面的理解和评论，造成极大影响。

教会建立不到 2 年，突遭巨变面临巨大考验。首先城市教会都是“月光族”，我们每月需交房租，但从那周开始，教会的奉献突然减少一半，我们的压力可想而知。第二，之前教会会众人数每周稳定增长 10 人左右，但这数字突然停止。另外原来海外的一些教会准备邀请我去领会的，也因网上事件犹豫了。我和家人承受巨大的压力。

特别感恩的是，不久后正好北京教牧联祷会在方兵牧师的教会举办，那天联祷会快结束时，方牧师突然说：“金牧师到前面来。”我便走到前边，当时有几十位牧者在那里。方牧师大声说：“现在有人这样恶意攻击金牧师，我觉得这是对北京教会的攻击，是对正在兴起的北京教会的攻击。”话落之后，所有北京教会的牧者都上前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我的灵突然就得了自由。在北京与这么多的同工一起服事主，这是多大

的恩典！

锡安教会的同工们也特别齐心，面对质疑我们决定不说谎、不回应，核心同工没有一个因此离开。但对教会来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此事，并检讨总结：过去两年，因教会快速发展，我们确实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牧师是一个异象型的牧师，所以教会的事工缺乏详尽计划，会众有一些看见和想法不能及时反馈到教会核心层，对部分有需求的会友，没做到及时合宜地牧养。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建立章程制定委员会，邀请法律界、神学院的老师和我们的核心同工一起制定教会章程。章程制订后我们还邀请专业律师完善章程，目的是保护会众权益和教会长远发展。2010年3月，我们召开了第一届信友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锡安教会现在所使用的章程。

我准确记得，从那周开始，锡安教会又开始起飞了，奉献、人数一直增长，现在教会主要的“骨架”也是那时建立的。这件事让我深感：我们有时遇到一些看似灾难之事，神却让我们由此得益处。而且这益处非同一般大，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着手建立章程，也不知道未来要付多大的代价才能学会这门功课。

还有一件特别感恩的事。2018年末，在一次北京教牧联祷会结束后，一位牧者找到我，对我说：“金牧师，我要向你道歉。”我问：“为什么要道歉呢？”他说：“你还记得2009年的网上事件吗？”哇，我怎么能忘记呢，那件事是我难以痊愈的伤口，从那以后我就不上网了。他说：“实际上操作那件事情的人中有我，当时我们对锡安教会理解不够，对金牧师理解不够，



以为金牧师真的有问题。经过这么多年，我也在悔改。”他那时刚刚走上服事主的道路。他说：“金牧师，求你饶恕我。”他的话让我几乎流泪感恩。我们付出的痛苦甚至是羞辱，上帝都知道。

2011年4月10日，“守望事件”发生；5月10日，我和各地教会的领袖们为守望教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请愿书。那段时间我去上海，崔牧师来接我，他说：“你看看后边，你出机场就有很多车一直跟着我们。”我没有惧怕，至今仍然特别感恩，今天我们中国教会这么多牧者能够联合在一起，这友谊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我们一起担当一起经历了风雨雷电，成就了神家温暖的故事。

故事三：神的教会胜过夜总会的权柄

锡安教会所在的隆宝辰大厦三楼有个夜总会，那里有黑帮，他们特别看不惯我们教会在楼上。有次我的车刚从一个胡同开出，就有许多黑帮人员拦住我，他们拿棍子把我的车砸得稀巴烂。有时晚上我们查经结束下楼，电梯经过三楼，一些几乎没穿衣服的女性涌进电梯。为此我很生气，讲道时就对会众说：“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给败坏人的夜总会合法执照，净化灵魂的教会却被当作非法聚会打压！”著名的中国教会的研究者艾克曼，他写过《Jesus in Beijing》，后来他也写了锡安教会的故事，名字就叫《夜总会里的教会》。

有一次，朝阳区政府的负责人找我，单独跟我谈：“金牧师，你在朝阳区怎么样？”我说：“朝阳区挺好，比海淀区好多了，

你看海淀区打压守望教会，我在这里还待得挺好的。”他说：

“你少来那一套，从来没有北京的民间机构把北京市政府告到中央的，这件事情（为守望教会的请愿书）你就别做了。”我说：

“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接下来，他们就开始逼迫我们，给物业施加压力，不让物业跟我们续约，等等。

之后的 18 个月，我们每周都处在不知道下周能不能聚会的担忧中，所以教会小组每天都在祷告：“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聚会的场地。”

2013 年 3 月的一天，隆宝辰大厦物业公司的总经理突然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刚下飞机还在机场，他说：“金牧师你赶紧过来。”他一见我就说：“最近情况挺好的，我们赶紧签约吧。”我说：“好啊。”他说：“这两年北京的写字楼租金都上涨了，你们一直维持原价，我们吃亏大了，这次得涨价。”我一计算，租金涨得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他说：“给你的是最优惠的，我只有这样的权限。”他又说：“一个月前，三楼的夜总会办不下去，被取缔了。你要是能把那地方都租下来，我就把分摊款给你免了，房租就能降下来。”我一听很激动，心跳加速，哇，把三楼都租下来！

我们很快召开教会堂务会，专门讨论这事。很多人不敢表态，因为如果把整个三楼租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凑够 600 万，那时我们一年收到的奉献才 300 多万。特别感恩的是，一位刚刚进入堂务会的同工（也是我们现在的长老）说了一句话：“过去的 18 个月，我们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礼拜的场所，今天也许就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领受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说没钱或没有能力，这样不合适。”他这么一说，十几位堂务委员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们确实一直在为聚会的场地祷告。为此，我们又召开了全体信友大会，结果以 92% 的高票通过，同意租下三楼。神赐给人的信心真是不可估量，就这样我们把整个三楼租了下来，我们一边设计一边装修，光是拆掉夜总会的装修就花掉了 22 万。

8 月份是我的安息年，会众希望我在安息年开始之前，在新堂做一次礼拜，于是大家齐心协力赶装修进度。装修结束那晚，我们一直忙到凌晨 12 点，当那些漂亮的红椅子搬进来的瞬间，我们的眼睛被耀眼的红光照亮，大家惊呼：“哇，原来这么美！”那是北京设计研究院院长设计的，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教会没有预算，为了做出他想要的灯光，他奉献自己私房钱，没要教会一分钱。更感恩的是，神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特别的力量，原来污浊的夜总会被废掉，一个漂亮的、敬拜上帝、学习上帝话语的教会站立在这块坚硬的土地上，我们除了感动无以言表。

故事四：视频礼拜，打开一扇窗

2009 年发生了“万邦教会事件”，2011 年守望教会被迫“户外聚会”。实际上我一直在研究这两个教会，因为他们是城市教会领头羊。那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怎么那样做？”，我会说“天明还在，天塌下来有天明撑着。”这是我当时的心态。所以当这两件事发生后，我不得不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锡安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

2012年，我邀请在美国某机构服事的一位特别有思想的人来教会。他问：“金牧师，我们能为北京教会和中国教会做什么？”我说：“我们不需要钱，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好的、有智慧的同工。”于是他差派了一位叫彼得（Peter）的年轻牧师来，彼得向我们介绍他如何植堂，他讲的内容令我有些吃惊。他们教会在每周三晚上录制牧师讲道，每周日在4个场所同时播放此视频，为此更多的人被牧养，教会发展得特别快。

我的眼前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

我在美国待过5年，我当然知道美国最不缺少的就是教会，牧师现场讲道都不能特别复兴，播放视频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不管怎样，彼得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当时想，视频礼拜至少可以让那些因身体原因、周日不能亲临教会的会众在家参与敬拜，也能让一些当天有事的信友有机会过后观看。这种布道方法如果成功的话，不仅可以牧养更多人，也能快速植堂。更重要的是，当更严峻的时代来临，教会可大可小，机动灵活。

于是，我给崔牧师打电话（那时守望教会的天明牧师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了）。我跟崔牧师说：“11月份我们去美国。”崔牧师问：“去干什么？”我说：“我认识了一个教会，了解了一些信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崔牧师也是特别有见识的人。很快，我俩坐飞机去了美国，花3天时间观摩那个教会。回到国内后，我们开始使用视频植堂。到了2018年，我们植了10个堂。当2020年这场疫情到来之后，我更感到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预备。



故事五：失去堂点，得了天下

2018年3月开始，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整个气氛不对劲。4月，政府要求在教会放置24个摄像头，我们正式回应：“我们做不到。”结果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们也列举了“金牧师的5大罪状”，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到9月9日，教会所有的东西都被政府扣留，教会被取缔了。

没有被取缔前，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将会面临更严峻的形势，于是我们未雨绸缪，为可能失去场地做了一些牧养的预备：我们每周预先录制敬拜、讲道，这样只要有微信与网络，就能牧养会众；会众不论在家里或公司，只要有手机，就可以参与礼拜和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走的敬拜”。现在这样的方式在海外也很热门——流动的、没有空间的教会牧养。

2018年9月9日，我们同时失去所有堂点，10个堂点都没有了，当时唯一能够聚会的地点是家庭。我们在顺义的家，人多的时候一周接待130-160人，后来慢慢地我们也找一些餐厅、咖啡厅、宾馆的会议室分散聚会。

特别想讲讲这次疫情发生后的故事。2020年1月23号，中国武汉等城市宣布因新冠疫情封城。1月26日，也就是2020年中国农历正月初二，我们第一次在Zoom上做礼拜，那天300人的线上会议室全满了，分散在各处，甚至海外的锡安家人一同出现在对话框，一起敬拜、一起祷告！像新年团拜一样火热。诚实地说，当时的场面让我极为震撼！我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圣灵的浇灌。

第二周，2月3日，我们拓展到500人，第3周我们拓展到1000人，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参与线上礼拜，这是疫情期间我们的特别经历。那时，我一直鼓励中国的牧者都上Zoom，所以这3000人中大概有1/3的人是全国各地的牧者，他们要来看看Zoom礼拜是否可行。如今线下聚会相继恢复，但牧养的方方面面仍大量使用Zoom。

我终于清楚看到，我们从2013年开始的种种努力，包括视频礼拜、行走的敬拜、失去场地后推动“3.0版本”——不依赖场地的礼拜与牧养系统，在这一年大放光彩，一切都是神在预备。每想到此，我就感到震惊，上帝事先知道，事先预备！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以赛亚书》55:9），祂为我们存留的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有人说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但我可以确定地说：这是神施恩的时刻（《哥林多后书》6:2）

作者简介：

金明日（Ezra Jin），1986—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在校期间听信福音成为基督徒。毕业后不久奉献成为全职传道。先后在燕京神学院、美国富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得教牧学博士学位。2007年创立北京锡安教会（Zion Church），服事至今。宣教中国2030（Mission China 2030），城市植堂伙伴（Church Planting Partner），平安中国（Shalom牧者祷告会）等本土基督教运动的共同发起人。与Anna师母膝下有Grace, Michael, Joshua三子女。



校友见证短篇合集

二十余位见证人的生命故事，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各自的生命体验。此外，我们也精选出以下 7 位北大校友的生命独白，组成一个合集。他们有不同的经历和际遇，却都在生命与生活中经历上帝的奇异恩典。

美好的预备领我归家

/ 闫志成（87 级物理系）

我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个技术工人的家庭中长大的，我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由于我爷爷在“文革”期间被划成反革命，所以父母从小就让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可以凭本事吃饭。我们五个孩子都比较听话，并且努力学习，不负他们的期望，都考上了大学。我于 1987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这成了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最大的骄傲。

对我信主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母亲，另外一个是我的太太。我母亲大约是在我上高中或刚进大学时信主的，她是我家第一个信主的人，并且鼓励家里人每个主日都去教堂。我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孩子，就顺从母亲的话开始去教堂听道。

对我改变最大的一次经历发生在 1993 年 10 月考完研究生资格考试（GRE）之后，我当时感觉考得不理想，又觉得花了父母不少钱，于是心里感觉特别沮丧。考完后本该返回沈阳读书，但当时决定先回家和父母住大约一星期。在回去的那周里我去了好几次教堂，感觉受到很大的安慰。回到沈阳后，我就开始自己去找教堂聚会，记得当时去了沈阳的北市教会。每周日早晨，我骑车大约一小时赶到教会，参加聚会。

1994 年，我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一所大学工作。当时我已经开始每天读《圣经》，并且每个主日主动去教堂。非常感恩的是在教会遇见了我太太，她性格开朗大方，说话一针见血，从不拖泥带水。她最吸引我的是她的信仰，我觉得她信得很真实，是从内向外的，所以不用特意表现出她是基督徒。我被她的特质深深地吸引，并且也想成为她那种基督徒。后来事实也证明她确实是一个愿意为主摆上、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基督徒。我为此感谢神，把她放在我身旁成为我的帮助和激励。

在美国读大学和工作期间，我比较认真地习读《圣经》，后来还参加过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型晨祷会。非常巧和，我来到美国的那一天（1997 年 6 月 27 日），正好是威明顿主恩堂的徐平弟兄把我从机场接到学校。他问我晚上想不想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我欣然答应了。结果在那次布道会中，我决志归主，后来才知道是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

感谢神，为我预备了我的母亲、我的太太，一步一步地带领我认识到神的慈爱和公义，同时也看到自己的罪需要神的拯救。我为这所有的一切感谢神！



我体会到基督徒的生命就应当是多读经祷告，对属灵知识心存渴慕；多多地传扬福音；要让生活的目的坚定地以神为中心，生活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时时感恩，建立起和神的亲密关系。

我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和祂有更美好的交通，在余生为祂而活。

艰难的创业路，你亲手带我们前行

/ 老杨（77级化学系）

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生，因为毕业后不如“卖茶叶蛋挣得多”，于是出国进了国际大公司做黏合剂，一干就将近20年。

2006年，我辞去工作，在武汉落户建厂，经历了从研发、生产，到客户验证并最终使用我们的产品，目前已经进入成长期。

由于我家人仍留在了住了将近20年的圣地亚哥，我成了一个“海燕”基督徒——就是像海燕一样的海归。他们因种种原因在国内一段时间，在北美一段时间。不论在哪边长一些，短一些，都使家人缺乏归属感。

我在2006年前回国后，找到当地教会，可往返要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平日工作忙，只能参加敬拜无法参与侍奉。当我回到北美原来的教会，因为没有固定的行程时间表，也很难安

排。以前我参与十几年的服事，因缺席太久，有人接替了，于是我成了两边的边缘人。

2008年初，我按着“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摩太后书》4:2）的教导，与同小区的几位姐妹开办一个家庭小组，向在校学生开放，很快就有十几个人参加。但在几个月后，我回美工作一段时间。因为同工还未准备好，就中断了聚会。当我再回去时，大家热情殆尽，聚会不能恢复。

我意识到：不仅仅是要聚会，更要培养同工。这以后，我联系曾一起唱歌的李燕的小组，以他们为主体，重新开始小组查经。这样我又开始了亲密的教会生活和服事，而小组也不会因我的离开，影响聚会。

之后的第二年，我们又经历了李燕毕业离开，小组长变更的挑战。现在，我们正努力建一个“铁打的营盘”，以学校的老师为固定的同工，学生为传播福音的主力，以便一代一代地把福音传下去。我妻子去武汉探亲时会作为辅导员带领团契和查经，分别后仍然通过社交平台交流沟通和关怀。十几年过去了，几十人参加过聚会，其中好几个受洗归入主名。我们自己也得以更好地认识主、亲近主，经历主的同在。

我开始产生自己开办公司的想法时，考虑到不能产生纠纷，我决定在做公司之前就坚决辞掉工作。两年后，对新公司的投入用完了我们多年的积蓄，而公司的营业还未能给我们什么回报。于是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窘困。是放弃公司，还是继续下去？我们和两边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恒切地祷告。我们经历和深深体会了“主祷文”中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



我们”（《马太福音》6:11），而不再是像背书一样地诵读。

在后来的痛苦摸索中，我俩一起学了两个功课：

1. 神从来没有撒手不管我们一家。如经上所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10:11）又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马太福音》18:10）

2. 神给我们的试练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是为了我们的成长。

这一点过去我曾风闻，这几年才真的看见。就如约伯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

2009年，在亲戚和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之后一年，我们的经营有了一点起色，但这时不仅是生活上捉襟见肘，运营费用也到了尽头。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要添置更大更多的设备，可是我们没有经费。就在这时，我们申请的一个项目通过了审核，得到了可观的资金支持，使我们可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在不早不晚的时间，给我们这样有力的帮助，让我看见，神真的是亲手引领我们前行的路。

另外，妻子在那一年发现视力模糊，影响晚上开车。可我不在她身边，她不得不开车。动个手术可以矫正，但我们没有保险，也没有多余的钱为她做手术。医生根据情况，为她配了眼镜，作为临时的措施。我们和弟兄姐妹们求神看顾保守。以后的很多年，妻子只能带病开车，直到我们有了经济能力，才做了手术，恢复正常。有福的见证是：妻子和孩子都出入平安，

神的保守每日同在。

创业十几年了，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好了很多，但是创业的回报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其实，我们的辛苦付出远远大于回报，我们的公司仍然有很多困难；我们两个仍然有医保的问题，老旧房屋仍不能修理，但我们记住了：“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127:1）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学的功课，也是以后要一直学习的功课。有神的同在，是人生中最美好的！

改变我生命的一个夜晚

/ 任军（80级法律系）

199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硬啃了几十页的教科书后，我身心疲惫地回到紧挨着宾大法学院的研究生宿舍，稍事洗漱后就躺到床上准备入睡。睡前顺手打开枕头边的一本最近在读的书《信心的跳跃》。这本书是我最近周五晚上经常参加查经的一个华人小教会里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送我的。

在宾大法学院极高强度的学习中挣扎了两个月后的一个礼拜五，我接到班上一个台湾同学发来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晚上的查经班。在查经班我对信仰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就是心里没有感动。一天晚上稀里糊涂地被牧师带着做了个决志祷告，表示愿意相信上帝，但其实心里还是没有感觉，不确认上帝到



底是不是真的，只是愿意信而已。查经班里的几个朋友送了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给我。我就在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用来催眠。

《信心的跳跃》是美国的一位神学教授 Gregory A. Boyd 和他父亲 Edward K. Boyd 的一本历经三年的通信集。父亲不信，向神学教授儿子问很多问题，我读起来还很有意思，因为其中也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

那天晚上，我读到第十封信“为什么神不救你妈妈的命”。这位父亲对神学教授妈妈的去世耿耿于怀，不愿意相信上帝，抱怨没有感受到上帝。我已经读的有点困了，读到第 80 页教授回信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您能在脑海中画出耶稣美好的形象，他将赢得您以理智永远无法得到的爱。”我放下书，关了灯，闭上眼准备睡觉。我试着按照他说的，在脑子里想象耶稣的形象。

我在脑海中画出祂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非常清晰。突然，我的内心深处发热，一股暖流猛地扩散到全身，眼里也不知道何时开始在流泪，心里深深感到我有罪，我是一个罪人。记得成年之后，我大概就只是在得知父亲去世时哭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我有些震惊，但没有恐惧和害怕，反而是非常平安温暖。我进入一个奇妙的状态，好似被一种非常温暖的电流似的的东西包围，把我的身体整个儿托起，根本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我的脑子里跟放电影一样，使我想起从记事开始干过的种种不好的事，并一件一件认罪悔改。我不知这种状态究竟持续了多久，应该时间很长，我就在这种状态中非常温暖平安地睡

着了。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睁开双眼，十分惊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变了，有了色彩，阳光灿烂；我去法学院上课途中见到的那个讨钱的黑哥们也变得可爱了。对，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有爱，有上帝。上帝其实就在这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未离开我们，只是我们自己的罪性无法感受到上帝。

在法学院里我见到第一位同学也是不信上帝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真的有上帝，肉眼可能看不见，人手也许摸不着，但可以经历到祂，只要你信，真的信！”

我真的经历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7-8）从此，我的生命大有改变。

当然，信主后还是会经历风风雨雨，也会有痛苦挣扎，但我不再是只有我自己，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我磕磕绊绊地一直前行。

一个“信四代”的怀疑与回归

/ 江天（88级生物系）

我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我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小时候，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她每天早上总是先唱赞美诗再读一段《圣经》，然后才下楼做早饭。晚上睡觉之前她会祷告，总是先赞

美神的伟大，然后说她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求神赦免她的罪过，最后祈求神的祝福。

我那时觉得奶奶很偏心，总是把好吃的东西留到周末，等最小的姑姑一家回来后才吃。但她祷告时从来不说她偏心，也不求神改变她不要那么偏心。我就觉得基督徒也没什么好，神也没做什么奇妙的大工。有时候我从大人的聊天里也知道一些教会里不光彩的事，就觉得教会也是很黑暗。

我自己曾非常恳切地向神求过两件事，但都没得应许。我因此觉得有两种可能，要么神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是神根本不在乎我，不听我的祈求。虽然我每次在家吃饭之前都会谢饭祷告，但那也是出于习惯，随便背几句祷告词就算交差了。奶奶总是说我们是罪人，我觉得她是罪人，但我不是。她总说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却觉得血好可怕，怎么能洗净呢？不是血越多越难洗干净吗？虽然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和怀疑，但我也从不跟奶奶争辩，她说什么，我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暗地里，我已经决定等我长大成人了，就会离开家远走高飞，不再受家庭的影响。

后来我果真如愿以偿，上大学远走高飞了。奶奶给我写了一封信祝贺我，末尾她专门用了这样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我当时看了很不以为然，心想我是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和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关系呢？来北京上学后，周日我就不再去教会了，虽然寒暑假回到家还会和家人一起去教会。

在北大待了两年半以后回到协和，八年毕业后也拿到了博

士学位。在同仁医院眼科工作了两年，就申请到眼科研究所的博士后，来到了波士顿。奶奶写信总说感谢神，赐给我聪明智慧。她总说我是很蒙福的人，她总说她一直在为我祷告，求神能赐给我属天的智慧，我却总是不以为然。

来美国后，我突然觉得日子过得很空虚，对将来何去何从也很没有信心，很是迷茫。爸爸妈妈建议我去教会，我因为孤独寂寞，就去了一家美国教会。第一次去教会就遇到 Aida，她邀请我去她家和她一对一学习《圣经》。我当时很不理解，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愿意用她宝贵的时间来和我学习《圣经》。她说她满受神的祝福，一定要分享给其他人。她说她很感谢神让她认识我，可以把她白白得来的分享出去。我心想她也是哥伦比亚医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也会这么天真？不过既然她愿意请我吃饭，还花时间陪我练习英语，我自然也很乐意。

当时她用的教材是《丰盛的生命》，从最基本的真理入手，我们之间有很多讨论。很奇妙，原来我不愿意和奶奶、叔公讨论的问题，我都很自然地向她提出，她也总是很耐心地从《圣经》里帮我找到答案。每次结束祷告，她总爱用《箴言》3 章 5-6 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波士顿，我住在 Delia 和 Barry 家，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晚饭他们总爱等我回来一起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会读《每日灵粮》的小册子，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每日的感受和要代祷的事情。他们很公开，把他们和子女的事情都和我分享。开始时我不愿分享我



自己的事，渐渐地我也感觉自己也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也愿意和他们分享我的挣扎和困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从实验室回来已经很晚了，外面又冷又黑，家里面又温暖又明亮。饭桌上还摆着 Delia 做好的晚饭和一本书。书的封面是伦勃朗那幅著名油画《浪子回头》。身披红袍的父亲眼中充满了爱和怜悯，我就是那个浪子，终于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我心中有无尽的悔恨，又有无尽的平安和喜乐。感谢神，祂对我不离不弃。

我在波士顿受洗时，奶奶已回到天家，但我知道将来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回想从小时候我的怀疑，到来美后决志信主，在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一步都有神的恩手在牵引着我。

祂拆毀我生命中的两堵高墙

/ 关迎辉（88级生物系）

我信主已经6年多了，回想起来全是神的恩典。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还是改革开放不久，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我突然发现奶奶开始听讲道录音带，也跟奶奶去过一些她的弟兄姐妹家。但我当时觉得那些人是奶奶在秦皇岛的老邻居，奶奶只是去拜访，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1949年前在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里信主的，包括我未能谋面的爷爷。我的爸爸和两个姑姑也都是在教会长大。

奶奶后来天天吃饭祷告，周六读经，我和家中的几个同龄的兄弟姐妹只觉得奶奶的样子可笑。奶奶常说她不怕死，我们一家听了都不信；我大姑还说，越是这么说的人越怕死。我虽然也这么想，却也有些惊讶奶奶怎么有胆量这么说！因为青春期的我，已经从无忧无虑的孩子渐渐成长为少年，对死充满了恐惧。我经常晚上醒来听到墙上的表滴答滴答，就会害怕得泪流满面，觉得生命在无可逆转地溜走。但到了白天就把对死的恐惧忘到脑后。

后来到北大上大学、读硕士，学习越来越忙，很少有时间去思考生命和信仰的问题。我是一个典型听话的好孩子，一般课本老师教授的知识和理论都照单全收，对人生的思考更少。

后来出国先到加拿大，后到美国，也去过一些教会，但都没有感受。主要是心理上有两个障碍。一个是不明白神所说的罪，以为犯法才是罪。我自认是公认的好人，怎么会和“罪”挂钩？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我是搞生物研究的，所以一直以为科学和信仰格格不入。我认为信教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愚昧人的事。

但神没有放弃我，真是有祂的时间。就在 2013 年，他用各种方式、环境和各种人，来拆毁我和祂之间的一堵堵高墙。

神先是通过我的老板，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骄傲嫉妒。要在以前，我会自我安慰地找理由，找别人的责任，跟朋友和家人抱不平寻求认可和安慰，可这一次我不能释怀，真是体会了“嫉妒噬咬我的心”的感觉。我经常睡不好，心中不能平静，甚至想如果被嫉妒的人丢掉工作就好了。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



一大跳，我这个“善良的人”心中居然有这个恶毒的想法。我才发现我自己表面谦虚，其实内心骄傲虚荣，会因得不到别人的赏识和注意就愤愤不平。我心中的自己是好人的形象彻底破碎！我心中的这堵不认罪与神隔绝的墙就这样瞬间崩塌。

神又通过一位牧师的话化解我的第二道墙，那就是我认为搞科学的尤其是搞生命科学的不会信神。那年夏天，我丈夫带女儿回国，我一下子就闲下来了。我因为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黑暗，开始渴望找到一个真正至善至美的力量。我的朋友邀请我和她一起去附近教会的周六查经班。第一次神就借着一位牧师给了我一个答案：“科学是用来了解神的创造”，我瞬间豁然开朗，不觉得科学和信仰的矛盾有那么大了。

再仔细一想，一个小小的核苷酸出错就会使人生病，甚至致死。所以我的女儿能健康地出生，我们能健康地活着，实际是很奇妙的事，这真不是进化论能解释的。后来发现很多科学家都信主。我们其实越研究得深，越发现有更多的不知道。以前受的教育老拿著名科学家的谦虚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断努力，可现在知道很多基督徒科学家不光是谦虚，更是谦卑，是敬畏神的创造。他们知道的比常人多，就更让他们感到人的渺小和无力。

心里的障碍被神一一挪去，我再也不抵触了。神又马上派天使来带我回家。2013年9月，我进了圣布鲁诺神之家，第一次听唱诗就感动了，音乐是那么熟悉，是奶奶星期六灵修时唱过的歌。这时奶奶去世已经有八年了。我听到熟悉的圣歌，回忆起奶奶坐在屋里看《圣经》的样子，眼睛就湿润了。以往，

我顶多去二次教会就不会再去，可这次好像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终于在一次教会的福音聚会上，圣灵临到了我。

我们一起读了《马太福音》18章12-13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我们的主就像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虽然还有九十九只，祂也要跋山涉水地把那一只找回来。我觉得我就是那只失散的羔羊，眼睛还是瞎的，自己走丢了还不知道。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哗哗地往下掉，深深地为神的爱和牺牲而感动。当弟兄问有谁愿意信靠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就毫不犹豫地举起手。这一天，是2013年10月18日，也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

我信主的经历让我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祂的。我们传福音不是我们自己传，传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自己。我们只要献上祷告，放胆去传，神会用最合宜的方式，在最合适的时间召唤祂的儿女。我也祷告神创造机会和环境，带更多北大校友和老师认识祂。

曾经以为基督教是精神鸦片的我，后来怎么样了？

/ 葛浩雷（92级地球物理系）

那是2000年，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怀着美好的憧憬到美

国留学。刚刚到学校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事先租地方住，就被一些基督徒接到家里，管吃管住，过了好几天，才找到地方安顿好。当时就觉得这些基督徒为人挺好，素不相识，却给我们新生提供那么大的帮助。

我当时的认知是：信耶稣的人都是些没有文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如在安徽农村的我的奶奶、外婆，在河南农村我的岳母都是不识字的人，而且她们年纪也比较大了，她们这样的弱势群体信耶稣无非就是找到一个精神寄托。所以来到美国后，见到这么多青壮年信耶稣，心里就犯嘀咕：这群看起来都是挺健康的年轻人，怎么会表现得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一样，居然连这种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都相信，真是太可惜了，甚至有些可怜。

但是这些基督徒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多，而且他们的聚会经常提供免费的饭食，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参加他们的聚会。虽然我对《圣经》一窍不通，没有任何兴趣，只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坐在那里一起查《圣经》。

在美国第一学期结束后，其中一位基督徒朋友问我说：“怎么样？要不要信耶稣？”我当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人很好，非常热心帮助人，但是像基督教这些迷信的东西，我是不会信的”，又加了一句“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可能相信你们这些宗教？”可见当时我对基督教有多么深的偏见，从小时候一直到出国，我被灌输的概念就是“宗教是精神鸦片”。

虽然当时我对基督教不感兴趣，但是还是想要与这些基督

徒交朋友，而且参加查经班可以提高我的英文水平。我最初时对《圣经》很不屑，把《圣经》作为书架上最无用书籍的首选，过一段时间后，我渐渐感觉查经时能学到一点道理，特别是《圣经》中所说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一条，我就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私心的，都是一个一个罪人，概莫能外。很多日常考虑的想法或念头并不光明正大，而这种思想上的恶，在神的标准来看就是一种罪。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这样的罪人。

没过多久，我对上帝造人这个道理也开始认同。我的专业是地球物理，以前在专业课上学到的关于天体物理和地球物理对我已经有了很大的震撼，我也一直有疑惑并好奇人为什么要在世上活着？一辈接一辈，从哪里开始？到何时结束？但是一直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答案。学习《圣经》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里面关于人类的起源和结束的描述是能说得通的。

而且我也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耶稣？在我看来不可接受的耶稣，为什么那么多很聪明的人、有智慧甚至非常理智的人，他们却在坚持相信耶稣？这么一本古老的《圣经》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而且强调每个人不光有这一生，人死后还要有灵魂的去处。如果我也有灵魂，我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以后，我的灵魂要去哪里？这些问题都让我无法回避。

2003年，一个宣教小分队从圣路易斯来到普度大学校园，其中一位黄弟兄和我有机会谈话，让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你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如果你现在在接受耶稣，实际上是通过最终极的路径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不但是在这世界剩下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且死后你的灵



魂的归宿会更好。你为什么不愿意试一试？”这个问题让我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翻转。

从一开始完全不信甚至不屑，到认为有没有神无所谓，之后感觉《圣经》有一点点意思，随后有很多启发，感觉《圣经》很有道理，甚至是真实的事情以至必须要正视，更进到跃跃欲试，最后终于脱去最厚的枷锁，走进信仰之门，决定跟随耶稣，这个过程我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中间有多年的学习、不甘、彷徨、挣扎、思索、欣喜。

我们全家去教会聚会几年之后，我妻子也冲破内心的各种障碍，在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深深地感到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圣经》的重要性。

当我学习了耶稣的很多道理，怎么样才能在生活中行出来？对老我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教会里需要弟兄姐妹互相提醒、鼓励。因为即使知道《圣经》要求我怎么做，但是老我的私欲还是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更何况有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确定神给我的指引，所以我每天还有各种各样的罪（恶念，恶行）。因着软弱的肉体、软弱的信心，我需要随时向神悔改认罪。

我这样的罪人，有机会被神看中，让我在某一个时刻忽然开始被别人说的关于耶稣的故事吸引，而且又能理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最后成为基督徒，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生活的争吵与挑战中被更新

/ 刘帅仁（79级大气物理系）

我出生在湖南，从小学习就很好，做事也能吃苦，是邻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受父母、长辈喜欢。中学时，高考恢复了，经过努力学习，我考进北京大学。1992年，我来到美国，在犹它大学气象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就搬到了加州硅谷一直到现在，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来美国之前，我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大学的学妹经朋友介绍、恋爱结婚的，恋爱过程很顺利，也很美好。认识一年多后，我妻子大学毕业不久，我们就结婚了。同很多夫妻一样，在恋爱时看到的是对方的优点，在结婚后看到的缺点很多。家里时常有争吵，闹矛盾。在读博士期间，生了两个女儿。有孩子后家里有很多欢乐，但学习工作、家务事，每天都很忙，生活很辛苦。

1997年我们搬到硅谷。我进到一家光纤公司工作，公司发展很快，而且顺利上市。工作很忙，常常要很晚回家。我妻子那时周末也上班，我还要照顾小孩。那时我身体查出胆固醇高，也经常头痛，差不多每星期都会发作，心情不好，发脾气，争吵也不觉得惭愧。我觉得身体不好，发脾气没有什么。

1999年，我妻子被一个姐妹邀请，去了教会，她听了福音布道会，在会上决志信主，成了基督徒。她人也很快有改变，在家里争吵时，不再针锋相对，争吵渐渐减少了，家里变得越来越和气。我慢慢地也同太太孩子一起上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和气，让我感到很温馨。我参加查经，对《圣经》、基督



有了一些了解。

我在乡村长大，听说过很多神鬼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是有神的。然而对《圣经》说人都是罪人，则不大同意。我认为自己从未犯过罪，一直是好学生，跟周围人比，总算好人吧，怎么成了罪人？后来才弄清神的标准与世界的标准不一样，仔细想过后，就能理解人都是罪人，自己是有罪的。

那时候也读了《游子吟》，作者谈了很多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有一处说耶稣的十一门徒，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大部分都四散而去。只有彼得远远跟着，但他也三次不认主。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都见到了耶稣，而且全都变了。从软弱、胆小的人，变成了很有能力的人，把福音传出去了，多数为主殉道。如果他们不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升天，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所以我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在 2002 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后，借着向主耶稣祷告、读《圣经》、在教会听道、查经，让我更多认识神。夫妻不再以个人为中心，争吵就很少了，家里变得很和谐。我的头痛也渐渐没有了。

生活也还会有各种挑战，在过去两年，我两次遇到要找工作的问题。我工作的公司大多是小公司。我觉得在小公司里，同事之间关系较亲密，做事情也比较容易。但小公司不太稳定，情况不好就会裁员，甚至关门。每次兄弟姐妹都会为我祷告，我自己也会向神祷告。神也每次都会给我机会，让我找到新的工作。

从我信主和成为基督徒的经历，我深知神是爱我们的神。正如《约翰福音》3 章 16 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

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基督徒后，神就是我们的依靠。以神为中心，这样，就让我生活有方向，也有力量。

本文由游永上整理、雅博校对



附录 1：司徒雷登二三事

/ 游永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这样的心志是许多来到华夏大地的西方宣教士所共有的，这也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可以说，司徒雷登为中国的教育以至于中国的和平付出甚多，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牧者，司徒雷登用他的一生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样式。他所追求的真理的大道，他所实践的自由的公义，以及为他所服事的人们能得到和平，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社会形态产生影响。

燕京大学和校训

1904 年，作为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28 岁的司徒雷登携妻子远渡重洋，从美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国杭州，开始了在中国的宣教生涯，也展开了他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基督教宣教史上浓墨重彩的画卷。

擅长学习各种中国方言的司徒雷登，在讲台前布道、与信

徒交谈，很快融入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中文水平相当高，被视为“中国通”。1908年，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并担任南京教会事业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他积极提倡“基督教青年会不应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问题上”。这种思想和宣教实践与他创办燕京大学和参加政治活动息息相关。1918年秋，司徒雷登奉华中布道团之命筹办一所教会大学。办校初期，他强调“基督教运动的前途，实赖教育”并采纳诚静怡博士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教务长。

1922年，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找到了合适的校址——燕园和勺园，两处景色优美的园子合为一体；司徒雷登又专门聘请了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京大学的校园。它正好坐落在清华园的西面，时常可以听到“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歌声飘荡。60多年后的北大学生用林黛玉的一句话作为回应：“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不过把句式变成了肯定句。这是两校之间的一点小乐趣。

燕京大学是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司徒雷登是一位虔诚而活跃、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他认为燕京大学“应该与宣扬基督教互为助长，相得益彰”，“燕大是整个宣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他提倡“思想自由化”，要“宣



教士完全可以壮着胆子去宣传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他还认为：“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他还在校园里创办了“基督教团契”。司徒雷登校长在开办之时就为燕京大学制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源于《圣经》中的两句话，一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这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美国第3任总统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校门正上方。另一句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司徒雷登将这两句糅合在一起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校训不仅融合了基督教的信仰、科学的方法和无畏的探索精神，而且折射出当时燕京大学先进的办学理念。这一校训还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那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人们这样评价燕京大学：“虽然她只存在了短短的33年，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从不名一文的烂摊子，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综合性一流大学；虽然她只有9988名注册学生，但它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诸多顶尖人物和高水平人才，就连1979年邓小平访美访问团的三分之一成员都是出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虽然她的名字已经消失殆尽，少有提及，但她的精神和历史将长存于世。”

这样说也许更趋于表象：北京大学将革命历史留在了红楼，

却将名字融入了燕园。北京大学不仅继承了湖光塔影、亭台楼阁，还传承了对真理的渴望、自由的追求以及服务社会的理想。北大再无校训，却将燕大的校训铭刻在中国乃至世界大学教育史的丰碑上，所有这一切正是燕园的精髓和灵魂。燕京大学不再是停留在历史书卷中的记忆，而是发扬光大了。可以想象就在不久的时代，上帝之子的光必定会照亮东方，帮助人们从蒙昧中苏醒，虽然铁幕重重，可这光已经无人能阻挡。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提出过对“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的另一层次的理解：在上帝的世界里，只有得到真理，才会获得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得到了自由，才能知晓真理。他的这一新认识，更让今天的我们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和体会。

从校长到囚徒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奠定了公义、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基础，这不仅是他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实践。他同情学生运动，甚至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当时司徒雷登从美国募捐回来，在校门口碰上学生们返校，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校长，怕被责备荒废学业。司徒雷登决定当天召开一个全校大会，会上他看着这些回来的学生，先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在上海下船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去南京示威请愿了，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去了，是大部分都去了。



我听了之后，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去请愿，那就说明了我几十年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大学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不到两公里就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日军士兵不时地从燕京大学周围的路上走过。战争开始后几天内就有2000多人涌入学校，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当时的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经被关闭。由于燕京大学具有美国和英国教会背景，尽管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活动，日本侵略者也把燕京大学视为他们前进中最主要障碍之一，千方百计逼迫学校关门。但是燕京大学没有屈服，奋起抗争。日本的侵略行径在燕园里引起波动，司徒雷登回到学校，他在校园的校旗、国旗旁升起了第三面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日军侵略者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及国际财产，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威胁，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司徒雷登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尽一切可能帮助保护师生，是广大师生的精神支柱，他用自己全部精力庇护这些中国未来的栋梁。他组织教师学生，自我保护，严禁任何告密行为，一经核实有告密的人严惩不贷。对于日军的栽赃破坏，则严正反击，挫败了日军屡次进入校园的企图。对于燕大师生的爱国抗日行动，则全力支持，保护了各方爱国人士。司徒雷登对校园里所有人公开表示：“愿意投身战斗，到前线作战的支持，愿意知识救国，留在校园学习的欢迎；愿意到重庆，还是延安的，听凭个人追求，缺乏经济能力，提供经济资助。”就这样，

一大批出自燕园的抗日志士活跃在抗日斗争的各个地方，司徒雷登也因此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迫学校接受管理，遣散学生，美丽的燕园沦入日军之手，被用作伤病医院。第二天司徒雷登和一批师生相继被日军逮捕，他拒绝与日军当局合作，被押送到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的乐道集中营。

集中营里还关押了一些国内外的知名人物，以基督教宣教人员为主，其中有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宣教士埃里克利德（《火之战车》的主人公）、美国继任驻华大使恒安石、蒋介石顾问雷镇元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等人。

日军的残暴是有目共睹的，当他们抓捕到这批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时，首先是威逼利诱，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又是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日军每天逼迫他们干重体力劳动，却只给极其少量的食物，声称是为了防止逃跑。这些被捕的人大都与司徒雷登一样有传教士和基督教会背景，所以很容易就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扶持，但是长期干重活，又食不果腹，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此时，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心中的上帝，他们共同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的怜悯和保守。为了坚定信心，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开始禁食祷告，一方面是真诚地祈求，另一方面把省下的食物让给妇女儿童、老人病人。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不久，集中营的情况传递到了外界，引起了各国的抗议，并拒绝与日



军交换战俘，日军不得已被迫保证了集中营的食物供应。集中营里的囚徒再一次向日军提出举行公开敬拜的要求，他们不但为此向上帝祷告，也为日本人祷告。在被允许后，敬拜上帝的活动就再没有停止过，集中营里每天都会传扬赞美的歌声。他们还组织团契、开设查经班、主日学，为集中营的孩子补习课程，直到他们被解救。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被解救出来，他在集中营监狱中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当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回到燕大，有人问他有没有被日本人鞭打，他回答：“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笞。”

当时的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盛极必衰，因为在风云诡吊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中华民族为近代以来首次的最终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最无奈的境地。

别了，司徒雷登

真正使司徒雷登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气知之甚广，且他的道德品格、基督教博爱平等的思想让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出任驻华大使已是推崇有加，众望所归。两党都有他的学生，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京大学的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几天后又专程宴请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70 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寿宴。当时在北平的名流几乎悉数到场，国共双方均派出了高级代表出席盛会，并送来祝寿礼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来锦旗，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宴会并对司徒雷登的品德人格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赞扬。司徒雷登之所以备受尊敬，且根植于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中，这固然源于他对中国的爱和奉献，也与他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观和世界主义情怀不可分割。在司徒雷登看来，宣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问题及提供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

1947 年，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他以促成中国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表示：“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司徒雷登生不逢时，中共不可能听他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政策，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和平协议而做出让步。”

1949 年 4 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却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变化，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特派曾经燕大的学生黄华，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伟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欣然盼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他通过黄华和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传递了建立新关系和他本人可否去北平的信息，得到答复：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欢迎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前往北平。但是他就北平之行“可否与中共建立联系避免新中国彻底倒向苏联”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司徒雷登只能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等了一百多天，最终不得不离开了中国。

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后，美国国务院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就在毛泽东发表此文的前两个月，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平，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将他称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他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背骂名，代人受过。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文章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

它真正批评批判的对象是美国政府。毛泽东对他有这样的认识：

“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许多事实表明，中共对司徒雷登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的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毛泽东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同样有所回报，而这一切的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司徒雷登最为遗憾的是没能坚持自己的心志，前往北平，回到燕园，他自责为“太注重使命和职责”。一贯以诚信和公义为标准的司徒雷登，作为代罪羔羊，终于只能眼睁睁看着“中美关系的大门被重重的关闭”而望洋兴叹。后来，毛泽东1970年接见斯诺时，请这位老朋友向美国传递互开大门的信息，而当年正是司徒雷登亲自安排了黄华陪同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斯诺访问的延安。司徒雷登和毛泽东都不会喜欢“关门”的结果，特别是对诗歌研究颇深、遣词造句高手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是否就用了最喜欢和最擅长的双关语，现在已无从探究，但是从他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时的谈话，以及后来常被提及的邓小平“美国友好论”，却让人可能产生稍许遐想。向来以炼字精辟且精确的毛泽东没有用告别、送别、离别，甚至骂别，而唯独用了“别了”，至少有惋惜、叹息，甚至不舍的字面含义，但是博大精深的中文里“别了”至少还有一种意

思就是“不要”。那么《别了，司徒雷登》，仅这几个字标题的内在含义，就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了。

司徒雷登的遗愿是将骨灰埋葬在中国，最好是燕园。但是由于几个马列老太的坚决反对，致使这个愿望没有能够最终实现；直到 2003 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和他的父母家人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曾经基督耶稣也不为自己的族人所接受，能在这一点上真正地效法耶稣，应该是司徒雷登这一生最好的结局。

最后，用司徒雷登自己的一段话（《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他的话到今天依然可以品味到其中的真实性、哲理性和预见性。

“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必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这不仅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也因为我在这里长期生活，和无数的中国人成了朋友。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美国男孩，后来又作为传教士和中国文化学习者、福音教派神学教授而担任大学校长，这些经历是我人生中特殊的荣幸。1946 年，由于局势的特殊，我被‘扔’到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度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日子。1949 年我最终黯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

在中国我经历了不少政权——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的早期民国政府；孙中山去世后军阀混战贪官横行的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半壁江山不可一世却短命的日伪政权；二战胜利后却饱受内战创伤的中国，还有刚刚执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经历了这么多现代历史的变迁，目睹了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文明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中国努力去适应这个新世纪的世界，将来的某一天他必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回望过去的 80 年，我心中那个清晰而又神圣的上帝指引着我的人生之路，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是在外部的束缚和内心的勉强中做出的。一次次地，有一种力量，似乎不是来自我的内心，但却迫使我走向自己并没有追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人生体验和旅程。无论如何，能够在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关系中起到一些作用，我已经心怀感激了。尽管这种关系现在破裂了，但是我坚信将来在日渐兴起的世界民主模式和世界大家庭中，中美之间将会重新建立一种牢固且丰富多彩的关系。”

作者简介：

游永上，出生于上海。1983-1987 年，中文系本科。现居美国德州。
1989 年于中国决志。1990 年于休斯顿中国教会受洗。作者个人见证刊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第一册。



附录 2：出版花絮

从书名到友谊，你不知道的故事

/ 王新生

书名

祖幸牧师在北大见征集的缘起中，提到见证集刚开始征稿的时候，同工们努力地吆喝了三个月，不过收到寥寥十几篇见证，并且大部分都是同工们自己写的。

与此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征名过程。

和平弟兄在北大基督徒群里小小地吆喝了一嗓子，三天之内便收到了 56 个建议书名，外加一副对联！许多书名都起得很精彩，可惜不能全用，特抄录在此留作纪念：

1. 跨越博雅，因为有你——燕园学子蒙恩见证集
2. 未名有道
3. 燕园未名，仰羊慕義
4. 湖未名，燕有道，与君同行
5. 真道的魅力
6. 活水入未名——燕园学子蒙恩见证集
7. 未名有道，博雅求真

8. 未名寻道，与子同行——燕园学子蒙恩见证集

9. 上庠博雅，唯道集虚——北大学子信主见证集

对联：

追梦象牙塔，精英骄傲自义取灭亡

舍命十字架，奴仆谦卑代赎赐永生

最后被选中的书名——《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是85级的赵勇弟兄起的。对联的作者也是85级计算机系的张亚红师兄。由于篇幅有限，其他取名的兄弟姐妹无法一一点名了，特此一并鸣谢。

记得有一次同工们开会讨论书名的时候，燕珂提到希望北大的这本见证集最好和清华的见证集一起肩并肩地传福音，不能书名和封面设计上都是匹配的，就像姐妹篇一样。当时许多同工都以此建议为美。清华见证集的书名是《无问西东，因为有你》，北大见证集的书名是《从未名湖，到生命泉》。也是八个字，也算对仗工整？

封面

第一册见证集出版之后，一日收到一位台湾背景的牧者的电话，问北大是不是有一个塔很有名？这才意识到同工们虽然关于第一册封面设计的美术元素讨论得非常热闹，但竟然忘记了给非北大的读者一点点背景知识。

北大校园最著名的景观：一个水塔，叫博雅塔；塔下面是



一个湖，叫未名湖；旁边有北大图书馆，以藏书丰富著名。这就是北大“一塔湖图”（谐音“一塌糊涂”）的来历。未名湖和博雅塔也因此成为北大的象征。

见证集第一册的封面里，未名湖和博雅塔都被收录在一个小水滴里，曾经担心这样会不会惹动众怒？请教一位好姐妹，她回答说：“跟永恒相比，北大不过就是一个小水滴。”嗯，精辟！

音频

做见证集的时候，没有想过会做音频。然而神的预备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良友电台凌云牧师的团队帮助我们把每一篇见证都配了音乐做成精美的音频，方便快节奏的时代大家一边开车、跑步、或者做家务的时候听。听第一篇冯秉承牧师的序《见到了大光》的时候，中国特色的音乐，朗读者敦厚的男中音，配上冯牧师的文字，听着听着，突然心潮澎湃……

想起来北大的校徽是一张哭丧的脸，老师们说那是因为北大人报国无门。刹那间，非常感恩自己是这百名见证人中的一位，有机会和其他北大学子一起手挽手地为真理作见证，何等恩典！顿时有点此生没有虚度的感觉。

医治

跟神唧唧歪歪好几年了。常常问神为什么慈爱的祂允许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经历那么多，那么大的痛苦？见证集事工刚

刚开始的时候，在祷告中明显地感受到了属灵的争战，这种感觉也被环境所印证。若不是先生的鼓励，几乎退缩不敢参与这个事工。然而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被几位牧师同工的生命和勇敢大大地感动。困扰自己好几年的自怜，居然在这次的服事中被治愈了……哈利路亚！

爱，在永恒里

转眼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与昔日同窗老友们联系不多。40岁上下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拼命的时候，大家都忙。然而借着这次见证集的服事，竟然与几位老友的联络频繁了许多，一起祷告，一起审阅稿件，一起开会……发现在主里的情谊比在大学的时候更深厚、更稳固。想到《奇异恩典》里的那句歌词：“将来禧年，圣徒欢聚，恩光爱谊千年。”认识耶稣，真好！

作者简介：

王新生，出生于山西。1992-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1998年于堪萨斯州罗城华人福音教会受洗。现居美国休斯敦。作者个人见证刊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第一册。



最深的体会：祂的爱长阔高深

/ 郑燕珂

在加入见证集同工群的服务之后，很深刻的体会之一就是：“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3:18）

1. 长：我有幸在当地华人教会为见证集做了半小时左右的见证分享。在此基础之上又和教会过去的肢体、见证集同工、还有儿子共同制作了一分钟的见证集宣传短片。准备过程中，一个个遥远、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浮现在眼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孙家鼎、丁韪良、司徒雷登、博晨光……在北大、燕大过去百余年的起起落落中，我更清楚地体会到永恒的主在这片美丽燕园的心意、带领和作为；还有祂在我的家，我自己身上施行的无尽的恩典和怜悯。尤其当得知“博雅塔”是以美国捐资人 James Porter 的名字命名时，我不禁泪目：原来自小心中家的象征与骄傲竟然有一个美国名字！

2. 阔：虽然自小在燕园泡大，但真正成为北大人后，却因为课业的压力、成长的烦恼，还有宿舍斩不尽杀不绝的蟑螂而常住家中，错过了真正和北大人、燕园文化联结的好机会。感谢主，在这次见证集审稿、校正、推广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众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大家共同祷告，彼此扶持，有

很深刻很真实的属灵交通，让我深深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无远弗届。

3. 高：我们服事神无论怎样尽心竭力，献上的不过是五饼二鱼。但神愿意使用我们微小的摆上和信心，从高天之上伸下手来，在祂的时间以祂的方式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无限加添，供应多人的需要。感恩赞叹神借着普世佳音、国内肢体和远良友电台同工们的辛勤付出，把见证集的纸质版、微信版、语音版、电子版都制作得如此精美，且在各种平台上广泛传播，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更借着一对爱主的夫妇，奉献了见证集第二册在北美出版发行的全部费用，哈利路亚！

4. 深：在见证集服事中不知流了多少泪。审稿、阅读、聆听时常常把一盒面巾纸放在手边。觉得自己在和一位位作者的灵魂对话，而我们又被同一灵所感，生命中最深处都被神的灵触摸光照而苏醒。无论是神呼召的牧师传道，还是著作等身的教授学者，功成名就的商人工程师律师，或者如我在平凡位置上的普通人，虽然我们生活的轨迹不尽相同，但我们的生命却都因着神恩典的记号而被注入永恒。

作者简介：

郑燕珂，出生于北京。1992-1997年（包括一年军训），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1999年9月11日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决志，2000年6月17日于密歇根州米德兰市受洗。现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华人教会带职服事。作者个人见证刊于《从无名湖到生命泉》第一册。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启示录 3:20

我的决定

看完本书，如果你也愿意像这些作者一样跟随耶稣，那么你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向这位同样爱你的神祷告：

“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感谢你担当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我愿意邀请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用你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求你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可以更多地认识你、爱你、侍奉你，也求你给预备合适的教会，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姓名：_____

日期：_____

如果你对基督信仰还有任何问题，请电邮至 pkuchrist@yahoo.com，我们会尽快回复。

无问丰荒

——40个父辈信仰纪实



这本见证集，以真实的笔触、非虚构的创作手法，记述了40个被福音更新和改变的中国家庭及父辈的信仰之旅。有老一辈在信仰之路上的坎坷与突破，有破碎的家庭被更新的奇妙转变；有平凡人在生活中见证信仰的感人经历，也有知名基督徒的家庭教养之路……

从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手横越世代，在不同时代透过每一个平凡的人，彰显祂的奇妙作为。



2020年1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chinese-goodnews.org/youzixing>

本书记述了四十余位清华学子的心路历程。有与最美之书的温馨邂逅；有从佛系生活的亮丽转身；有无神论者的豁然开朗；有命悬一线之间的生命飞跃；有学霸海归艰难赴考的传奇经历，也有异国寻梦者的艰辛与喜悦……

他们以真实的经历和思考，与我们一起“无问西东”。

因为那超越的信仰，既是关乎他们的，也是关乎我们的。



无问西东 因为有你



2019年9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chinese-goodnews.org/youxixinge>



从未名湖 到生命泉

百名北大学子
的信仰之旅
(一)

北大百位基督徒见证集的第一集，汇集了30多位不同时期的校友的信仰之旅。以真实的笔触，回顾了各自的心路历程；既有求学过程中的“因真理”，有人生中途经历的“得自由”，也有信主蒙召后的“以服务”。校友们的经历、年龄和专业各异，却以生命为祭，见证上帝的奇妙救恩。



扫码订阅



2020年8月出版

订购网址：<https://backtogod.net/new-songs-of-wanderers>



百名北大学子见证

第3集



2021. 秋

敬请期待 扫码预订





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

今日佳音 新媒体事工：

原创、原创、精选优质内容，为当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属灵帮助，促进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更新。目前主要透过“今日佳音”微信公号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每天发布。

每日箴言 灵修事工：

由资深牧师及圣经学者撰写，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播和出版发行。中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历史，现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深受信徒喜爱。

游子新歌 出版事工：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误解，本丛书以客观的事实、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详细阐述基督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宗教、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陆续出版中。

话语论坛 研讨事工：

为推动新媒体事工的发展和联合，促进主内媒体机构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台湾、北美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和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与众机构和教会分享。

网路宣教 培育事工：

透过比赛、奖学金、训练营、合作等各种形式来发现、激励、培育新媒体宣教士。并编写录制相关培训课程，供神学院和教会主日学使用。

